

# 語絲

第二卷，第二七期

## 啞鐘的破碎

李守章

一

當一九二七年的新秋時節，在漢口濟生三馬路的一個湫隘的里弄裏面，有一個青年正病在第五號門牌的一家樓上。他的住室只有樓的二分之一，是前樓。

他的病象從外表上看來是平常的，頭腦劇痛，和寒熱無常；可是這種病是叫不出名字的，如果『時代病』在醫書上可以成一個專門病名的時候，那末，他的病是『時代病』中的一種。

( 1 ) 他的『病因』寫起來可以成一部書，然而我們簡括地說，則不外兩種：一種是革命青年的園地日見削弱，他的心裏早有了一個革命失敗的預兆；再一種是他在政治上地位之沒落，使一個漂亮的女子拒絕了他的愛情。

啞鐘的破碎

( 2 )

他那裏隔層板壁的後樓，起初是空着的，因此，這空洞洞的全樓，祇有他一個獨人。他的故鄉遠在三千里外，在當地他很少親朋故舊。同時，因了他對各種各樣的人都不重要，他的病沒有被人們視作新聞消息的可能；所以——那一間樓是寂寞得可怕的。

他所有的財產——有很多人嚴正地說他是小資產階級——俱移靠在他病牀的左右：煮粥的風爐，煨藥的瓦罐，馬桶，破書本……距他的手腕總沒有超過一臂之遠；他有許多瑣事是需要自己動那枯柴般底雙手的。樓下房東所雇用的老媽媽也襄助他一些事體，如買東西泡開水之類。她每天梯拖梯拖地在樓梯上上下下三次，嘴裏是一貫的問句——要麼事，您家？買麼事，您家？

病人的神經是異常敏銳的，如果你能給他些微作文的材料，他擴充起來就可以著書立說；他注視了牆壁上的污漬，就推想到繪畫的由來；他瞥着窗外的片天，又可以測究哲學的原始；他溫起他的戀愛史就可以成一本長篇小說。不過這些飄渺的幻想對他過敏的神經消耗極少，他腦筋裏大部份的功課依舊是政治問題的縈繞，他極需要知道些時下的政治消息。然而那老媽媽確是不革命的，她天天奔走街衢，却帶不來一點這病人所需要的東西；結果，他研究的材料沒有增加，而探求材料的希望愈趨愈烈，因之使他的病勢又加重了許多。

命運常常是擺弄不幸者的，牠給予這病人的不是直截了當的死，反贈了他一個佳鄰——

這佳鄰在他病了不久的時候就搬來了，住在後樓。很溪巧的，這鄰人有一個朋友也正是這病人的認識者，那位朋友在陪着這鄰人搬來的時候，就指着病人介紹給這位新的房客：

——這位是吳稚人，思想極好，是一個革命青年，又是一個浪漫的文學家。

顯然的，這種惡意的恭維使病人心裏異常難受。然而他看那壯健的鄰客，已在謙卑地鞠躬了；他那洪鐘似的喉嚨，已吐出了頗可愛的國語，

——久仰得很！

在病人幽幽地說出一句『笑話笑話！』以後，那位朋友纔說明了這鄰客的來歷：

——這位張君，是這裏附近的國語專門暑期學校裏的學生，他府上是河北，是一位很努力的革命青年；而現在是閣下的芳鄰。

——很歡迎！病人說。

——因為你們兩位都是很好的革命者，所以介紹你們認識，以後兩方面談話都可以極自由，不必互相提防！那位朋友說。

於是他們便像熟人般攀談起來了。

啞鐘的破碎

( 4 )

這位鄰客的音容舉止，在在使那病人感覺到一種內愧，和一種天然的缺陷的自恨。他是壯健，鮮紅的血色映印在潤白的皮膚裏；他的談吐滑稽而有趣，面部是經常的帶着快樂的微笑。他似乎很有錢，穿着極漂亮的西服，皮鞋踏在地板上特別有勁，而滿嘴是被壓迫階級等等——這正是因了他的意識是被壓迫階級的。這些情形和那位病人竟完全相反，那是孱弱，貧病，一個善於懷疑的悲觀論者。

一種思想的信仰能包括這兩種完全不同的人，真不能不說是這種思想的偉大；雖然他們的性情可以決定他們信仰的程度不同。

這位新鄰對於病人確是一劑無上的良藥，雖然有時候他倆像生活在兩個異樣的世界裏；可是當病人需要知道些政治消息的辰光，他就可以將這位新鄰請過來，而他也就不憚詳複地長言大篇的講。許是河北人講話太近於國語的原故，他講出來的話特別動聽——他的聲音從他廣闊的胸部流出來，正像一個洪鐘。

因為病人是素耽於靜默，這洪鐘的發揚似乎是過多了；他講時勢也講理論，好像對面的人是什麼都不懂得的。他對這位病人像是一個對愚衆的宣傳員，有時幾於是在教訓那病人了。



下藥份量的不適中對於病人是一種痛苦，他有時覺得自己的自尊心受了傷害，他便在心裏罵那宣傳員，

——討厭的蠢貨，談起這些事來，我比你懂得多了。你原是這麼一個缺乏修養的誇大狂者！

他的義務應當忠告這位緊鄰此後對人講話的態度，和對於對方人應有的估量；然而他終於沒有開口。

## 二

從這位鄰人各方面看來，他善於交際是沒有問題的。他搬來兩三天，他的房裏便漸漸來了些朋友，這些朋友都操着熟練的國語，而且談着學校裏的瑣事，由此推知他們都是很要好的同學。他們談得最起勁的，自然是關於女人問題——尤其是他們男女同學中的一切趣事。他們大聲的說話，狂放地鬨笑，而主人洪鐘似的喉嚨成了他們的領導者；沒有那一個的發音，能抵得上這位主人的雄渾——主人終竟是主人。

( 5 ) 偏偏那時候病人的熱度突然增加；可是這位芳鄰似乎忘掉了前樓上是一個病人，甚或是他要故意地奚落這位弱者，他伴着他的來客們高聲批評他的新居，縱談女人的胸臂與大腿等

( 6 )  
等……所幸這位病人在高熱中有些昏迷，他像在長夜的黑暗裏驟見了強烈的光，又像航海者在厭倦了的濤聲裏忽地近了喧闐的都市；雖然那些談笑雷霆似的震動耳鼓，然而他聽去是模糊的，像在夢中似的。等到他熱度漸退了以後，這些『越人之視楚人肥瘠』的談笑者，不僅沒有引起他的嫉恨，他反而歡迎他們，把他們無聊的談笑作爲新的研究的材料。他有時覺得很快樂，當別人歡笑的時候。雖然他是隔了一層板壁，他們對於他是漠不相關；可是他覺得自己儼然成了他們歡笑中的一員，（但他在一旁是批判的，嘲笑的）他常是滿足地想：

——所謂快樂，大概是從別人的生活裏發現出來的。

果然，他不久便在這位鄰人的來客之中，發現了還有女客。他想，一個舞臺上總要有男有女纔有好的戲做，尤其是這隔壁戲——閉着眼睛不用而用耳朵去聽的戲，一定是更其有趣。因此，他便開始注意，好奇地研究起那幾個最熟的聲音來了。

畢竟這中華大國是難於統一的，即使是國語也有好多種；由病人分辨出來，在兩個熟慣了的男客之中，一個是揚州人的國語，一個是安徽人的國語。那揚州人常是輕浮而拖沓的講話，語音裏帶着重濁而諂媚的煞尾，但也強裝作文雅。那安徽人則比較沉默，他很少講話，然而講起來却異常吃力。他似乎常常在嘆氣，聲音也非常頹喪，詞句上堆砌了很多的生

硬得要命的時髦名詞，例如煩悶呀失戀呀犧牲呀等等；這大概是一個自命多才而不爲世用的英雄。

有一天，病人似乎感到是第一次括起了秋風似的，他瞥見有幾片樹葉在西南風裏飛舞，天色也很陰沉；這時候，後樓上正來了那兩位男客，並且他們又開始鬨笑起來。這一天的鬨笑，使病人特別感覺到溫暖。

最初被聽到的，是揚州國語的開鑰：

——密司特張！（這第一句便肉麻得不堪入耳）這兩天密司匡和密司陳來過嗎？

——她們倆昨兒還來過兩次。這是河北人含着驕傲的答覆。

——你真是好福氣啦！哈哈……

——嚇嚇……這恐怕是那安徽人的笑。

『我真不能了解密司匡，』揚州國語說，『你說她對我沒意思，又像是很親熱的。說她對我好麼，偏又那樣地裝腔做勢。她總不叫我爽快地弄上了手。』

( 7 )  
『老王！』一種手拍臂膊的聲音隨着那洪鐘似的語聲散開來，『像你這樣的神技，馬上可以成功的。不上兩個月，我們可以吃你的喜酒啦。』

( 8 )  
『我們的王小二，戀愛成功是沒有問題的。那會像我……』安徽人可憐的語氣便更顯得可憐：『好啦。我雖比不上王小二的成績，也來叨光一杯喜酒罷！哦哦！』

『哈哈，喜酒，那是當然的！幸而做小弟弟的成了功，你們一個是介紹人，一個是證婚人，老子！你還發什麼牢騷呢？說不定你先成功，我們便先吃你的喜酒啦。』

『哦哦，笑話！如果密司陳肯嫁人，你應當向密司特張要喜酒吃；我沒資格，我恐怕要同維特同其命運——』

『打倒打倒，打倒醋瓶！——難怪你們兩位要使醋勁兒，可惜我們校裏的女生太少，僅僅這兩個寶貝，又何從分配起呢？』

『別這樣說！』那河北人反倒莊嚴而鄭重起來了，『實在的，密司陳待我還不錯，密司匡也是一樣；然而我們完全是純潔的友誼，也可以說是道義之交。密司特于！請你相信我！我也是很同情你的，我不會割你的靴子。我曾經答應你爲你幫忙，我自然是希望你和密司陳能夠結合！可是密司陳的小姐習氣依舊是很重，她和×××一般少爺們還翹得極好，你要留心的倒還是那些人——』

『總之，無論如何，我必然是要失戀的！我明知其不可能，然而我愛她，嚶，我愛她！』

安徽人嘆了口氣，他的背脊碎的一聲碰倒在板壁上，這使隔壁的那位病人嚇了一跳。

「不是做小弟弟的誇口——」揚州人像是特別高興，「我的選擇總算得法；我看中了的是密司匡，她的面孔沒有密司陳漂亮，因此也沒有人來和我爭風吃醋；不過，我這好事總還要密司特張幫忙，才能保險——因為她們都是崇拜你的呀！」

「我自然是願意幫忙的！」河北人說。

這種躊躇滿志的口吻，激怒了隔壁的病人。他覺得這是種陰險的暗示，有血氣的人總應該燃起他嫉妬之火的——然而這揚州人和安徽人却低頭在這種人的面前。因此，他覺得這兩個來客是可厭，却又可憐！他知道很清楚，想戀愛而請別人去幫忙，這已經是海底撈針的把戲了。

「密司匡的革命精神是很好的！」河北人好像又賣弄什麼似的，用那洪鐘般的聲音說：「如果我想戀愛，我一定要愛密司匡的；我總不大喜歡密司陳的小姐氣派！我們革命者不反對戀愛，可是我們要戀愛不妨害革命，是的，戀愛不妨害革命！事實上我之所以和兩位密司接近，完全是爲了宣傳我們的主義！我覺得她倆的小資產階級浪漫色彩雖重，但她倆是敬愛革命者的，她倆都有走上革命道路的可能。」

( 10 )

『對於你們兩位，』他講演似的繼續下去，『我素來是佩服的——所佩服的不僅是你倆的學問，而尤其是你倆的革命精神！可是有革命的精神而不加入革命的組織，始終是可惜的。我希望你們能堅決的加入組織，切切實實的踏上了為被壓迫者謀利益的道路；那時候有了戀愛，又有了革命上的地位，這纔是青年們的模範人物。你倆的意見究竟怎樣呢？』

『我不革命便罷，要革命就要革得澈底，我是擁護工農底利益的！』革命的揚州人說。

『我早就感覺到自己的生活煩悶極了，我是不怕任何底犧牲的。噫~~~~不過，我一向爲了密司陳對我太無誠意，所以把我的志願延擱了下來。密司特張！請你放心！我們不久會走到一條路上來的。』

——革命從實際行動上搬到了一般人的嘴上，這總不會是革命中的好現象罷。病人聽到這裏，他對革命的忠心受了傷，像是被蟲咬了似的。

『喂！』河北人突然放低了他那洪鐘般的喉嚨，低到了極可笑的程度，『對於加入組織的問題，我和你倆談過好多次了。如果你倆決定了，我情願負介紹之責！就是那兩位密司，我也在勸導之中。目前我們的組織，認定這時候是革命的緊要關頭，需要努力在這時候擴大組織範圍——因此，我希望你們兩位即刻給我一個肯定的答覆！』



——原來如此。隔壁的病人深深的嘆了一口長氣。

「喂，這前樓上住的是什麼人？」安徽人戰戰京京的問着。

「沒關係！是一個病人，我認得的。」

「那兩位密司最近的態度怎樣呢？」這便是揚州人給與河北人的答覆。

「她倆最近的傾向是很好的。不久的將來，就是頂呱呱的女同志啦。」

「過幾天再說罷！」安徽人囁嚅地，「等我自己決定了，我再通知你煩你介紹！關於密司陳，我昨天去了一封堅決的信，請求她和我以合作的步武來走上革命的大路；並望她給我一個最後的答覆——允許或者拒絕。我覺得自己是這麼一個弱者，我再也受不住她玫瑰花刺的凌割了。我在決定我的事業以前，這個麻煩問題是需要先解決的。」

「我一切正和老子一樣；密司特張，過幾天我再給你那個答覆罷！」揚州人說得矯捷而日輕便，

——完了。至少隔壁的病人是這樣想。

「呵，我們還是談談你倆的戀愛問題罷！」大概河北人也感覺到有機轉話來的必要了。

於是揚州人便慷慨淋漓地談起他戀愛的經過——他說他老早就注意密司匡了，這注意遠



( 12 )

在校裏招考的時際；開學以後，密司匡便怎樣地常常望着他笑，又怎樣地由結識而至於講話。繼之他便敘述到密司匡是怎樣地希望他的指教，並且表示她願意和他做學業上的朋友；而且有時還談到革命問題，青年問題和戀愛問題等等；漸漸地，又把嘴裏不便達出的衷腸話。用筆來寫在紙上了；他倆因是通信，贈詩，送像片……

這種精彩的敘述到此便有了缺陷，缺陷的原因是由於他背誦起他的傑作來了——最初是他第一次贈給匡女士的一首長詩。或許他所長不在此；因為那詩是太冗長，太令人莫明其妙，致使另外兩人撇開了他的敘述而別有所談；於是他說，「你們不願意聽這個嗎？我再說別的——」

摻雜的談話停了不久，誰知道又來了一首長詩，於是那兩位未完的談話又重新開始。這敘述的結果，連另一個注聽者——前樓上的病人——也感到失望了，他孤獨地躺在病牀上總着眉想：

——你這位先生的大作是太不成器了，那簡直是丟醜！說起這些本領來，兄弟或許還強些——我的一封情書就可以訂成書本；所有的情書就可以彙成幾大冊。就是做情詩末，也勉強可以動人。然而那算什麼！那總抵不上兩塊洋鈿一件的旗袍料！如果像你這位先生而會得

到成功，那纔算運氣啦。

可是；揚州人却依舊在那兒獨語似的說着，另外兩位依舊是別有所談：這很像在嘈噪的觀衆中，一個『起碼』的戲子在那兒自白。

許是煞尾了罷，那揚州人突然提高了他的嗓子說：「我也像老于一樣，今晚回去，就對密司匡下一封哀的美敦書，請她直截了當的給我一個答覆，免得扭扭妮妮地不爽快，倒像一點革命精神都沒有！」

這一來依舊沒有能提高聽衆的興趣，一直到他背完了他的「浪漫史」。結果，在許多「有空的時候到我們那兒去玩！」「沒事的時候也常來坐坐」的交際術語之中，六隻皮鞋的聲音踏下了樓梯。

河北人再上來的時候，便拿着一本社會科學之類的書，用他那動聽的國語高聲地朗讀了下去。

三

( 13 )

第二天早晨，大約上午七八點鐘光景，樓梯上便打出一種高底皮鞋的響聲；並且，一種類似於流蕩的女性的媚音從樓梯下一直喊了上來：——**婁，婁，婁……密司特張！婁，密司**

啞鐘的破碎

特張喂！橐……還沒有起身嗎？

前樓上的病人是被驚醒了，那位密司特張也就好夢初回，但嘴裏却還是模糊地問，

——是誰？

——我喂！密司特張！

——呵，是密司匡！來了，來了，對不住，對不住！

張先生跳起來異常敏捷。

門開了，又說了幾個對不住；並且說明昨夜睡遲了的原因，是由於多讀了幾點鐘的書！

——一本很革命的理論的社會科學的名著。嗣後便請來客坐下，在倉皇的招呼中喊了老婆子去泡水；然後洗臉，刷嘴，敬茶。

但來客一點也不能安靜，她的皮鞋在地板上打旋，她的手腕在抽屜上打滾，嗣後，一封厚信的聲音落在桌上；她說，

「這都是你們男子……格格格格！你瞧罷！你瞧瞧這傢伙發了些什麼神經病！」

她講的也是國語，但講得很生硬而且不正確，一聽便知道她是廣東人。她的發音尖銳而顫動，因此，那生硬並沒有妨害她的發音之美，反倒增加了她講話時的可愛。可是因了她的

談吐放蕩而誇大，在尖銳裏便含着不少的粗暴的成分。

「哈哈！這是老王寫給你的情書嗎？真有功夫，那麼長！」河北人一邊笑一邊便抽出了信紙，大聲的朗讀着，「親愛的——」

「不許你讀！」密司匡媚聲地說，「我好意給你看，你規規矩矩看下去對啦；讀什麼呢？讀了牙齒發酸哪！」

在相當時期的沉默裏，雜了幾次對那情書的繕寫者的嘲笑。

「哈哈！老王真多情！連我看了也動心啦。」河北人將信丟在桌面上以後，流氓地說着：「密司匡！你究竟愛他不愛？」

「講話放文雅些，你這小孩子，」女子用她那好佔便宜的口吻說，「我就是想戀愛也選不着他呀！他倒沒有拿面鏡子照照他那嘴臉！」

「但是，他說你待他還不錯。」

「那是我和他尋開心哪！密司陳對於那個癩蝦蟆想吃天鵝肉的老子，還不是一樣！這些討厭的男子們，他們來找我們的動機既不純潔，我們就應該不客氣地拿他們來開玩笑，你說對不對？」

「那麼，你一大早到這兒來，是尋我開心的啦。哈哈」

「哎，哎。那也差不多的！格格格……不過，你是小弟弟，那屬例外哪。」

「你知道嗎？昨天下午，他們兩個還到我這兒來過；這封信便是由我這兒回去以後寫的。」

「是請你做說客的嗎，老把戲？」

「對啦。」

「我明白哪，他們以為你了不起，好像你是我們崇拜的偶像。你自己當心些，不要爲奇，說不定我們會對付你的哩！」

河北人嘻嘻地笑着，在笑聲裏顯示了無限的驕傲與滿足。

——偏是這種傢伙能合上女人的脾胃！前樓上的病人又感受到刺戟了，他心裏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隨後，他又先笑了，他嘲弄着他自己的卑劣。

「但你究竟是怎樣答覆他的呢？」河北人追問着。

「我老實告訴你罷！」密司匡說，「我昨夜接到他的鬼信以後，馬上便覆了他一張紙，內容是請他專門致力於革命事業，別要再胡思亂想，做那不可能的美夢，反阻滯了他自己的前

途……總之，那簡單極了！」

「你不能再敷衍他一下嗎？」

「爲了什麼哪？」

「因爲在另一方面我對他們兩人還有一種希望，恐因此灰了他們的心。」

「你是指加入組織的那件事麼？你告訴了他我和你是一道的嗎？」女人責備似的。

「對是對的。但我並沒有說到你已經是，而是說你有希望可以進來吧了。」

「聽我說哪，你這美人計別要再用拉！事實上我已經玩夠了這個傢伙，再同他尋開心也沒趣了。依我的意見，這傢伙並不見得有什麼用處；假使他因了失戀而對這方面灰心，這種東西使更無可取哪。」

「這倒沒有什麼。如果我覺得他們還行，我另自有方法拉攏他們的。不過你那封信去了以後，是給予他精神上——一個大的打擊，他說不一定會仇視我。」

「他知道不知道我倆相好的程度？」

「他大概不大知道。他自己還吹他的眼力不錯，不會有人和他爭風吃醋的哩。」

「這或許是對的哪。」女人作態的說，「你大概會將我向他身邊推去的，因爲你並不愛

( 17 )

我，密司陳纔是你真正的愛人哩！」

「那真冤枉死！」河北人申辯地說：「你想，我是一個革命者，我那能配得上她那種小姐的氣派！」

「別說哪，你倒怕我吃醋似的。其實是，密司陳真漂漂亮亮地，可愛極了！你看，我不是也很愛着她嗎？」

「那你們同性愛又是一回事。」河北人用了不大莊重的口氣說，「你們那裏的張媽笑着告訴我，說你倆抱在一齊睡，親密的很咧！」

「格格格！你有些醋意罷。」在女性的笑聲裏有些情不自禁的顯露。

「我倒不是和你吃醋，我却是妒忌密司陳咧。」這簡直是在調情。

「你們這些男子多麼無聊，」女的撒嬌地說，「比如那個老王罷，他那次送那鬼像片給我，格格，真醜！他送到我手上也罷了，他說他要將像片送到我的心裏——喂！貼近些！——比方你這隻手是他的手——他——他一直將手伸到此地來了——我真嚇得心跳哪，趕緊躲開了——」

「我摸上去你也心跳麼？」男子柔聲地。

「格格格……也跳的……但這是慌蕩的跳，格格，並不是嚇……了跳……的。格格格……」



低笑了一陣以後，底下便是很長時期的靜默。一種香甜而柔美的快樂在靜默之中暗流着，似乎這緊張的快樂怕給一點小聲音嚇跑掉了似的。

可是這暗流着的快樂究竟快樂到什麼樣的程度？這除去前樓上的病人知道一點點以外，祇有他們自己知道。

她走了。但快樂仍舊被留下——牠暗流着，暗流着，以至於很久。

.....

儘管有人家說「福無雙至」，然而事實上却有「錦上添花」——

在十分鐘以後，樓梯上又來了高底皮鞋的足音，而且踏得很沉重。這時候在病人的猜想，以為是那位所謂密司匡者，捨不得有一刻離開這青春的熱戀，故此回過頭來，或者還有更美滿的愛情劇翻演着；換句話說，或者給他以更難受的「陰險的暗示」。

幸而他的擬想是錯誤了。當那位來客用纖纖的手指敲開了後樓板門的時候，而河北人的招呼是：「啊！原來是密司陳！」

( 19 )

「密司匡是方纔從此地回去的，對不對？」一個輕盈而尖脆的聲音，責備似的問着。

「是的！她來了不久，便走了。你剛纔在路上碰見她了嗎？」河北人恭順地說。

( 20 )

「碰是碰見了；」密司陳蘊着薄怒說，「但她並沒看見我。我看她似乎快活得忘了形，高視闊步的在走。我本想招呼她，可是她此地既來過了，我也就讓她過去了。」

「我很盼望你能獨自來——」

「爲什麼呢？」

「比較可以赤裸裸的談天。」

「有別人和你赤裸裸的談天就夠了呢？我實在不敢當！」

「不是這樣說——」河北人訕訕地，似乎想分辯却又無從申辯起。

即使由他倆這些對話上聽去，已覺得這兩人的關係不是平凡的了。這女子滿嘴是酸溜溜的醋話，但她並不像潑婦罵街。她的聲音柔輦而輕盈，操着一種極脆薄而自然的國語，動聽得很！因爲她的國語講得很正確，很純熟，所以連那位到處漂泊的前樓上的病人，也不能猜出她的家鄉來；他祇能默默地推想——這一定是個尤物。

自然，這河北人能受這兩個女子的包圍，他的幸福是應該被妒忌的。同時，他也能使人佩服——至少會使那病人佩服——他是一個手段高妙的人。他能享受快樂，正因爲他能使用他的手段。

末後，那密司陳天真地對他說：「我從街上回到家裏的時候，一看密司匡沒有在，我就準猜到她必定到這兒來。果然；當我碰見了她，我真想折回去，以後永遠不再到這兒來啦！可是我轉念一想，我爲了你這樣負氣，便是氣死了有誰知道呢？」

於是這河北人便開始溫存地安慰她，他告訴了她很多苦衷——他說他和密司匡沒有任何愛情上面的關係；他也承認密司匡有些愛他，然而他並不愛她，他說他也很提防密司匡對他的癡情！可是他不能不顧一切的拒絕，有時也祇得敷衍。結果，他好像在罰誓了；他說如果密司陳不負他，他是永遠不會虧負密司陳的。

這自然是完滿極了。密司陳也就像春蠶吐絲般的和他密話了好久。同時，她也說明了她是愛戀着他的，她爲了他而得罪了老子，疏淡了×××一般人；並且，她和密司匡的友誼從此而多了隔膜，遭了破壞。

漸漸地，他倆的情話中滲進了無數的游詞，於是兩人都肆意地笑。河北人尤其笑得有勁。

以後……無疑的，這一幕的時間比第一次翻演得更長，更有精彩。

好像從至甜的極樂的沉迷中醒轉來似的，她終於推他起來，說：「今天放假，到這兒來

的人怕很多；別給老子那些傢伙碰來了。我想去啦——」

但仍然過了些時候，才聽到鐵牀弛放了的聲音，皮鞋底和樓板接觸，再踏下了樓梯。

於是病人多了這些可貴的研究資料，他使用耳朵去觀察那位獨自留下了的芳鄰——差不多有好幾個鐘頭，那一位再沒有朗讀他的革命的書籍了；驟然的安靜，頗像啞了的洪鐘又被打破。只有一雙軟鞋，重載了那壯健的軀體，在上下左右地徘徊着。

偶然間，又像是破碎了的啞鐘受了木槌的打擊，發出兩三聲啞笑來……

#### 四

政治上的狂風已捲起來了！這狂風吹折了江漢間的船桅，揭開了最高樓房上的紅瓦，黑煙似的暴雨從馳來的烏漆的雲頭上可以望見！這無名的災難，使人們累積着的憂懼變成了恐怖！驚慌的街談巷議，像水面上的油花由麤集而散佈着。金融紊亂了，職業者懷疑着他自己的事務會吞食了他自己。龐大的都市，沉着牠冰漆的臉；市民的臉，又罩上了一層灰色的幕——所有的呼吸都變成迫促而緊張；甚至於似箭的光陰，也好像因之停滯而不發！

這嚴重的空氣，流到了這都市所有的角落裏，自然，牠也滲進了病人的房子裏去。於是這青年——吳稚人——因了他不幸的預感逐漸實現，他的病也就與日俱重了。他已經不甚發

寒，然而他的熱度却增高起來，平均一天有一次的昏迷。幸而他附近住着一個極仁慈的施醫者，他每兩天來看他一次，他也獻給醫生以相當的車馬費和藥資。

樓下的老婆子似乎也不能鎮定了，她漸次對衙門有了些怨語，那主要的原因是她每天捉緊了幾張國庫券去買東西，然而十塊錢的鈔票祇抵得一塊錢用，並且還很費唇舌。她眼見得什麼事都有些顛倒——比如拿用錢來說罷，當二十的銅元要比當五角大洋的票子少，當五角大洋的票子又比當一元的鈔票少；五元的鈔票比一元的多，十元的又比五元的多……這些都是令人難於揣測的。

然而她對於這些事實是有種解答的。她似乎聽人說過某地有個仙人，曾經說這幾年有個劫數，要使地上的人死去大半；水將要在陸地上橫流；說不定太陽要和月亮調換位置……因此，她想，這或許是劫數到了。街上人所說的什麼黨什麼派，那恐怕是天上下凡的星煞罷。

她現在出去買東西，不僅是和人家講生意買賣了；她有時也好奇地探問有什麼地方出了什麼怪事沒有，他得了一些聞所未聞的消息以後，便跑回來手舞足蹈地對病人講；她或許以為這能使病人快活。但病人是更苦了——因為那些消息無非是衙門裏捉學生殺工人等等情事，這對於他是一種傷害。

( 23 )

然而病人並不却避這些，他渴求牠們像有了酒癮一樣，似乎痛苦成了他的期待。

( 24 )  
後樓上也有了些變化了——那位密司特張已經是不大出去，連他那暑期學校也沒去上課了。他開始丟掉了社會科學之類的書籍不讀而改讀報紙上政府的訓令——誰也知道那時候政府的訓令是很多的！他那洪鐘似的喉嚨也開始變啞，誦讀時的精神也很頹唐了。他常時看了那些捕獲某某鎗斃某某的新聞，便走到前樓上指給病人看，他的面色差不多是發青了，嘴裏是一貫的「不得了」「不得了！」他那種樣子確是太可笑了；如果我們願意閉着眼睛想像，以他那個壯健的人而做出那種鬼臉來，一定會笑痛人家的肚皮的。

那些捕獲或鎗斃某某的新聞，自然也給病人以沉痛的打擊！那些被殘害者和他並沒一點關係，然而他好像他的手足眼耳鼻舌，也漸漸地受了凌割！這理由是很容易明白的：因為痛恨那些屠戮並不是同情於某某個人的好壞；而是因了那無情的鋒刃，正整個地在凌割着革命的生命！

在青年的個人方面說，正有幸有不幸的——

恰當那風飈雨驟的時候，那久不見來的揚州人和安徽人，有一天却又來到後樓上；他們和河北人低低地談着話。他們所有的聲音裏都帶着一種異樣的東西，表示他們的神情是在提

心弔胆；講話的時候常有頓挫，好像恐怖正貼在天花板上在監視着他們的言語。然而，他們有時還不甘於太示弱，他們表示不怕死，並且也講到革命——不過有些太顯著了的名詞，却被改換爲「外國語」了。

他們依舊談到女人。可是因了女人太使他們失望了的原故，痛罵女人成了這次談話裏的中心。據那揚州人說，女人簡直就配不上革命！更說不上爲普羅階級而革命！並且，她們也不會理解戀愛，她們祇知道祕密賣淫……

河北人沒有則聲。

——目前時局之所以這樣不幸，也完全是女人所釀出的災禍！安徽人引申着，並且舉例來證明他自己說的不錯。

「我是不會因失戀而灰心的！我對於社會的使命不會爲了女人而放棄！」揚州人的語聲由較高而漸低：「不過……我的犧牲尚不在目前；目前犧牲是無意義的。」

可是安徽人却表示對革命完全灰心，他說他們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高等的智識份子，是社會的「原氣」，不應當隨便犧牲！他想到江西廬山上去當和尚，在寂靜的生活裏可以著書自娛。他這一段話却講得很長，他覺得在這個年頭兒，這樣做是應該的。



河北人沒有多發表意見，有時候，他完全對揚州人表示同意。

於是揚州人便進一步說：

「密司特張！我們都是很要好的朋友，所以我們纔肯忠告你，你自然是很明白的。你的學問和你的革命精神，我們學校裏誰也佩服的，覺得你是革命中不可多得的人材。可是你的色彩很濃厚，在這個時候，你住在這兒怕很危險。老于的話是不錯的，我們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應當珍貴自己，尤其是特別有才幹的你！我們學國語原是求得一種普遍宣傳的工具，我們的目的地在無論那兒都行。所以——我和老于都希望你離開這兒，這個希望完全出於我倆的誠意，雖然我倆也並不願意和你離別！」

「密司特王的——哦，還有密司特于，你們的意思使我很感激！我本來是這樣計劃的，但因了經濟的關係，還得遲一些時候才能走！」

「遲幾天並不要緊；總之，愈能早走愈好；我們實在替你擔心呢！」安徽人接上去說。談話到了這裏，被迅速地結束了——因為那兩個來客馬上便告辭走了。

這次談話最令人驚異的，是兩位來客非常的忠厚——他倆痛罵着一般女人，但一字也沒提到密司匡和密司陳。

五

沉重地，十天的光陰像十年似的過去了：幸而那全樓還是原樣：啞鐘是啞鐘，病人也還是病人；並且那受雇的老婆子，依舊替他們做些零碎的事體。

一個下午，那密司陳匆促地跑來了，並且告訴了河北人一個消息，說密司匡和密斯特王結婚了。

這消息不僅是令河北人嚇了一跳，便是那漠不相關的前樓上的病人，也就驚奇的了不得。

「密斯匡不是常時罵死了老王的嗎？」河北人驚詫地說，「而且密斯匡親自告訴我，她說老王對她最後的求婚，已完全受了她的拒絕啦。」

「密斯匡對你自然要這樣說。」她輕盈地譏笑着。

「不，不！我用事實來推測，密斯匡事前是沒有誠意愛老王的……」

( 27 )

「小孩子！你又何苦這般地急呢！」女的溫柔地說。「他倆所以能結合的原因是很簡單的：因為老王在這兒有個叔父，聽說他在後城大馬路開一爿澡堂，他很可以供給老王一些錢；加之老王又沒有什麼政治色彩，牠倆結合對兩方面都不吃虧。在這次事變中，獨身的剪

髮的女子原是很危險的咧……」

「他倆是那一天結婚的呢？」

「就在前天——也沒有什麼儀式——總算是爽快極了！密斯匡在五天前纔決定，然後到老王那兒去了一趟——事情就這樣——這樣成功了。」

「你對於這回事有什麼意見？」諂媚的聲音說。

「我覺得很平常。」女的說。

「你還不知道——」河北人故意放鬆了一步，「在一個多星期以前，承老王和老子的盛情，他倆來看了一趟；並且勸我離開這兒。」

「你本來以早些離開為好！」她尖脆地笑着，「可是他們的勸你走開，却是別有用意！最有趣的，王和匡結婚的那天，他倆拚命想將我和老子拉攏——你說！這夠多麼無聊！」

沉默了一霎。

「密司陳！」河北人突然地，親密地，吞吞吐吐的說，「我真感激你！」

「爲什麼呢？」她笑。

「到這時候，祇有你一個人來看我了！你沒有辜負我的愛！」他表現得可憐極了，聲音差

不多要被眼淚咽住似的。

「不能共患難，那還能算是知交嗎？」她也低抑着，含着深情似的說：「不過，你目前也要打算打算，此地你萬不能久留了！」

「我一切都已計劃好了，我預備回到家裏去——如果我回去不宣傳什麼主義，一切是沒有什麼妨礙——而且我還可以包辦家鄉的黨部。我現在所等待的：一方面是錢——可是這件事幾天內就可解決。我有一個朋友，他現在還在政治部裏當軍人小報的編輯，他曾經借過我兩百多塊錢，他現在也預備開小差了，他說可以弄到一兩千元到手，並且很有把握。可是另一方面，我却等待別的——密斯陳！我真是自己也莫明其妙的，在這次變亂當中，我變得非常的煩悶，空虛——而且你又隔着半個多月沒有來——要是我回家去是單身人，那倒還不如冒險地且在這兒住下來——」

「我多時沒來，那是因了街上有緝捕剪髮女子的謠言；並且，我老實說，有很多人是怕到你這兒來的。總之，你還是姑作我沒有來，我希望你不要因我而阻礙你的計劃……」

她嘴裏雖如此說，但隨後便探問起他的家境來了。

於是，他也就開始敘述他的家境。他說到他家裏豐裕的田產，以及和靄可親的家族；並

且也說到那兒的風景是怎樣的美麗，那兒的鄉民是怎樣地敬仰他……總之，一切都很好，很完美。

當男子反過來問及女子的時候，她說她的身體很自由。

自然，這兩方是滿意得很，何況他倆本又是極早的知交！因此，事實便補上了言語的不足。加以他倆由恐怖的重壓裏榨出來的熱情，燃熾了他倆的慾火，使他倆不得不共同地走向了戀愛的終止點……

從那天向後，密斯陳差不多天天來。在每天她初來的時候，也還瑟瑟縮縮地講些可怕的消息，如「昨天又鎗斃了一批工人」「今天又鎗斃了幾個青年」等等……可是幾句說完，兩人的恐怖又消滅在甜蜜的肉搏裏了。

不久，河北人便回到原籍去；並且是雙雙地。這時候，後樓上的革命空氣便完全歸於沉寂——

在寂靜裏，前樓上的病人想起了這故事的全體——呵！感謝他自己的耳朵！——漸漸地，他像是穎悟了起來，他想：原來在各種各樣的人們之中，却顯有聰明人和傻子的不同。但是；當他發現了自己是害着一種傻子病的時候，他這病已經是不可救藥了……

# 客人的戀歌

幸木

## 小引

前年回鄉一行，竟搜集了好幾百首山歌，今年春間會把二百首無題的山歌，加以整理，編成一冊戀歌二百首，交由現代書局出版。（該書至今猶未印出）現值暑期無聊，便把其他的幾百首彙成了一本客風，因無名流介紹出版，也只好藏諸行篋，以待來日；今先行錄下二首，以嚮同嗜。

十八年九月一日誌

### 十勸郎

一勸郎，

夜更深，

莫作小花誤郎身，

莫作小花隨心想，

十勸郎

想來想去想傷心，

相思得病怨誰人？

二勸郎，

燕子飛，

三一

百般爲早莫爲遲，  
莫學人家浪蕩子，  
今日東來明日西，  
肚中饑餓誰人知？

三勸郎，

笑哂哂，

勸郎歸家要娶妻，  
自己冇錢娶一個，  
打是嬌戀罵是妻，  
眼淚雙雙洗郎衣。

四勸郎，

四四方，

勸郎歸家蒔禾秧，  
世上耕田分租裕，  
那有同妹分孩兒，  
將錢打扮別人妻？

五勸郎，

莫痴呆，

勸郎省儉好長財，  
落雨記念天晴日，  
天晴記着落雨來，  
嫖壞郎身損郎財。

六勸郎，

勸得高，



南山影過北山高，  
世間只有耕田好；  
半年辛苦半年閑，  
趁少不做老了難！

七勸郎，

切莫花，

花了錢財敗了家；

世間只有愛錢女，

那有貼錢賠郎家？

早早回頭路莫差。

八勸郎，

勸郎回，

十勸郎

郎也分明妹也知；  
哥哥討得賢妻在，  
妹亦心花正芳時，  
囑郎深記妹言語！

九勸郎，

勸得多，

句句言語勸親哥，

妹勸親哥愛哥好，

男人莫信女人唆，

老了無子愛都沒！

十勸郎，

勸盡哩！

三三

句句言語安置你，  
今勸親哥愛哥好；  
男人莫信女人語，  
老了無子難受哩！

### 十怪姊

一怪姊，  
情不長，  
好像江邊柳樹樣；  
未到春來先抽芽，  
不到秋來葉又黃，  
反面無情不認郎！

二怪姊，

姊斯文，  
姊子好像天上雲；  
我今不是想你嬲，  
你自脫衫又脫裙，  
引動親郎亂昏昏！

三怪姊，  
姊不該，  
張郎去了李郎來；  
張郎有錢張郎好，  
李郎有錢李郎來，  
我今無錢就不來。

四怪姊，

雪霏霏，

無情無義就是你；

交情可比丟梭子，

斷情可比布下機，

丟了叔叔真無禮。

五怪姊，

姊心邪，

姊子可比草花蛇；

姊子可比蛇開口，

食了蛙子吞蝦蟆，

恰似黃蜂採野花。

六怪姊，

十怪姊

姊心賢，

姊子可比足水田；

舊年蒔個番花糯，

今年蒔個花羅粘，

有妹人情也無嫌。

七怪姊，

姊也差，

當初不該同你惹；

紂王因為蘇妲己，

敗了江山正知差，

前世冤家就是你！

八怪姊，

三五

到長沙，  
 上無宿店下無家；  
 假意勸郎三五句，  
 並不招郎飲杯茶，  
 害郎走上又走下。

九怪姊，  
 九九長，  
 無句言語安置郎；  
 交情可比楊波抱太子，

### 橋

斷情可比關公斬蔡陽，  
 真是雪水一般涼！  
 十怪姊，  
 怪得多，  
 無句言語安置哥；  
 朋友交情有義氣，  
 同妹交情拆了沒，  
 萬事被你害得多！

匈亞利繆蓮女士著

晴帽譯

是遠古的事情。某島上住着野蠻人。在那裏人人都是親族，家族中最老年者便做國王支

配其餘的人們。島是個荒蕪不毛之地。島的居民住用穴和泥做成的小屋，用獸皮纏在身上。他們以魚及果實為食物，不知道耕種土地的事情。王叫雅多尼，殘酷而貪暴，臣下非常之怕他。

某日，一隻大船，因為風暴，不得已碇泊到這島邊來。船長和船員登岸等候風暴的止息。船長見着穿獸皮的島民，和湫隘的土房子，很吃驚的說。

「你們為什麼過這樣可憐的生活，著這樣難看的衣服呢。由此去一日路程的地方有一個海島，同這裏完全不同樣子。那島的人們，用石呀木呀造很美麗的房子，那裏知道防寒氣和風暴的事情。女人們因為能夠紡織漂亮的綢緞，染成種種的顏色，所以她們著起衣服來的樣子竟像花一樣美。此外，那裏的人們還耕地，種美味養人的植物。」

雅多尼和他的兄弟，吃驚船長所說的其他種種怪奇希罕的事情而竊聽了。

風止雨歇，船長和船員等將要乘船歸航的時候，雅多尼問道。

「這島在那裏呢？」

「風和之日一直跟着太陽之後前進，由此處去一日就可以到得。夕陽沈海的地方就是那島的所在了。」

「那島的人們喜歡戰爭，而且有很好的武器罷？」雅多尼懷着惡意，閃着眼睛問。

「不，這樣的事情是沒有的。他們無論同伙伴同隣島都和平的過活，輕蔑戰爭，尊重同胞的生活的。」這樣回答之後就下船去。白帆孕着順風，船像海鷗一般滑行波上，消失在遠遠的那邊。

雅多尼一黨，那夜坐在岸邊商議到深更。翌日從早到夜整整造了一日的船，等到天亮，帶了槍和石斧，緊束身體，而後開船，跟着太陽進發。等到太陽變成火紅的球沈下海去的時候，在他們的眼前就現出用美麗的房子，和豐稔的田地飾着的富麗的島來。

雅多尼和他的同黨等候周圍全黑的到來，然後泊船登陸，偷襲睡眠中的人們，殺了幾個用赤手抵抗的人，將島中居民約半數的男女拉到他們的船上，於是離岸，走了一夜的船再回到他們的島來。

「我聞說你們會造美麗的房子，你們的婦女們會織美麗的綢緞。現在你們都在我的治下。不從我的命令就沒有命。你們爲我的同胞造房子。女人爲我家的女人做綢緞。」

毫無援助的俘虜們非聽他的命令不可了。他們中間最大胆和腕力最強的杜多惠克當工作的指揮。運石斫木開始建築。某日雅多尼來看看工程，知道杜多惠克於每三個石塊之中留着

一個。就問道：

「爲什麼你在每三個石塊中要留出一個來呢？」

「這石用來建造我的伙伴和我的房子的。」杜多惠克答。

於是雅多尼大怒，咆哮着說。

「你這強盜，這些石塊是我同我的同胞的東西。你們也用得着房子嗎？等我們住到新房子來之後，你們纔搬到我們的土窖和土房子來。」

「請原諒罷，在我們的島，凡工作就可以受相當報酬的。造別人的房子的有自己的房子，爲不使別人受餓而耕種的，自己亦應受充分的食物。」杜多惠克說。

雅多尼恨恨的微笑！

「這是你們島的事情，這島却隨便不得。給你一條命做工作的報酬還不滿足嗎？我說，我本應殺掉你們的，可是我不殺，寬仁的我只望你們爲我作工。想想我的恩典滿足了罷。不許你們的東西瞎想不可以喲。」

( 39 )

女人們也一樣的不幸。她們從早到夜非織呀，紡呀，縫呀不可。縫物做好，將牠染好了各種的顏色，馬上就給取去了。她們自己非穿難看的襪襪不可。雅多尼的妻子和女兒却穿着



可誇的美麗的衣裳。

( 40 )

房子竣工之後雅多尼和他的黨羽就搬過去，居然不憂風雨的過活了。但是，俘虜們耕田，收取美味的作物時就受無理的威嚇。雅多尼和他的黨羽漸漸懶惰了，以前，他們捕魚，造船和修船，而且製槍，現在呢，他們却彼此說「我們用不着勞苦。因為有俘虜爲我們工作。」他們威脅俘虜的生命，使從事一切的勞動。——但祇有造槍的事業是例外。因為他們很頑固，堅執的說與其製造爲殺自己的同胞使用的武器，不如死了好。

以前荒涼不毛的島現在變爲樂地了。美麗的紅白青各色石造的家屋聳立着，廣大的稻田被日光照得發出黃金色，穿着各色衣服的男女意氣揚揚地往來於市中。但是這美與幸福的一切祇是雅多尼和他一族的東西。而造房子，耕田地，織布縫衣的杜多惠克和他伙伴的男女，却祇住地窖和土屋，辛辛苦苦的領僅能維持生命的一點點的食物，祇能着雅多尼和他一族棄掉的破舊的襤褸而已。因爲過着這樣苦的生活，遂使對於那正義支配的，誰要勞動即得報酬的，親愛的故鄉的憧憬，在他們的胸中日月的增長。杜多惠克最末的兄弟梅邱塔帖兒作許多的讚嘆親愛的島的美歌，每夜坐在土穴之前歌唱，合着節拍，懷着幽思，奏粗陋的樂器。某時雅多尼聞梅邱塔帖兒的歌，就命令他每夜到宮殿來在他的跟前唱。

杜多惠克等的生活越來越痛苦了。因此他們時常商量怎樣纔能夠歸他們的故鄉。杜多惠克有一個妹，她不但是希有的美人，而且有不劣於她的美麗的賢慧。雅多尼的兒子很想迎她做妻子。可是託絲佳——她的名字——根本拒絕做這樣冷酷傲慢的懶人的對手。一切的懇求威嚇通統歸於無効。或且，雅多尼斬截的說，如果到了下一個滿月之夜託絲佳還不肯做他兒子的妻子，他將把她的兄弟殺個一人不留。

杜多惠克與他的同伴，不知道怎樣的好，開會想了種種的辦法，總得不到一個妙計。而一向緘默的託絲佳開口了。

「你們拒絕造槍實在是做了蠢事了。如果學懂了造槍我們今日已能夠對武裝的烏賊反抗了。請明天就到王那裏去說造槍的事願意了。這樣一來，你們就可以隨便跑進武器庫了。但是，如果要刺激王的慾念，使他起占領我們愛島的全體的希望，還得要相當的時間纔行。至於用什麼方法使他這樣做，梅邱塔帖兒，我說給你罷。」於是託絲佳把最小的弟弟帶入窖中的一角裏靜靜地說了些什麼。

( 41 )

翌日，杜多惠克就對王說今後槍也願意造。雅多尼和他的黨羽因為什麼事都用不着自己做了非常歡喜，雅多尼的長子就帶杜多惠克及一部的俘虜到武器庫去傳授造槍的方法。

這晚，梅邱塔帖兒出現於宮殿，唱得從來沒有唱過的悅耳。因他唱開着各種顏色的花，結甘美的果實，冬天也不斷的照着太陽，海和空像含露的蓮花一般放着青輝的親愛的島呢。於是聽了他的歌的無不憬慕這幸福的島，覺得自己的鄉土是可憐而且可憐了。其次，梅邱塔帖兒又唱第二的歌。這是連結凌怒濤的兩島而跨大海原的大橋的歌。是雅多尼的一黨渡此橋可以無事達到憬慕的島的歌。梅邱塔帖兒唱完以後雅多尼將他叫到自己的跟前問道。

「你們實際能造這樣的橋嗎？」

「是的。不過那是很費工夫的，而且我們的伙伴恐怕也得死去很多罷，但我們決心把牠造成功好了。祇有兩個必要的條件。一是橋成以後託絲佳同你的兒子結婚，二是我們先渡橋，然後你們跟着渡。」

貪心的，祇想自己和黨羽占領那美島的事的雅多尼同意這條條件了。橋的工事於是開始。一直做了五年。因是很難的工程，杜多惠克的伙伴多數溺死，苦死了。但他們知道這為的是能放兄弟們的很歡喜去犧牲自己的性命。杜多惠克的伙伴縱使每一個人都丟了性命，但世界中怎大的風暴勢激的波濤都不能破壞的強固的橋基終於成功了。另一方面，杜多惠克伙伴的一部在武器庫中勤快的工作。因他們是非常能幹的，現在居然能做出此雅多尼及他的同黨更

好的武器了。於是他們造兩種武器，將壞的一種留給武器庫，好的帶回家來埋存在地下。

橋終於竣工了。決定天明就向幸福的島出發。雅多尼及其同黨武裝起來，格磔的笑道，「支配沒有武裝，毫無敵意的那島的居民怕沒甚困難罷。這麼樣，那富麗的島就要屬於我們了。而且就要有同現在差不多的奴隸到手。俘虜這批東西走在我們的前頭最好沒有了。如果他們的兄弟們看見他們，歡喜之餘一定看不見我們的。於是在他們還來不及想抵抗的時候我們已經將他們征服了。」

俘虜們皆集於橋邊。雅多尼大聲嘲笑道。

「幹嗎你們着這樣多的襪襪。蠢才們，你們把島的襪襪通統帶去嗎？」  
杜多惠克答。

「國王，冰一般冷的風吹着呢。你着着暖和的衣服不知道，我們凍得緊呢。」  
這不過計策罷了。實際他們男男女女所有許多襪襪底下都藏着武器。

( 43 )  
「喂，蠢才們，出發罷。」雅多尼叫。行列前進了。著襪襪的人們走在前頭，雅多尼與他的一黨大家穿着麗服，手上提着槍跟在他們後頭走。不久他們就到了橋的中段。太陽高懸中天，海的處處像熔了金黃一般閃閃的發光。他們恰來到橋下恐怖的漩渦在洶湧着的場所。在

( 44 ) 橋的工程中此地是死了很多人的。杜多惠克和他的伙伴一齊站定脫帽，沈於對死去的兄弟們的愛和感謝的追憶。

「蠢才們，走！」雅多尼叫。而且舉起槍想要打倒杜多惠克的樣子。於是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在空氣中盪漾着的爲橋工死去的人們臨終的喘聲忽然凝固成一寸之外看不見東西的漆黑的霧，落在俘虜們與雅多尼一黨的中間。

杜多惠克和他的伙伴就趁這機會抽出武器來。霧一散，雅多尼的一黨，看見在眼前的已經不是無力的俘虜而是武裝起來一團的人了。激烈的戰爭開始了。杜多惠克和他的伙伴不但拿着好武器，而且是爲自己的自由而戰的，比起單爲貪慾而戰的敵人，杜多惠克的軍更爲優勢了。到夕陽西沈的時候，雅多尼的一黨敗北了，多數在海裏溺死或爲杜多惠克和他的伙伴所殺，留得性命的少數人完全喪胆，渡橋逃回他們的島去了。而杜多惠克和他的伙伴則更進抵幸福的島，爲歡呼之聲所迎。

這夜起了風暴將橋破壞了。風將石吹送到四面八方，世界上沒有一處沒有這石落下的。爲自由和正義而戰的人們發見這石而集合起來時，他們能造可以架在一切的土地一切的海洋，能使被奴隸的一切人們歸自由幸福的故鄉的，新的，更加更加堅固的橋。

但是，還須不要忘記杜多惠克和他的伙伴們因為拿得有藏在襪襪裏的優良的武器這纔真能渡過那橋的。

## 西風吹來的話

少仙

### 一

工人綏惠略夫的譯文出版，已是三四年前的事了吧？那時我正在北京，過着所謂「浪漫生活」。初次看到了這書，使我驚奇了。我和俄國文學發生關係，可以說從這部書開始；在未看到這書以前，我是拜倒在雪鴻淚史玉梨魂紅玫瑰之類的上海洋場文學下。

然而很不幸，這書在我眼前，放了一把黑煙，遮住我每夜的燈紅酒綠夢。「仕宦當至執金吾，娶妻必如陰麗華」，描寫在自己腦蓋上的前途，亦忽然一遭隕潰。那些「珠衣玉貌」的朋友們，自然隨着割席了。而所上的學校，所學的課程，統統變作了憎恨的白熱點。

原來圍繞着我的，不是芳香與溫愛，而是穢醜與荒涼；那時我深深覺到。但是那時比現在還年青。穢醜荒涼總是耐不住的。既沒有錢跑到外國或租界去求芳溫，

只好在這穢荒中來發掘自己的希求。於是把這書送給一個朋友看，想換回一點同情來。

朋友拿走不到一禮拜吧，送回來了。我趕忙問：

「你看這書怎樣呢？」

「不懂，莫明其妙！連一頁都沒有看下去。」他厭惡的說。

「看外國小說，還是福爾摩斯偵探案要來得有意思些。」謝謝他，這是他當時的指教。

這位朋友是我所有的朋友中最愛談文學而且知識最廣博的一位。

我一向是沒有家庭，生活在朋友中的。從此我纔知道什麼叫「孤獨」。

孤獨的結果是厭棄；厭棄的極端是憎恨；憎恨的出路，自然只有兩途：逃出，或破壞！

革命的動機就起於此，因為我再無所戀戀於這古都了。

現在想來纔覺悟到父親在世時所以不喜歡我看小說的緣故來。但他那時禁止我看的是西

廂紅樓之類的言情小說，怕我變作了張君瑞賈寶玉之類的人物。他做夢也沒有想到我會看這

樣的小說。父親若在，恐怕他要以西廂紅樓硬塞在我的手，中來代替工人綏惠略夫吧？因為

即使變作了張君瑞賈寶玉，那究竟還是他的兒子，——即所謂「肖子」。

然而真如魯迅先生所說，自看了這部書後，我也變作「醉蝦」之一。



工人綏惠略夫的作者，據說是過時而且死掉了，恐怕他的浮名也要從人間消去吧？但，決不！這至少在我，他還是我崇拜的中心。因為他使我睜開了眼，而且有勇氣的滾在時代狂潮裏。我不至再被什麼道德虐殺，什麼信仰壓扁者，完全得力於他。

澈底的享樂，豈不就是永遠的虛無嗎？！

一九二九。七，二七，夜，十一時，于東京市外。

## 窗下隨筆

衣萍

南京東南大學的前面，有一座新建的圖書館，名「孟芳圖書館」，係齊燮元捐十萬元建築的，孟芳據說是齊的父親的名字。當時，東南大學派人去募捐，齊燮元侃侃而談地對他們說，「學生讀書要什麼圖書館？書不在多而在精。譬如說政治罷，我平生只讀兩年書，一本管子，一本孟德斯鳩的法意。夠了，只有兩本書已夠運用無窮了，學生讀書何必要許多參考書？」

( 47 )

某次，奉直之戰。離北京城四五十里遠，正砲火橫飛，北京城隱約可聞砲聲。時周自齊正做國務總理。於是，雙方都派人向他要錢。奉方的代表來了，周自齊說：「快打罷！打贏

( 48 )  
了，北京城全是你們的，要多少錢就有多少錢！」直方的代表來了，周自齊也說：「快打罷，打贏了，北京城全是你們的，要多少錢就有多少錢！」

有一次，天津的一個大學請張作霖講演，張說：「他們喊我張鬍子，這是冤枉的，我小時候曾被鬍匪綁去，但我並不曾做過鬍子。他們又說我有許多姨太太。我那裏肯自己去娶這些姨太太？這都是那些臭官僚政客送給我的。不收又不好意思。」

張宗昌有一次在北京對兵士演說，慷慨激昂地說：「他們說帶兵的要大學畢業，什麼鳥大學！我老子是綠林大學畢業的！他們又說打仗要看什麼軍事學！什麼鳥軍事學！我老子全不懂得！我老子有兩句打仗要緊話，兄弟們大家記着：敵人來了，偌們就跑；敵人跑了，偌們趕快追上去！」

張宗昌部下以白俄兵爲最善戰，亦最殘忍。這些白俄兵只懂得兩句中國話，一句是「張宗昌」，還有一句是「大鼻子」，因軍中稱白俄兵爲「大鼻子」。於是遇着軍中戒嚴，這裏喊：「口令！」白俄兵便答：「張宗昌大鼻子！」

浦口之戰，白俄兵被俘不少。黨軍以白俄兵罪大惡極，乃用繩將白俄兵魚貫而綁之，驅往殺場。白俄兵昂首待槍斃，一無懼色。及黨軍提刀殺頭，乃跪下叩頭如搗蒜。

# 語絲

第五卷，第二八期

## 絕句溯源

鈴木虎雄著  
汪馥泉譯

絕句盛行於唐；說到絕句，似乎限於唐代。唐代，自王維，李白，王昌齡始，在絕句方面有許多傑出的詩人。到這地步，經歷過種種的順序。現在，想一探宅底源流。

唐代絕句，有五言，七言，六言三種。現在省去六言，單講其他兩種。

( 49 )

明徐師曾說：「絕之爲言截也，卽律詩而截之也。故凡後兩句對者，是截前四句；前兩句對者，是截後四句；全篇皆對者，是截中四句；皆不對者，是截首尾四句。故唐人絕句，皆稱律詩。觀李漢編昌黎集，絕句皆入律詩，蓋可見矣。」——文體明辨絕句詩。明梁橋之說同；他說，「絕句者，截句也，句絕而意不絕。截律詩中，或前四句，或後四句，或中二聯，或首尾四句。大抵以第三句爲主。」——水川詩式卷一定體。因爲徐梁二氏底書，流行於世，往往有相信這說頭的。但這說頭，如其這是講絕句底性質，說律詩有這麼的性質，這大

( 50 )

概對的；如其這是講發達，說律詩在先，然後故意截取律詩底前，後中間，首尾而成絕句，這是大錯的。絕句，決不是截取律詩底某部分才成就的。那末，絕句之名，到底怎樣發生的？

明楊慎說明絕句底起原說，『絕句者，一句一絕。起於四時詠，『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是也』。『春水……』云云的詩，因載於陶淵明集，是大家知道的，但據趙宋湯漢底注，說，這句，原來是劉宋顧凱之神情詩中底一部分（清陶澍陶詩集註卷四）或者淵明賞愛這句，偶然抄錄了下來；或者故意截取四句，當作自己底詩，如後人底集句詩。如其淵明當作自己底詩，又如其這詩果是絕句底起原；那末，絕句，是由楊慎所謂『一句一絕』而來的吧，或者由於斷取某長篇底一部分而來的吧。絕句，又叫作斷句，因為斷句底斷是解作斷章取義底斷的。這裡不能決定，還得探尋絕句底由來。現在先從五言講起。

五言詩，那前漢已有或沒有的論頭姑且不講，後漢是確實有了。這五言詩底長篇的，魏晉時，在樂府上奏之。其中，以四句三韻或二韻爲一解，合數解爲一篇。所謂一解，有如一章。

參看樂府詩集卷二十六，相和歌辭敘：「凡諸調歌辭，並以一章爲一解。」

古今樂錄曰，「倉歌以一句爲一解，中國以一章爲一解。」王僧虔啓云，「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中略）詩君子陽陽兩解，南山有台五解之類也。」

這構造，並非始於魏晉，是詩經以來的事。這長篇中底某一解，在形式上，可說是絕句底起原。（絕句本於樂府，這前人已講過。）如白頭吟便是。白頭吟，相傳前漢武帝時司馬相如妻卓文君之作，不可靠。載於宋書樂志的，有古辭和魏晉所奏的兩種。所謂古辭，是後漢以來相傳的。那末如後漢以來相傳這白頭吟，可看作絕句底淵源的吧。

白頭吟

古辭

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

今日斗酒會，明日溝水頭；躑躅御溝上，溝水東西流。

淒淒復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相不離。

竹竿何嫋嫋，魚尾何筵筵；男兒意氣重，何用錢刀爲。

以上，舉樂府底一例。

其次，成爲絕句底淵源的，是歌謠。

據我所見的，古書中題爲『絕句』的最早的，是梁時徐陵編玉台新詠卷十所載的『古絕句』四首。所謂『古』，這是指哪一代？這據六朝人底慣例，凡魏晉以後都明言某代或稱近代，所以所謂古，是指後漢以前。我看，這『古絕句』，是後漢末（或更後）底作品。其辭如下：

古絕句四首

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

日暮秋雲陰，江水清且深，何用通音信，蓮花瑤瑁簪。

菟絲從長風，根莖無斷絕，無情尚不離，有情安可別。

南山一桂樹，上有雙鴛鴦，千年長交頸，歡愛不相忘。

古辭中有長干曲，這也是古絕句之類。其辭如下：

長干曲

古辭

逆浪故相邀，菱舟不怕搖；妾家揚子住，便弄廣陵潮。

這更在後漢以後吧。

上舉各詩，其平仄固然不合後世之例，但狠相似。如其這些是後漢之作，那末從後漢書起，便有這種東西了。

其次在晉代，有普通叫作桃叶團扇的歌。前者，是王羲之底孫子王獻之給他小老婆桃叶的歌，有二首。後者，是桃叶酬答王底桃叶的歌，有三首。其辭如下：

桃葉歌（二首錄一）

王獻之

桃叶復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

團扇歌（三首錄一）

桃叶

七寶畫團扇，燦爛明月光，與郎卻暄暑，相憶莫相忘。

又孫綽有情人碧玉歌（樂府詩集云是宋汝南王作），見於玉台，其體同。桃叶歌在南朝是很流行地被歌唱的。

不知作者而流行地被歌唱的，晉代有子夜歌。從晉孝武太元中（公歷三七六——三九六），開始流行。（子夜是女子；據宋書樂志，子夜是太元以前人）。這歌底開始，說是這女子作的；可在晉宋齊三代之間，狠是流行。現在所傳，有一百十七首之多（樂府詩集卷四十四）。三代底歌辭既已併合，哪幾首是晉底東西，是不能明白了；但其體皆同，茲舉一二例。

子夜歌

落日出前門，瞻矚見子度，冶容多姿鬢，芳香已盈路。

絕句 湖源

五



始欲識郎時，兩心望如一；理絲入殘機，何悟不成匹。

是五言四句言男女間之情的居多。唐李白底『長安一片月』，題爲子夜吳歌，歌咏居婦思征夫之情。由六句而成，雖非絕句，可全和子夜歌同趣。如其刪去末二句，便無異於前引諸歌。此外，晉代有上聲歌、歡聞歌、歡聞變歌、前漢歌、阿子歌、（以上，樂府詩集卷四十五）。懊惱歌（樂府詩集卷四十六）等同體的歌。

在宋，謝靈運底東陽谿中贈答，武帝底丁督護歌，汝南王爲妾碧玉作的碧玉歌，叫華山畿的俗曲中的幾首，流行於民間的無名氏底讀曲八十九首中底大部分等，都是類於子夜歌的歌。如漢曲中底：

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沉水香，儂作博山鑪。

是狠著名的。那時，也有爲陸凱寄梅范曄的詩。

〔荆州記，陸凱與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一枝，詣長安，與曄，並贈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

以上所述晉代以來的歌，因爲流行於吳（即今江蘇省地方）所以叫『吳聲曲』。和『吳聲曲』相對，從今湖北襄陽到荆州方面流行的歌曲，這叫『西曲』。因六朝都於建康，這是指

在建康以西。西曲中，可看作絕句底淵源的很多。西曲，雖在宋以後才流行，其中在宋，有石城樂，烏夜啼，及出自石城樂的時代不明，無名氏底莫愁樂。在齊，有武帝底估客樂。又宋以來盛行的，有襄陽樂。後，梁武帝有襄陽蹋銅蹄。又，西曲中有三洲，江陵等曲。其體都相近。

下面，各曲各舉一首以爲例。

石城樂（五曲錄一）

樂咸質

生長石城下，開窗對城樓；城中諸少年，出入見依投。

烏夜啼（八曲錄一）

歌舞諸少年，娉婷無種迹；菖蒲若可憐，聞名不曾淺。

莫愁樂（二曲錄一）

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

估客樂

齊武帝

昔經樊鄧役，阻潮梅根渚；感憶追往事，意滿辭不斂。

襄陽樂

宋隨王誕

絕句溯源

七

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豔驚郎目。

三洲歌(三曲錄一)

送歡板橋灣，相待三山頭；遙見千幅帆，知是逐風流。

江陵樂(四曲錄一)

不復蹋蹠人，踉地地欲穿，盆隘歡繩斷，蹋壞絳羅裙。

聯句，也可以一淘講述一下。柏梁底聯句，暫且不講；起頭是一句一韻，晉代有二句二韻的。如賈充和他妻子李夫人底聯句是。『大義』以下，二句一韻。

室中是阿誰，歎息聲正悲。(賈公)歎息亦何爲，但恐大義虧。(夫人)

大義同膠漆，匪石心不移。(賈公)人誰不慮終，日月有合離。(夫人)

我心子所達，子心我亦知。(賈公)若能不能言，與君同所宜。(夫人)

玉台，題爲賈充與李夫人連句詩三首(或四，『一無詩三首字』)。在宋，鮑照等有月下登

樓連句，在齊，謝朓等有阻雪連句，並每人四句二韻。到四句二韻，便有各絕句底聯作了，

如鮑照底詩句：

鬢髮夢月光，繽紛篔霧陰，樂來亂憂念，酒至歇憂心。

如謝朓底詩句(這是起手，所以三韻)：

積雪皓陰池，北風鳴細枝；九達密如繡，何異遠離別。

其他各人底詩句，皆倣此。

在樂府或聯句，五言四句二韻(或三句)，雖是全體底一部分；但歌謠中四句的，便成獨立的一篇。這嵌入齊梁以來聲韻底規則時，其勢自不能不產生如後世絕句體的東西。五言四句獨立的體裁，見於齊梁以後，是由於這麼的趨勢。試為舉例，南朝諸家則如：

茲夕竟何夕，念別曾開軒；光風轉蘭蕙，流月汎虛園。——齊王儉後園餞從兄豫章。

夕殿下珠簾，流螢飛復息；長夜縫羅衣，思君此何極。——謝朓玉階怨。

佳期期未歸，望望下鳴機；徘徊東陌上，月出行人稀。——謝朓同王主簿有所思。

白雲山上盡，清風松下歇；欲識離人悲，孤台見明月。——張融別詩。

游子久不返，妾身當何依；日移孤影動，羞覩燕雙飛。——梁簡文帝金閨思。

汗輕紅粉濕，坐久翠眉愁；傳聲入鐘磬，餘響雜管篳。——梁元帝詠歌。

委翠似知節，含芳如有情；全由履迹少，併欲上階生。——庾肩吾詠長信宮中草。

山際見來烟，竹中窺落日；鳥向簷上飛，雲從窗裏出。——吳均山中離詩。

容心已百念，孤遊重千里；江暗雨欲來，浪白風初起。——何遜相送。

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陶弘景答齊高帝。

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復雙飛。——衛敬瑜妻王氏孤燕詩。

心逐南雲逝，形隨北雁來；故鄉離下菊，今日幾花開。——江總於長安歸還揚州九月

九日行薇山亭賦贈。

日月光天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陳後主入隋侍宴應詔。

北朝諸家，則如：

綺羅日減帶，桃李無顏色；思君君未歸，歸來豈相識。——北齊邢劭思公子。

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絕，應看膝上弦。——北齊馮淑妃感琵琶弦。

陽關萬里道，不見一人歸；唯有河邊雁，秋來南向飛。——北周庾信重別周尚書。

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隋薛道衡人日思歸。

隴雲低不散，黃河咽復流；關山多道里，相接幾重愁。——虞世基入關。

那體製聲律，狠近於唐絕；如其掩住了姓名而讀時，實難區別時代。梁時，曹景宗在光

華殿賦『競病韻』(詩云，『去時兒女悲，歸來茄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劉昶奔

北魏時，賦斷句（劉昶斷句云，「白雲滿郭來，黃塵暗天起，關山四面絕，故鄉幾千里。」）；簡文帝以「絕句」賜麗人（簡文帝絕句賜麗人云，「腰肢本獨絕，眉眼特驚人；判自無相比，還來有洛神。」）我們看到這些事實，知五言四句二韻獨立的體裁成於齊梁間，這稱為「絕句」「斷句」，始於梁。那名稱，是起於似那形式是斷取長篇底某部分的。

看上引各詩底經過時，樂府和歌謠是散對底句法，自由如意；齊梁以下各詩，如謝朓、陶弘景底例，雖也有自由的，但大多前後總有整齊對法的。用唐絕底對法的，本於齊梁底體裁；四句都散而有溫然的統一以情韻勝的，根源於樂府歌謠。初唐，是齊梁底延長，所以對法多，徑蹊未化；盛唐以後，才見渾然的特有的唐絕之妙。

下面，來一講七言。

荆軻底易水，漢高底大風，項羽底垓下，出於九歌及騷賦底亂辭底句法，不失為楚聲。高祖之姬唐山夫人底安世房中歌，以四言為主，其四三言句類似七言。例如，「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武帝時的瓠子歌，蒲梢天馬歌，李陵底別歌，烏外公主底歌，也約略出於同一源流。到後漢張衡底四愁，除起句以外，純作七言句。桓帝時小麥的童謠，幾乎也用七言句。魏陳琳底飲馬長城窟行，左延年底棄女休行，往往雜以七言。曹丕底燕

( 60 )

歌行，純粹七言；晉陸機底百年歌同。晉代有白紵舞歌詩，七言詩全成了。從來的七言詩，句數底多少不一定。那以七言四句成一篇的，南北朝時才看到。在宋，有鮑照底夜聽使，湯惠休底秋思引。

蘭膏銷耗夜轉多，亂筵雜坐更弦歌；傾情逐節甯不苦，特爲盛年惜容華。——

鮑照，夜聽使。

秋寒依依風過河，白露蕭蕭洞庭波；思君末光光已滅，眇眇悲望如思何。——

湯惠休，秋思引。

這狠使人聯想到後來的七絕。一考察它底由來，或者如白紵舞歌辭的東西，成了近因的吧。

晉底白紵舞歌辭（宋玉樂志四，樂府詩集卷五十五，）第一篇七言十六句，每句用韻，換韻二；第二篇七言十六句，每句用韻，換韻三；第三篇七言十句，每句用韻，不換韻。這第一篇，雖則平常當作一篇，怕應該是二篇；王闓運在他底八代詩選中，把這別爲二篇（『質如輕雲』句以下，別作一篇。

晉白紵舞歌辭



輕驅徐起何洋洋，高舉兩手白鶴翔，宛若龍轉乍低昂，凝停善睐容儀光；如推若引留且行，隨世而變識無方；舞以盡神安可忘，晉世方昌樂未央。」

質如輕雲色如銀，愛之遺誰贈佳人。制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驅巾拂塵。麗服在御會佳賓，醴醴盈樽美且淳。清歌徐舞降祇神，四座歡樂胡可陳。」

這辭底作者，不明。在宋，有把這辭稍稍變更而用的。此後，個人底作品，宋鮑照有七言七句，每句用韻的；陽惠休有七言六句，每句用韻的；齊底白紵，王儉作的五曲，每曲七言二句，每句用韻；梁張率作九首，七言四句，每句用韻的二，七言五句，每句用韻的四，七言六句，每句用韻的三。就是用韻，是每句韻；句數，有自二起到四，五，六，七，八，十，十六的諸種。白紵，是巾舞底歌辭。樂府詩集，在梁武帝白紵辭二首條，引古今樂錄說，「古今樂錄曰，「梁三朝樂，第二十設巾舞並白紵，蓋巾舞以白紵四解送也。」巾舞時，以白紵辭四解作送聲。所謂四解，似以二句二韻爲一解，共八句，武帝之作如下：

朱絲玉柱羅象筵，飛瑄促節舞少年；短歌流目未肯前，含笑一轉私自憐。  
纖腰嫋嫋不任衣，嬌怨獨立特爲誰；赴曲君前未忍歸，上聲急調中心飛。

樂府又載沈約底四時白紵歌；其春白紵如下：

絕句溯原

蘭葉參差桃半紅，飛芳舞穀戲春風；如嬌如怨狀不同。含笑流眄滿堂中。  
翡翠羣飛飛不息，願在雲間張比翼；佩服謠草駐容色，舜日堯年權無極。

沈約之作，有春，夏，秋，冬及夜白紵的五首。樂府引古今樂錄說，『古今樂錄曰，一沈約云，『白紵五章，敕臣約造，武帝造後兩句。』』這五首底各篇，那前四句是沈約之作，後四句是武帝之作。約之辭雖每篇各別，武帝底繫於這辭的，每篇都用這『翡翠羣飛』以下四句。由此觀之，諸家之辭底四句的，是把二句一解的重疊兩次的，成為全體底一部分；但既撰歌辭，便一個人作二解四句（沈約底所謂兩句）。這勢所必然地看到了產生七言四句獨立的體裁。如蕭子顯，簡文帝，元帝等底烏棲曲是；如：

握中酒杯馬腦鐘，裾邊雜佩虎魄龍。欲持寄君心不惜，共指三星今何夕。——蕭子顯

烏棲曲應令三首之一。

青牛丹轂七香車，可憐今夜宿倡家。倡家高樹烏欲棲，羅帷翠被任君世。——簡文帝

烏棲曲四首之一。

沙棠作船柱為楫，夜渡江南採蓮葉。復值西施新浣紗，共向江干眺月華。——梁元帝

烏棲曲六首之一。

這還是每句用韻，二句換韻的格式；如四句用同韻，第三句不押韻，這方於近體中得絕句，如再論聲律，便產了純絕句體。梁代諸家底七言四句三韻的體裁，實是唐絕底父母。如：

翻鸞度燕雙比翼，楊柳千條共一色；但看陌上攜手歸，誰能對此空中憶。——蕭子顯

春別四首之一。

天霜河北夜星稀，一雁聲嘶何處歸；早知半路應相失，不如從來本獨飛。——梁簡文

帝夜望單飛雁。

七彩隨珠九華玉，映蝶爲歌明星曲；蘭房椒閣夜方開，那知步步香風逐。——元帝烏

棲曲。請注意這三韻的烏棲曲。

梁以後，南北朝都流行這體裁，漸漸近於唐絕，這看了下面的例，便可思過半矣。

春風宛轉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白馬金鞍去未返，紅妝玉筋不成行。——北齊魏

收挾瑟歌。

華陰山頭百丈井，下有流泉徹骨冷；可憐女子能照影，不見其餘見斜傾。——北歌提

擲歌，每句韻。

絕句溯源

青田松上一黃雀，相思樹下兩鴛鴦；無事教渠更相失，不及從來莫作雙。——北周瘦  
信代人傷往，二韻。

採桑歸路河流深，憶昔相期柏樹林；奈許新縑傷妾意，無由故劍動君心。——陳江總  
怨時二首之一。

楊柳青青著地垂，楊花漫漫攪天飛；柳條拆盡花飛盡，借問行人歸不歸。——隋無名  
氏送別詩，古韻詩引車虛記。

總之，絕句這東西，是發源樂府歌謠，漸漸構成了宅底體式的；那叫作絕句，似由斷絕  
樂府底一部分的形式而產生的。

## 洋灰桶裏的一封信

葉山嘉樹作  
張我軍譯

松戶與三在做開洋灰桶的工作。傍的部分，倒沒有什麼引人注意的地方，唯有頭髮和鼻  
樑下，被洋灰掩成灰色。他也很想把指頭插到鼻孔裏，掃除那些把鼻毛塗成鉄筋三和土（*Concrete*  
*increte = steel*）般的三和土；但是爲應付每一分間吐出十立方尺的三和土混合機（*Concrete*

Mixer )，無論如何沒有把指頭插到鼻孔裏的工夫。

他儘管掛念着鼻孔的事，但是終於在十一小時——這中間有了兩次的休息；一是吃午飯，一是下午三時的休息；但是午飯時，因為肚子餓，另一次因為清掃混合機，沒有工夫，所以終於沒有把手送到鼻子上——之間，沒有打掃鼻子了。他的鼻子，像石膏彫刻般硬化了。

他在將息工的時候，從用了筋疲力竭的手摟過來的洋灰桶，發見了一個小木板匣子。

『這是什麼？』他覺得有點奇怪，可是，那裏有工夫顧到那些事呢？他拿起鉄匙，撮了洋灰，倒在量灰器。而從量灰器，再倒入槽裏，於是立刻又起手開另一桶了。

『但是，帶住，那裏有從洋灰桶裏跑出匣子來的道理？』

他檢起小匣子，放入圍巾上的肚兜裏了。匣子是輕輕的。

『瞧牠這麼輕，總不會有錢在裏面吧。』

他也沒有多想的工夫，不得不再開另一桶，撮到量灰器了。

混合機旋即開始運轉了。混合的工做完，到了息工時間。

他用了引在混合機的膠皮管的水，先把臉和手洗一洗。然後把食盒結在脖子上，一壁一心一意地想着一杯晚酌，一壁走回他的陋寮。

洋灰桶裏的一封信

( 66 ) 發電所已經成功入成了。矗立於薄暮之間的那惠山罩着滿臉白雪。出了一天汗的身上，忽而感覺凍冷起來了。在他的腳底下，木曾川的水，吹着雪白的泡，狺狺吠着。

『唉唉！受不了，媳婦的肚子又大起來了……』他一想到嗷嗷待哺的小孩，當此凍冷之時要生出來的小孩，和接二連三生小孩的媳婦，就愕然了。

『一天掙一塊九毛錢，又得吃五毛一升的米兩升，拿剩下的九毛錢來穿，來住；胡塗蟲！怎樣還能喝？』

但是，他忽然想到肚兜裏的小匣子了。他拿褲子的屁股，擦了匣子的洋灰。

匣子上，什麼也沒有寫着。可是，却又用釘子釘得非常地結實。

『還釘着什麼釘子，想來哄人嗎？』

他把匣子往石頭上一摔，但是沒有破。於是，他亂七八糟地痛踐了一頓。只當是要踐碎這個世界。

從他檢來的小匣子裏，跑出用破布包住的字條了。

字條是這麼寫着：

——我是N洋灰公司的，縫洋灰袋的女工。我的愛人，他的工作是送石頭到破碎器的。

他在十月七日的早上，送入一塊大石頭時，就和那塊石頭，一齊陷入破碎器（Crusher）了。

同夥的人們，雖然要去救出他，但是我的愛人，已經沈入石頭塊底下，一如沈入水中了。於是，石頭和愛人的身軀，互相碾碎，變成紅的小石塊，落在皮帶（Belt）了。皮帶轉入粉碎筒去了。於是和鋼鐵的子彈一塊兒，於轟轟的音中，發着詛咒的聲，被碾成細粉了。然後，被送去燒，而變成道地的洋灰了。

骨和肉和靈魂，都粉碎了。我的愛人的一切，變成洋灰了。所剩的，只是這一點工作服的布塊吧了。我正在縫着裝盛愛人的口袋。

我的愛人，變成洋灰了。我在第二天，寫了這張信，偷偷放入這個桶裏頭。

你是工人嗎？如果你是工人，你就可憐可憐，給我回信吧。

我要知道，這個桶裏的洋灰，究竟被用於何處？

我的愛人，究竟變成幾桶洋灰了？而怎樣地被分散各方去用？你是木匠呢？是瓦匠呢？

我不忍看見我的愛人，變成劇場的走廊，或變成闊人邸宅的圍牆！但是，但是，我怎能阻止他呢？倘若你是工人，那麼，請你不要把這桶洋灰，用在那些地方吧！

不，不，可以的，隨便你要用在那裏。我的愛人，無論是被埋在那裏？他都會做出成績



( 68 )

來。不要緊呵！那個人是一個氣相穩固的人，所以，一定會出相當的力量。

那個人，實在是一個溫柔的，良善的人哩。而且，又似乎是妥實的人哩。年紀還輕輕，今年纔二十六歲哪。他不知道怎樣地痛愛了我呵！然而我，不給他穿上冥衣，却給他穿着洋灰袋。他不走入棺裏，却走入回轉窯之中了。

我怎能送他去呢？他是被葬於東又於西，於遠又於近呵。

如果你是工人，請你給我回信吧！我就以我的愛人穿着的工作服的布塊，送給你吧。包着這張信的，就是。這片布塊，滿粘着石頭粉和他的汗哩。他不知道用了這件布塊的工作服，怎樣使勁地抱了我呵。

你修好修好！把用了這桶洋灰的時日，和詳細的地址，譬如牠用在什麼地方；其次，你的尊姓大名，要是不嫌麻煩，無論如何通知我一下。你也小心小心吧！再見！

松戶與三，在眼前感着翻天覆地似的小孩們的擾攘了。

他一壁瞧着寫在信末的住址和姓名，一壁把倒在茶杯裏的酒，一口氣喝乾了。

『我要醉個昏天黑地，然後，把一切一切都踏個粉碎呵！』他這麼嚷了。

『醉個昏天黑地去胡鬧？那還了得？小孩們要怎麼辦？』



老婆這麼說了。

他在老婆的大肚子裏，看見第七個小孩了。

一九二五，一二，四，作。

## 漫談

振飛

爲了生活的不安定，幾乎每年須得搬一回場；關係書籍，自然也就同其命運了。惟其如此，就偶然的翻到冊舊的一般，這裏有趙景深的『糟糕的天堂與五月』，那是揭發這書的作者邵洵美的抄襲。

( 69 )

其實，又豈獨是他？抄襲的人多着呢，不過還沒給我們發現吧了。雖然我這話，似乎爲邵洵美張目了，不，不，絕對的不，我的意思是；本來想研究文藝的人，至少須得多讀些原文書！彷彿日本的作家，算是第一流的菊池寬吧？他那 *Uchi no Yōsha*——『海之勇者』的劇本，全部的結構，人物，*Character*……據我看：幾乎和約翰星孤的『騎馬下海人』一模一樣；我國詩人郭沫若吧，據說是偷了美國平民詩人 *Keats* 的……

( 70 ) 此外：遼夫日記九種上，不也說過？張資平的小說，又都學着，誰？我可忘了，找書，窮光蛋的我，老是借來讀，還了，就沒辦法。總之，他是摹倣別人樣的，我記得，很肯定地。

還有，俄國的作家 Artsybashev，他自己這樣說，『我的發展，是很強烈的受到托爾斯泰的影響的：在藝術方面：我覺得我的作品，不以他的作品為模本，是很困難的事……』然則邵洵美的愛之所以抄了 Shelley 的愛的哲學，怕也是這原故吧？不過他連思想也抄了，未免有些醜。

關係譯名，我始終感到有統一的必要！雖說很有人說起過了，但是祇『說起』，沒有現實。這，在作者原無大妨礙，而且任意的譯，真不知要多少自由！然而讀者呢，却真苦死了，今天這個，明天那個，介紹到中國來的作家真多呢，但，細細的把他一併，原還是常見面的老角色。

Goethe：當然的，誰都很知道吧？是德國的文豪，通常都譯作哥德；但我們文台的宿將魯迅先生，在苦悶的象徵裏，偏譯作瞿提；李石岑又把他譯作格特，德文的發音，我是莫明其妙，誰是呢？

Hugo，有譯作囂俄的；許俄的；虞哥的；還有雨果！又誰是呢？許俄，虞哥，或者是

魯迅所說的一本百家姓的效用吧？然而雨果呢。

他若伊悖生，易卜生；彌爾，穆勒；莎士比亞·狹斯丕見；高哥兒，歌郭里……

總之：很多，很多，這類樣的，該甚麼辦呢？在我們想看看書的人，至少是極度的痛苦！或者，把牠的原文也附着吧，可是貴國裏的校對，太不負責了！我曾經上過回當；他們把Chekhov的尾字，改上了W，然而我不知道，習用着，直等讀了他冊Rothschild's Riddle這才恍然，但，損失已不小了。這裏特意寫出，希作者們大家想個具體的解決！

Selfishness，也許是人類的本能吧？一切的一切，幾乎全都是由着這自私自利做出發點！我覺得：

小之，如穿西裝，他們老是會說，那是國際性的服裝。實際呢，多少有些風頭；但不穿西裝的朋友，他們沒有十分認真的厭惡牠，縱然有時會敵視，但暫時性的，祇是力不足穿而已。

( 71 )

抱獨身主義的人，往往是失戀了的，或者這時裏還沒找到相當的，祇候着時機的到來，不會固執的，哥德是愛上了綠綺思；冰心女士也終於結婚了。章克標爲了戀愛的失敗，就大罵其現代式的戀愛，其實何苦來？當然，現代式的戀愛，自有其可咀咒的地方，也許舊式姻

( 72 )

婚到還有十幾個二十張相片選選，現在呢，祇要一面的介紹，便是Cupid的金箭。然而這樣一個怪癖的經濟社會下，是必然性的！要不是急急地「占有」，弛緩是會失之交臂呢。有人既占有了愛人，還伸着手等候接受他的人兒的擁抱，這自然是多妻制的歌詠者了。現代式的戀愛——破了她身再說的戀愛，當然不見得會美滿，多妻制呢？所以人是澈頭澈尾自私自利的，我說。

再看一看國外，蘇格拉底，他自己是個學者，就叫着爲保護優種遺傳，須得公妻；拍拉圖在Republic裏也說過同樣的話。尼采爲了一身是病，長年的病，終於幻想出『權力意志』的原則！而大呼其Not mankind, but superman is the goal！他若各種主義的發生，甚麼爲人類：怕都還不過是利己心的表現而已！

這是我近來的直覺，也所以近來的我，幾乎是Nihilism的信仰者，也覺得人是始終有他的個性，有他的主觀！個性和主觀，乾脆的說，就是Selfishness，哲學些說，那就是Hobbesism，因此各人自己的意識，無論誰都不會理解！也不能理解！而百姓的事，要想靠着政府，也全然不可能的事！他們拆房子，造馬路，你說爲我們百姓吧？怕坐了汽車兜風，感到有築馬路的必要，實際些。陝甘的旱災，湖南的水災，救濟的事，看，還不是要我們百姓自

已來，他們有的是錢，甯可急其所不急的買那會在滄字關打金斗的滬蓉！本來，人誰都自私自利，說過，却偏要請他們來謀利益，謂非直着脖子做夢而何？！

我因為知道得這一點，所以誰的痛苦，我是不願意想些話來安慰的；自己，當然也不希望人家來鬼纏，即使勉強的說了，不還隔靴搔癢！說起這，我有位老弟，不曉何時起，他會這樣的殷勤，我真該謝他一百謝，我黃浦灘公園也沒到過，所以黃浦江更不必說，而且用國粹法殺我頭都會不去的。但他老是不相干的樂觀呀，悲觀呀，……這使我真是窒息！幾乎死去。

我有些古怪，或人說，也許是的。孟子性善；荀子性惡；告子性善性不善，照例，自然的告子是今之吳先生也，但我很偏見，要就贊成孟子。要就贊成荀子，那無可無不可的告子，始終是鄙視！這裏，我祇憑着自己的理想，努力，成功抑或是失敗，管他。雖然有些自利吧，然而自私自利，是人類的本能，橫直，也管他。

## 寫在耀海的像上

經立

想不到在你這和悅慈祥的面龐上，却內蘊着一個熱血奔流，又是無限塊壘鬱結的胸懷。

寫在耀海的像上

二五

( 74 )  
更想不到在你這和悅慈祥的面龐上，却緊跟着一個不可挽回的悲哀的死！嗚呼海弟，你不是正當着蓬勃的青春，——二十歲時，便爾夭折了嗎？！你降生於民國前四年，×歲入小學，十×歲入南溪高小，畢業後便升入到萍鄉中學來，這就是我認識你的開始，也就是今日給我的悲哀的延長！中學以前的你，雖沒有給我什麼回憶，但在你至愛的父親母親們心中，總有無量可歌可泣的資料，實在的，我沒有那麼勇氣，去催湧他們盈眶待落的苦淚，我只得索取你最近兩年的家書看看而已。

在中學，我們的接近不很密切，因而你對我也沒甚「裏言」，所以我也只能在你高唱入粵時，憑了皮相觀察來規勸你，說是你身驅孱弱，怕受不了軍校的熬煎；而你的境遇資質，又堪升入大學，所謂「救國千萬事，何事不常為？」然而你家庭的盛情和友朋的勸告，終於澆不息你革命的心火；民國十五年舊曆五月十一日，是你矢志離萍赴粵發軔的日子。誰知道，這就成了不堪回憶的日子呢？

讀着你給你的父母的信，我看出了你苦臉裝成笑臉，口口聲聲總是說你的新環境是健適的，辯口到底抵不住事實，隔年×月間，還是帶着無可奈何的病軀，作速回萍；可憐時運不齊，到得上海，江輪不通，就待旅舍，日漸不支，幸先後得同志鄉友的看護，送入××醫

院，卒於×月×日，在那道里遼遠，舉目無親的地方，便走盡了你的人生旅程。你自己固然  
是抱恨「終身」，你的家人們也不免是「抱恨終身」呀！如今你父母弟妹親戚故舊所能見到的，  
只是這和悅慈祥的照像；你給與你父母弟妹親戚故舊的紀念，却是永無盡期的悲哀！

## 月下歌

杜宇

——悼無數紀念日死難的諸烈士——

### 前歌

爲了無數紀念日死難的諸烈士，  
我情不自已地作了這首哀歌；  
假如我將來被惡魔的鐵蹄踏碎時，  
可有誰又來這樣地哀歌我？！

### 月下

一座龐大的城池，浸着個月兒半明半圓，

### 月下歌

「你看那月兒正照着紗窗，女郎！  
快把你的唇兒放在我的唇上！  
青春苦短，歡樂的時間苦不長，



我們趕快吻罷，不要讓東方天亮！

( 76 )

『不要縐着眉兒，那樣的不快，我愛！

只要有一次擁抱，便萬事可以丟開！

你若不珍惜着新春，享樂着現在，

歡樂的時光呀，牠却是一去不再回！

『你嬌嫩的臉兒，在電燈下更見好看，

心肝！

你的心兒是否也燃燒着狂烈的愛焰？

只要有一個迷人的你坐在我的身邊，

任是宇宙破裂人類滅亡我也不管！』

隔壁

在這酒店的隔壁的隔壁，

住着個可憐的烈士之妻。

(烈士死亡了不過是數十餘日，

他留有兩個待哺的女兒，一個七齡的幼子)

這時她正從夢中醒來，

聽着這一片歌聲真是悲哀！

她想：假若這時他還依然健在，

他縱使香夢沉沉，也正假着她的胸懷。

遠遠地，彷彿有一種不可抗的怪勢力，

把他生生地從她的懷中奪去。

她無可奈何地緊擁着懷中的愛兒，

傷心地，無告地獨自哀泣！



( 77 )

懷中的幼兒，這時候忽然醒了，

他聽得母親的泣聲，弄的摸不着頭腦，

『媽媽！』他哭道，『我剛才夢見爹爹還陽，

真的他還了陽時，那真是好！』

母親聽着這話，當然更見悲傷，

她忍不住哀痛，竟至哭聲高放！

兩個小女兒也被佢們哭醒，

伊們也不自主地附和着痛哭一場！

這樣的哭泣經過久久，

也不知哭過了幾個時候。

母親還只得忍着痛安慰着幼兒，

兒們睡着了，她便又獨自淚流！

答 獨 尼

她更怕那個怪勢力奪去了她的兒女，

她一念及此時，更是萬分地悲淒！

但她遙望着前途只覺得渺渺茫茫，

因為她看不見光明，只看見一團黑漆！

月光

半圓的月兒，依舊是不大光亮！

深秋的淒風，依然是令人徬徨！

酒店中雖然已沒有先前的熱鬧，

但那般狂飲的人兒，依然在放聲高唱！

尾聲

『你看那月兒正照着紗窗，女郎！

快把你的唇兒放在我的唇上！

青春苦短，歡樂的時間苦不長，

二九

( 78 )

我們趕快吻罷，不要讓東方天亮！

『……………』

……………』

後歌

大江細河，怕都是血淚結晶，

天國樂土，想來是白骨造成！

我遙想着未來的烈士和他們的妻兒，

淚波不住也在我的眼腔裏濼濼呀，濼之濼！

(二八，七，二十日夜，更深入靜時)。

狂吠與批評 答芻尼

楊 騷

芻尼先生；

閑話少說，你老先生要我指導的地方，現在我簡單地為你解釋如下。

一 影跟着我的我跟着影。

來來去去踟躕不進。

『影跟着我的我跟着影』，意思就是『影跟着我我跟着影的』。不曉得你怎麼就簡直不懂？

譬如說；『你罵我地我罵你，結局沒有什麼意思』。若照你文法先生講起來，這句『你罵我地

我罵你』，不曉得又要把牠怎樣解剖分析而簡直不懂了。

『走走停停』可以說是『踟躕不進』，但『踟躕不進』不一定硬是『走走停停』。你說『來來去去』便決非『踟躕不進』麼？譬如說，有一位紳士想上青蓮閣去參觀野雞，但一方面却礙着紳士的體臉，他便在四馬路來來去去地走，踟躕着不敢上去。像這樣，說他是『來來去去踟躕不進』可以罷？踟躕兩字可以作內心的踟躕用，不一定只限於兩條腿的走動也。現在我把全節的四句寫出來，請你再詳細吟味一遍，問你是否還有『簡直不懂』的地方？

街頭巷尾，月下寒燈，

影跟着我的我跟着影，

來來去去踟躕不進，

長迷在無柳樹的柳町。

二 一湖死水是我青春的酣醉！

萬里烟霧是我熱愛的窮追！

你老先生說這裏第三句你是懂的，但我却疑心你不大懂哦。因為我這兩句的末後都加着『！』的記號，而你却把牠省略了。你問『窮追』是個什麼東西，那麼我反問你，你既然說上一句

( 80 )  
是懂的，『酣醉』是個什麼東西呢？『窮追』在這兒是『窮極的追求』的意思，想稍有頭腦的人便可以了解，不意聰明如你老先生者，却要裝腔做勢地來責問我也。

三 渺渺茫茫中何物我：

飛落荒郊的馴鳩我！

天啊！『何物』芻尼！腦筋簡單如此，口舌嚙嚙如是！老先生，想這一句『何物芻尼！』還是要使你害怕到雨或霧中間去走路了罷？如你的腦神筋是這樣的銳敏，我實在是沒有辦法可以講得通的。我這兩句的大意是說；在這渺渺茫茫之中我是什麼呢？啊。我是飛落荒郊的馴鳩！你的『迷』解了未？

四 陰鬱的太陽睥睨我，

黑漆的時光拖迫我，

自家的出血淹溺我……

老先生，我不曉得你『舉出』這三句來，要我『指』你的什麼『迷』。因為關於這三句，你老先生只在讚美三個『的』字排得很整齊哦，我不曉得這三句使你不知道的，到底在什麼地方。

五 爬起，人馬的車夫好驅馳，

囉，原來你老先生硬要把『人馬的』當做文法上的什麼所有格看，那我可沒有話說。但我是把這三個字來做車夫的形容辭的呀。若說以『人馬的』三句字來形容車夫不通，則又不然。說句笑話，譬如『人妖的芻尼好嘔氣』，這句話，無論何人看到，總不會把『人妖的』的人和妖分開來發議論，而也不會說把這三個字來形容芻尼爲不通也。車夫本是人，但如馬，故曰『人馬的』也。總之，你老人家雖『是企望着做楊先生的馬』，而楊先生却懶得舉馬鞭來教鈍馬識途也。

#### 六 遊魂似的我將長亭復短亭，

如我這樣健忘的人，還記得唐後主做的浪淘沙，後一段是這樣的：『獨自暮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最後這『天上人間』一句，不曉得你老先生要怎樣地來解剖牠註釋牠或添補牠訂正牠才好？若照你那樣善於摹擬的腦汁，恐怕有時候你竟要這樣地喊起來了：『啊愛人！我們是天上人間得太久長！』這豈不是笑話？在愚意，以爲文句有時可以把動詞省略，或把名詞動詞化，詩句更無不可以；不像你老先生所說似地『……也必是完整的文句，主要的動詞之類（什麼之類）？是不會省略了的。……』但這也不是我的創見，稍讀過一兩首詩的人是無不懂的。譬如李端的『聽箏』，開首是鳴箏金粟

( 82 )

柱，素手玉房前兩句，在這兩句裏不曉得所謂的『主要的動辭』在何處，然而人家却不會看不懂。又如李白的『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中的蓬萊文章建安骨之句，王維的『送梓州李使君』中的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之句，若照你老先生的說法，則其不通也簡直無邊。像這樣的例是舉不勝舉的，但最好的例是張祜的『何滿子』及杜牧的『贈別』兩首。現在把這兩首完全寫在下面，請你老先生看看，好讓你多增一點見識，少說幾句話也。

張祜的『何滿子』：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

杜牧的『贈別』：娉娉嫋嫋十三餘，豆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揚州路，捲上珠簾總不如。

像這兩首詩的前三句，先生，你看到有所謂『主要動詞之類』的影子麼？

就是舶來詩，這樣的例子好像也不少。如 Alice Meynell 的『Song of the night at daybreak』的第三四節：

to the mauntain-mine,

to the boughs o' the pine,

to the blind man's eyes,

Jo a brow that is  
Bowed upon the knees,  
Sick with memories,

又如John Masefield 的“the seekers”的第四節

Only the road and the dawn, the sun, the wind, and the rain,  
And the watch fire under stars, and sleep, and the road again,

無論你怎樣解釋，也不能不說是動詞省略了的。

啊，算了罷，說了一大堆，爲的不過只是我的『遊魂似的我將長亭復短亭』一句；我想：像這樣的句子是極其平常，況且上一句又有着『拖我的腿』的句子陪襯着，三歲的小孩看了也可以懂得，不曉得你老先生，怎樣就覺得『要像猜謎似的去猜的』了？倒是你老先生滿紙的糊說（說不到評字），才令人莫明其寺廟庵院地像個謎的謎哩！（想這寺廟庵院四字又用得不通了）。

( 83 )  
七 我種出的青豆要泣虫牙，  
但美人的紅脣呀，時也得上。



( 84 )

要了解這兩句，不必是個什麼『偉人』想你老先生以為難懂得的是泣牙虫三個字，但如果你老先生懂得……悲鳥號古木的號字及……子規啼夜月的啼字的用法，再曉得『虫牙也者是一種的病牙也』的話，那麼，就不是『偉人』的你老先生也可以懂得了。如果這樣你還『完全沒有辦法』以了解這兩句的意思，那只好就讓你『愚笨』的腦殼『猜謎似地去猜』了。我可沒有責任來改造你老人家的腦神經。

八 在這尤淫，尤，尤淫（原書脫落了一個尤字）的唇邊！

我這尤字是當做『奇特』，『格外』說的。記得當時寫這句，對於尤字曾踟躕（不是走走停停而又踟躕了！）了一下子。因為尤淫兩字聯用起來實有點新奇；但沒有辦法，因為我喜歡尤字的發音，所以終於取用了。若把這尤字換做奇字，那便是『：在這奇淫，奇，奇淫的唇邊』！這樣，或許就不覺得新奇一點了罷。你老先生若說我尤淫兩字用得古怪，新奇，我便有點心服；（其實，詩句裏用字的新奇也是常事）若硬要把我本來的用意改掉，硬把尤字作淫解，而對我冷嘲熱罵，則並不必請你『恕我不敬』，我直直地要罵你狗屁！狗屁！

九 最後是漸時的三個漸字。

這我可以直認是我寫錯，寫錯，又寫錯，當然是暫時，不是漸時，誰都曉得。但字寫錯



也是常事。誰敢保證自己決不會把字寫錯呢？我想：如果寫了錯字而不至於令人看不懂，是沒有什麼關係的。我寫錯字，有人來指教我，我是很感謝的；若要因之而冷嘲我。甚至於說我不通，則我只好讓人膚淺去罷。

總以上九條，只有最後這條『漸』字的錯誤，我對於『受難者的短曲』的讀者有點抱歉。其餘的八條舉例，不要客氣，我直說是你老先生低能的多事。

詩實難做。但要了解一首詩也非容易，這正如你老先生所說似地：『……遠如本國的李長吉，近如俄國的葉賽甯，他們之詩句儘有人誣爲不通甚至不懂，但了解詩的人會得找到他們底意義或暗示。』我的詩我自信沒有像你說的那麼不通，那麼使人難懂；我的詩儘有我的許多朋友看得通看得懂；而不幸在你老人家（或者還是個黃口兒）的眼裏看來，竟要成爲『謎』爲『偉人』才了解的『名句』，那我實在沒有辦法『指迷』，只好請你的尊便了。但對你說，請不要肉麻得太令人難堪，說你是在做『書評』。『看書』還來不及呢！的確，現在『書評』是漸漸地流行起來了，但這大可以讓較高明者去幹，你老先生似乎不必如是着急也。

祝腦健！

楊騷一九二九，九，一九。

## 關於「不舒服事件」

長空

讀語絲五卷十四期光儀君底「最近不舒服事件之一」一文，才知道上海通信圖書館「近今終於被封閉了」。在這個年頭，學校書店等機關之被封，原是常事，值不得大驚小怪的。而況革命已經成功，全國同聲慶祝之際，還要妄發牢騷，難免要引起志士們底「義憤」吧。赤色帝國主義者雖有入寇之勢，然而好在國術提倡已久，祇要「武士」「勇士」們一個「黑虎偷心」或是一陣「金剛掃地」，直搗赤穴，乃意中事耳。這誠然是該慶賀的。然而上海通信圖書館竟以被封閉了，乃令我和光儀君一樣地感到不舒服，原因很簡單，因為我會和它發生過關係。

我底知道有通信圖書館。還在好幾年前。據說該館不取任何物質上的保證可以從郵局借書給讀者們的，當時我以為許是什麼「流言」之類吧。然而終於給我證實了，在接到了他們底月報和書目後。

「本館完全以互助和信任的態度對待借書者，不取任何物質上的保證……」借書章程上這樣寫着。於是我依法填了「借書約」寄去，果然隔天已有書寄來了。此後陸續借了不知幾次。

( 87 )

有一次我要借一本「Esperanto語」的 Inenigo，好久不見寄來，我慌極，連忙寫信去問，並詢及賠償的辦法。但是回信說：「恐係郵局失去，已去信追查。這是寄出時遺失的，該由我們負責。」總之，他們辦事之熱心，態度之誠懇與親切，甚至令我覺得自己之渺小，以致會有下述的事。

一天晚上同學柳君拿了一張萍底名片來找我。這萍君，就是該館辦事人之一，因了借書而漸漸熟識的。然而怎的柳君會拿他底名片給我呢？經我問後才知道他們同在東方圖書館聽講四角檢字法，這才認識，這才會由柳君帶來這張名片。就在當夜吧，我和同學且協議，決定要把我們底書送些給他們，因為且也向他們借書的。翌晨我們各包了十冊左右書，到東方圖書館去找萍。在烈日下，而且寶山路正在改造，高低不平，然而在我們並不覺得絲毫困乏，我們只有滿足和愉快，萍終於給我們找到了，是個二十上下的青年，誠懇和熱心一如他底信。他說得一口清浙的國語，經我問後才知道他是蘇州L鎮人。我開始驚異了，以我住在蘇州的幾年的經驗看來，他沒有一點上是一個蘇州人。總之，提鳥籠坐茶館尚清談的蘇州人是不該這樣的。從他底談話里，更知道他來上海時還拖辮子，隨後剪了，而且知道有這個圖書館，現在就在那里服務。

把書交給他後，在他底道謝聲中，我們走了。

( 88 )  
此後我們還通過幾次信，但不久我爲了別的事情離開了上海，自此我沒有萍底消息約有一年。在T城，有時也想到他，因爲忙着別的事情，沒有給他信過，却以爲他總還是這樣熱心誠懇地服務着吧。

然事有出人「意表之外」者，該館在軍閥時代，安然渡過，却在青天白日之下被封了！「黨部初是派警來抓了正在服務的三位會員去，」安知我們這誠懇而熱心的萍不就是這被抓的三人之一呢？

該館創設宣言末節有這樣的話：「我們力雖無幾，却很願以這無幾的力，盡用在這無人願辦的事業上。多認識幾個有志讀書者，多添我們幾分激勵；多貸出幾種有益的書報，便多添我們幾分快慰。甚麼毀譽，甚麼勞瘁，不是我們所計及的。」

不管你們底精神，有無人欽佩過，你們底事業，有無人尊重過，而你們終於遭了逼害，這是事實。「做這種事，既出錢，又費力，於你們絲毫沒有利益，你們爲什麼幹呢？」想不到你們多年努力服務社會底代價，就是這個！但這是你們自己幹了獸事，又能怪得誰！？」

爲了要辦個市立流通圖書館，爲了要裝點太平，爲了要慶祝全國統一革命成功，所以不

得不把該館封了。當局者有着不得已的苦衷，這我們小民懂得的。然而小民仍有不解者，何以該館底存在足以妨害世界之太平，統一之慶祝，革命之成功而不得不出於封館抓人呢？

會員被抓，資金沒收，圖書沒收，在辦事人的他們或許也是「所不計及的」，然而在借書者的我們，自此將感到無限的空虛吧。

一年後的現在，我又一度回到上海，一切依然，可是通信圖書館却已被封，而萍也不知在哪里了。人事無常，誰料到在這短短的一年中會這樣幻變的呢？誰料得呢？

一九二九，八，二一雨夜於蘇州。

寫後的第二天，見到報上語絲十七期廣告中有光儀君底「關於上海通信圖書館」一文。

或者我此文沒有寄出底必要了吧，這樣想着，於是又給我扔進我寫字的桌子抽斗里。今天語絲已寄來，先把底里的光儀君底那篇讀了，倒使我決心立刻要打發它走。提筆時好像有不少感慨，想添條像樣些的尾巴，誰料到寫到這裏已覺無話可說，只好「管它呢」了。時在八月二十五日下午，赤膊揮汗記。

## 雲南省城七一一震災

溪

雲南省城七一一震災

四一

( 90 )

九月二日，上海的善士們，在大舞台開遊藝會：爲雲南七一一震災募捐，但他們還不知道此次震災究竟是一回什麼事。現在，我不是詳細的敘述災情，像充滿了報章的西北災情報告，對那些飢寒垂斃的災民，能有幾多好處？我只想把此次震災的起原，略略地說一說。

國民革命軍第十三路總指揮龍雲，奉命討伐桂逆，假道貴州，先滅了周西成。這時，久已客居四川的胡若愚（國民革命軍新編十一師師長）張汝翼（新編十二師師長）乘虛進攻雲南。一戰下昭通過了東州，直迫省城。慌忙無措的省政府，一方調兵返滇，一方在胡張將到之前，便把北城門外火藥庫裏的火藥，搬運入城，存於政府後面的江南會館，以免敵人得了火藥，反用來轟城。

不幸的災劫，便因此發生。

我們知道，胡張攻雲南，人數很少，全藉省內的土匪作聲勢，這樣的烏合之衆，萬難持久圍城；他們雖能利用火藥轟城，但要掘埋伏火藥的地道，不是幾天或半月能完成的工作，這是火藥可以不必遷移的理由。

好，就算是省政府思慮細密，非運入城不可，那麼，便應該加以十分周到的防備，三歲小孩，也知道火藥是最易引火的。而省政府怎樣辦理呢？



他們是用牛車搬運。儲了幾年的火藥，外面的木箱，早已裂開許多大縫，不息地漏出許多火藥粉撒在石路上。派來幾名武裝兵士沿路巡查，可是他們的腦筋，或會比下等動物要簡單些，當然不會想到應如何防範。

第一第二兩天，平安的過去；雖然有時路上行人所拋棄的殘紙烟和車夫們亂拋的火柴，曾引燃幾處煙火，可是，很易的一撲便熄了。

第三天到來。這時，馬路上不斷的鋪滿了火藥粉。不知如何落下了火種，便把路上的火藥引燃。在江南會館門口的大路上，連續的排着四十幾車將倒於庫裏的火藥，突被引燃，藉爆發的力量，往前一衝，於是把前兩天運來的黑火藥，和舊時存於江南會館的許多新的白火藥，同時引燃爆發。轟的一聲，似火山裂開的一聲後，全城的地在動搖，附近幾條大街的房屋一齊傾倒，江南會館的地皮，陷落下五六丈，空中充滿了黑的煙霧。

這便是七月十一日的震災。已知道的死人和重傷者達二千以上，還埋在土裏的人不知有多少，房屋倒塌的二三千戶，至於其他的損失，我們中國人是從來不會詳細調查各種災情的。僅是全城的窗上的玻璃，只要窗子是關閉着的，已完全震碎了。

災劫發生了，幾萬災民，只好擁擠在那破舊不堪的廟宇如城皇廟，東嶽廟，武廟，文廟

( 92 ) 內，每天爭一碗稀粥度命。省政府發一萬滇幣（合滬幣一千二百元左右）賑災，他們還有更重大的事要做，便是派兵向滇西追擊胡張殘部，以期消滅那兩個來爭省城的逆賊。

各界成立了一個七一一賑災會，開遊藝會，向各界募捐，會裏的分子有掛名的官僚，有只知道吸鴉片的紳士和一部分青年。可是青年們不敢十分負責，因為省政府的意見：凡是特別努力的青年，定別有作用，他們想收買民心，圖謀不軌，隨時加以反動嫌疑的名稱，如內地一樣的辦理。

九月三日

## 關於子見南子的話

語堂

答趙譽船先生

『子見南子』一劇，因有『孔衍聖公陪要人大嚼，青皮光棍爲祖上爭光』，引起一重公案，累得教部特派專員，會同魯教育廳，調查勘辦，真是毋乃太形滑稽。同時又累得北大同學宋還吾先生送掉曲阜二師校長一席，又未免使作者十分抱歉。但是衛道先生偏偏那麼多，衛道之心又那麼切，叫我們怎麼辦呢？想來如此做去，聖道必日益昌明，貪官污吏，亦將絕跡人世，而吾頂呱呱的東方道德將要羞殺洋鬼子了。看吧！但是事實却又非如此簡單。這齣



實在冒昧不敬我孔老夫子的戲劇，居然能在曲阜扮演，扮演孔二者又是他老先生的聖裔。這種時勢，似乎可給二年前在對洋大人聲明，孔教不合於今日，惟有耶教最『亨』，而今年却在大聲疾呼提倡禮教的孔祥熙部長，及一班扶翼世教之徒，一個深思猛省的機會吧！

此是閒話，表過不提。偶閱海報知有趙譽船先生（因為尚未見面，恕我不便十分親熱），批評這劇，說是『發見許多錯誤地方』。雖然那篇文章，做得真太迂腐，但是在此年頭，連儒者都不大看經書，恐怕是非不明。恕我簡略的答覆幾句，

（一）孔老先生周遊七十二國，一味碰官運，不惜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去魯則等騰肉不至。去齊則接浙而行（白話謂之「戀棧」），去衛則等衛靈公看飛雁不理，或因為人「次乘」（第二馬夫），去而又來，來而又去，儒冠儒服，游說乞貸，開天下後世文人依附軍閥為生的惡例，（連「以費叛的「走上反革命的路」的小軍閥，公山不狝來召，也要感覺「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大有久靜思動之意，給他幹一下，幸虧有子路又來給他「不悅」一下）正是一副患得患失，寒士想過官癡的醜相，儒林外史人物的老祖宗。所以想在衛做官，知道南子當權，便不惜違背他輕鄙婦人輕蔑婦人的素志，去見南子。子路不悅，又須自拍胸膛詛咒說，「如果我有不是，雷公打死我！雷公打死我！」這一段事是與他的人品及素來行經相符的

( 94 )

，且事見論語。趙先生却一味要扶翼聖教替紙老虎辯護，說『依照語意看起來，當時的記載很有不滿的表示，所以孔子家語對於孔子在衛，只記了衛靈公見飛鴻的話，子見南子，是不肯承認有這回事』，孔子家語是一本偽書，趙先生要辯證就辯證，爲什麼偏引一本偽書呢？而且爲什麼因爲偽書未曾錄載，便引來抹殺論語的證據呢，何況子見南子事，論語而外，還有漢時人的傳說呢？（如淮南子，秦族訓，鹽鉄論，論儒所載）。

(二)趙先生說孔子於衛主顏雝由，說『劇中不取主顏雝由一說，硬拉來一位蘧伯玉，未免於事不合』，趙先生自言『手邊的書很少』，難道家裏連一部史記都沒有嗎，孔子世家明言，『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云云』，怎麼說是『硬拉』，史記所說與孟子所言，主顏說，本無不合。因孔子先主顏雝由。去衛返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參見崔東璧洙泗考信錄）是自然的事，這不過如我們最廉潔的蔣主席來滬，先住西摩路阿舅宋子文家，（顏氏是子路的阿舅），或是僚婿孔祥熙所宅（子路是彌子的僚婿），再到蚌埠去『閱兵』一下，再回滬住黃金榮或其他忠實同志總理信徒家，有什麼不可？衛道先生自己未讀過孔子家語，（至少比孔子家語勝一籌吧），這才真正是聖學淪亡的實證啊，可勝浩嘆！

(三)子見南子劇中，引用孔子名言，『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婦人之謁，可以死敗』，

所以顯見孔子既惡婦人，又肯屈事婦人之顛預。趙先生却說這原歌詞是在魯國事，與衛國何干！若必孔子劇中所言，盡是在衛所發，又何必寫戲劇呢？難道孔子與南子對答，是我親耳聽見，速記筆錄的嗎？趙先生又根據孔子家語，說劇中落了一彼字，本來此歌，孔子家語作：『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請，可以死敗』，『彼』字念來不甚順口，史記世家作，『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也是四字句，所以從史記例作四字句，又因為『彼婦』較近文言，即依家語作『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婦人之謁，可以死敗』，較為順口。『謁』與『敗』韻，依王念孫發明古祭，泰夫廢無平上，與入聲月曷末等同用，『敗』古讀入聲，故與『謁』韻，為什麼趙先生反要依孔子家語改『謁』字為『請』字？趙先生又以劇中，未引『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末二句，斷為『引用全錯』。此末二句義與劇情無關，為什麼引四句不成，必六句全引？

(四)子見南子劇中引孔子論泄冶諫陳靈公的話，以見孔子之滑頭主義，(因泄冶不是『骨肉之親』就不應劇拚老命，這是家庭主義的「聖教」！)因以推知孔子也絕對不肯因為必行其『正名』主義，為蒯聩事去諫南子，拚老命。也累得趙先生來呵斥說，『語堂！你引陳靈公的事來說衛靈公，不知你有根據不？』儒者讀書如此，聖學淺微，有何足怪？

( 96 )

(五)子路與孔文子是『出公黨』，孔子事南子，難免與出公黨合作，對於南子逐太子蒯聵事，將何以自解？何況子路有『子將奚先』之問，孔子既答以『正名』，却又爲要做官，不惜依附名不正言不順之出公黨，適足以成出公黨的『劉姥姥』，所謂由『古董』墮成『清客』由『清客』淪爲『嬖小』，孔二將何以自解嘲呢？這本是依據袁子才論語解的議論，趙先生却看不見關係，說正名的話，『已是語堂所取，但照論語所記，只是泛論，並沒有指實，語堂劇中却說到衛太子蒯聵？』趙先生只好『抱經』吧！嗚呼，孔子固然流浪無恥，儒者也未免烏烟瘴氣，孔教日暮途窮，儒生山窮水盡，不亦宜乎？

大概趙先生的疑問都解釋了罷。最後我還想說幾句，就是勸儒者多讀儒書，靠一本繪圖通俗的孔子家語來衛道是衛不起來的。還有一樣，趙先生說要寫歷史劇，須先明『那劇中人的身分和事實』，請問孔子見陽虎，『却行白汗交流』，(論衡)獨立東郭門外，『纍纍若喪家之狗』，(孔子自己承認，見史記)，『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孔氏傳家祕寶的鼎銘)，去魯『遲遲而行』，(孟子)去齊『接淅而行』，(孟子)，『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佛肸以中牟畔，孔子欲往語)，這是什麼『身分』，這是什麼『事實』？人格在那裏？氣節在那裏？

# 話絲

第五卷，第二九期

## 多情女

楊騷

人物：

女子

青年甲

青年乙

青年丙

娘姨

地點：上海

時候：一九二八年冬夜八時許。

女子的住房。

多情女

( 97 )

後壁偏左通浴室的門，偏右窗，窗下床，床欄散亂地掛着男子的洋服等，臥被不整。

左壁壁爐。爐火熊熊。壁爐的左右坐椅。

右壁後邊爲通梯頭至樓下的門戶，前邊化妝台。

室中有相當的佈置，掛畫，衣架，壁鐘，沙發，圓桌子等。

幕開時女子剛在浴後化妝的時候。叩門聲，女子踟躕一下子，既而去開門，青年甲進來

青年甲 (亢奮地)小芬，爲什麼不許我上樓？

女子 (神奇的表情)爲什麼？

青年甲 爲什麼，你的娘姨不肯讓我上來哩，說你病了。

女子 (笑着)她不曉得……你坐罷。(自理頭髮)

青年甲 (以下略稱甲)不曉得？她不認識我麼？豈有此理！並且要說你病來謊我……

女子 (一面理髮)哦，不要怪她罷；我的不是。我忘記吩咐她你來不必阻擋……

甲 (沉默一刻)阻擋？有什麼阻擋的必要？豈有此理……

女子 (以下簡稱女)好罷，你去烤烤火。外邊冷麼？(不把甲掛在心上似地自忙着修飾化

裝)

甲 (到壁爐邊去，坐下，沉默着眺望女子片刻) 在這時候化裝得那麼工夫做什麼？

女 我剛剛洗灌過，並且還想去看電影哩，外邊可冷麼？

甲 看電影？你一個人去麼？

女 (停一刻) 同朋友一道去的。外邊冷麼？

甲 冷透了，差不多要下雪了似地……你朋友在什麼地方。他還不來麼？

女 (打雪花膏，不答)

甲 (疑神見鬼地站起，巡視室中，發見了床欄上的洋服，趨近摸摸看看。) 男子的洋裝……(亢奮地) 喂，小芬，這是什麼？

女 (回頭看，泰然地) 哦，你這個人，還不曉得麼？那就是要和我看電影去的朋友的衣服哩。(又自回頭點胭脂對鏡去)

甲 (莫妙其明的神情) 噫？你朋友的衣服？怎麼脫在這裏？他人在什麼地方呢？

女 (把胭脂在唇上點點，化裝告畢，返身裝模做樣地給甲看) 如何？好看麼？

99 ) 甲 很好很好！但告訴我你的朋友在什麼地方罷。為什麼他的衣服會放在你的床上？

女 (不介意地微笑着) 你今夜的腦殼怎麼了哩，怎麼這樣蠢得像個白痴？(指浴房的門)



( 100 )

他在裏頭洗濯呀。

甲 (突受一個大打擊似地)在裏頭洗濯!這會什麼意思?(妬忌的眼色凝視女子)唔,唔,原來……原來!

女 不要這樣神經質,那有什麼意思呢?他老先生來我這兒坐,總是說冷說冷,我便勸他洗個熱水濯。就是這樣,有什麼奇異值得猜疑。(在圓桌邊倒茶,自若地)你喝杯茶罷。

甲 (神情興奮地)然而總不該,為什麼你好叫一個男子在你房中洗濯。一個單身女子:(笑)時代落伍,盤古的頭腦!你怎麼這樣腐朽?這有什麼希奇呢?

甲 (坐圓桌邊)太過份了罷。(飲茶)

女 (有點不高興)太過份?我愛他哩。

甲 (愕然把茶杯放下)你愛他?但我呢?你已經不愛我了麼?

女 哦,哦,不要這麼興奮。你我也愛,還愛着的。

甲 但你怎麼能夠這樣胡鬧?你想玩弄愛情麼?

浴室裏的聲音 小芬!九點鐘了沒有?

女 (看壁鐘)快九點鐘了哩。你趕緊一點，不然就來不及了。我是不願意看無頭戲的。  
浴室裏的聲音 來了，來了。

甲 (愕然傍聽着，到此醒悟地)什麼，那不是老陳麼？

女 是，竹安哩。我是怎樣的愛他你該曉得罷。

甲 唔，唔，還是他麼，竹安？(莊嚴地)我曉得你是怎樣愛他的。但小芬，我對你要求  
幾百遍，你既愛我以後，不能夠把他拋棄麼？

女 不要再說這個罷。我對你說幾百遍，那是不可能的……(再跑到化妝台前去照一照  
鏡，然後跑到浴室去敲門。在這個中間，甲無聊地在桌上取拿着一張信紙看)竹  
安，你不能夠快一點麼？(浴室裏答應的聲音)

甲 (看信紙上的文字，越看越緊張起來)喂，小芬，這又是什麼意思？

女 (從浴室門口跑回來)那是剛才一個朋友喚人拿來的哩。

甲 (念信)……『啊！可愛的小朋友，我不曉得我竟會這樣地對你不住，我們這一年來  
的友情竟要這樣地付諸流水麼？我思前顧後……啊，我神經紛亂極了，腦殼痛得利  
害。我現在有許多話非剖白給你聽不可。小芬喲，如你以爲我這個人還可交，就請

你即刻到○○旅館二樓三○號房來一敘罷。候覆。』……這是什麼意思？

女 (不高興地)你老是什麼意思什麼意思，不是一切都寫在信上的麼。還有什麼祕密？  
甲 不是這樣說。不過他爲什麼可以喚你到旅館中去的呢？那是怎樣的一個人？

女 (憤慨地)世間再沒有像那樣的壞男子，我真氣死了！今天一天在我這兒約莫坐了四點鐘，囉哩囉嗦，到晚飯後才被我趕回去，不曉得如何就在旅館住，叫茶房拿這麼一封信來了！

甲 你到底和他有什麼關係？

女 什麼關係都沒有，就是相識罷了，真是個壞男子……但也有可愛的地方。

甲 (不高興地)小芬，你不成功。你太浪漫了，你總覺得男子個個都可愛，而不曉得……  
女 不要說罷，你們男子不是一樣？女子在你們的眼睛裏，不也是個個都覺得可愛麼。

結局半斤八兩哩。

甲 (莊重地)那別人不曉得怎樣，我老鄭就不是這種人。(熱情地，懇請地)小芬，你聽我的話罷。你總不曉得我的心有如何的難過，我懇願你，懇願你……

女 (把甲抱來，給與一吻)好罷，還有什麼呢？

甲 (打一個寒噤似地) 啲呀，不是這樣。我懇願你，懇願你……

女 你真是個可笑的人，我在這樣的愛你，那不就好了麼？

甲 啊，啊！(跑來跑去) 小芬，你不想及我們這半年來純潔的愛情麼？

女 所以，我不是這樣在愛你麼？你還要求什麼？……(看看壁鐘) 好個鈍馬！(跑到浴

室門口) 竹安！你在浴盆裏睡覺麼？

浴室裏的聲音 快好了，快好了，我在洗頭髮。

甲 (決心地) 小芬，我今晚很真摯地和你說話，請你不要玩笑罷。你到底怎樣？愛我麼？愛別人？是，別人我不管，我說的是竹安。我曉得你在愛竹安。我已不能夠再忍下去了。請你明白說一句。你到底要他呢還是要我？如果你決心要他，我就讓你去，我決不想束縛你的自由……我無時無刻不在想，這樣想哦；如果你愛竹安，竹安也真心在愛你，那我就把自己的心割掉了。可是你對我既戀戀不捨，而竹安對你的愛又像輕風在樹梢頭搖，這叫我這麼辦呢……！算了罷，我不願多說，總之我是很愛你的，純情的愛你，所以對你這樣百般求全。現在問題只在你一個人，如果你還愛我的話……

女 不待說我是還愛你的。

甲 但對竹安呢？

女 也愛。

甲 也愛？那怎麼辦呢？

女 我不曉得……

甲 好，那麼我替你想法子罷。你先問自己的心愛誰些？

女 一樣的……

甲 (燥急)豈有此理！天下決沒有完全一樣的兩粒砂，同樣地也沒有完全一樣的兩個愛

……但好罷，總算你對兩人的愛是一樣的，但你可以分別誰愛你充分些，確實些，

由此你可以判斷取捨。如何？

女 我分不出。

甲 (氣殺的樣子)啊！如果你這麼蠢，那你就沒有講愛情的資格了！

女 但愛是需要聰明的麼？

甲 (想一想)唔，愛本身就是蠢也未可定，但愛要求專一，你無可如何地須要選擇……

女 愛是這麼狹小的麼？

甲 這不是狹小，決不是狹小，是純潔。但你聽好，我說的純潔並不是要求終身只愛一個人的意思。你可以今天愛一個人，明天又愛一個人，但只一個人哦。你不能同時眼睛望着白雲，瞳子裏却映着紅花……這是絕對底，絕對底不可能的事實！

女 但如果同時望着白雲和紅花呢？

甲 那你就什麼都看不見了……啊！算了罷，我們不是在談愛的哲學。總之，你要東呢要西？你不能够站在兩方面之間打旋轉的。這樣無謂的苦惱我可不來。

女 但我並不覺得這有什麼苦惱。我只曉得愛。愛是一切。

甲 那麼，啊，你終於不覺悟麼？那我便自己來解決！（急燥地跑來跑去）我便自己來解決，我的話就是這樣完了……

女 那麼，你想怎麼辦呢？

甲 （怨恨地）你想想看罷。你既承受了我的愛，在這愛還未凋謝以前，你怎麼能夠再愛別人？而且要叫他在你房中洗濯。這是怎樣地使我傷心……

女 （安慰甲）哦，你真是太神經質了。他在我房中洗濯有什麼關係。我和他並沒有什

麼……

甲 但你總不該愛他。

女 這我沒有辦法。

甲 那麼，你就該不愛我。

女 這我也沒有辦法。我愛你們兩個人，我只曉得愛。

甲 那麼，第三個第四個以至第七個的愛人也有包容的可能了。

女 我不曉得……

甲 (感慨無量地)啊！偉大的女神呀！

女 (嫣然)所以你不要太狹小了好哩。

甲 (墳墳)不，我願狹小，我願狹小得只能容一個女子真心的愛的一滴口水！你是個可

怕的女子。可怕的女子！！可怕的女子!!! (睜視女子，惡狠狠地)

女 (稍形畏縮)你想把我殺死麼？

甲 (苦笑)殺死你？哈哈……你怕罷？(更惡狠狠地)

女 (畏退)但你沒有把我殺死的權利哦！



甲 (迫進一步)我沒有殺死你的權利!你會對我說了一些什麼話?你忘記了麼?你說:  
如果我變心,你就把我殺死好了……

女 那都是假的……不,不,那都是真的,我還這樣的在愛你,不是麼?

甲 但你已愛別人了!變心了!(要把女子吞下去了的氣勢。)

女 (退縮)哦,哦,你跑開,我怕你,怕你……(躲到浴室門口去)

甲 不要那麼怕我罷,小芬,你曾在這個(拍胸)懷中做過夢呢!(頹然坐下爐邊的椅子上,垂頭暗泣。)

女 (慢慢地跑近甲的身邊)哭了麼?(抱甲的頭)可愛的可愛的……影民,我愛你哦!  
(感動地蹲在甲面前)

甲 (低低地)謝謝你,剛才把你嚇到了真對不住……(滴滴眼淚)

女 (也哭)不要哭了罷,影民,我愛你哦……

甲 你也哭哩。啊!這是什麼眼淚……

女 影民,我愛你哦……

甲 (精神整刷地)唔,你愛罷,你也自由愛竹安,愛任何可愛的人去罷。但我已決心

了，把我的愛殺死。(站起辭走)

女 (跟着站起)那不行，你不要把我拋棄……你回去了麼？

甲 我回去了。我決不是把你拋棄的。

女 你再來看我麼？

甲 這在你是必要的也未可知。但在我是一種苦痛。我或許永遠不再來看你了。但我相信，你是真心愛我的，也愛別人。你是個偉大的新女性！我不成功……再會罷。

(出去)

女 影民，影民！啊，去了！（俯伏圓桌上）

青年乙 (從浴室裏出來)小芬，做什麼呢！剛才誰來了？怎麼老是聽到你在說什麼似地。

女 (起來)沒有什麼。

青年乙 有誰來過了罷？

女 噫：影民呢。

青年乙 影民？他老先生說些什麼：曉得我在這裏麼？(得意的神氣)回去了麼？哦呀，你不是在哭麼？眼睛紅紅地。

女 沒有什麼，你快穿衣服罷。

青年乙 (看看壁鐘) 啊，了不得，九點鐘了。(着急地穿衣服)

女 (慢慢地到化妝台前去重新附粉。靜默片刻) 竹安。

青年乙 噫，什麼？

女 影民真是個可愛的人。

青年乙 (一面穿衣服) 那在你當然是可愛的罷。

女 但他去了哩。

青年乙 (不在意地) 去了？什麼意思？

女 去了就是，沒有什麼。

青年乙 哦，哦，他不愛你了麼？先生到頭：你傷心？

女 噫，有點點：

青年乙 唔，唔，當然是要傷心的：

姑娘 (從右門進來) 王小姐，今天來過的那位先生又來了哩，他說要見你。

女 今天來過的？誰呢？今天來過的不是有幾個人麼？

( 110 )

姑娘 那位在這裏喫飯的……

女 啊，李先生麼，請他上來好了。(姑娘下)

青年乙 (穿好了衣服，一面在結領帶)小芬，我們是去看電影的哦。

女 (修飾完了)不好麼，就請他也去哩。

青年乙 這倒便宜他了。

青年丙 (從右門進來)

女 怎麼你又來了？你頭痛好了麼？

青年丙 (不好意思的)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望青年乙)

女 (介紹)這位是陳先生。這位是李先生。

青年乙丙 (互相點頭行禮)

女 我們就去罷？再遲恐怕開演了。

青年乙 啊，去罷。李先生同去？

青年丙 你們看戲去的麼？(望望女子)其實我是有點事來……我失陪好了。

女 (拖着青年丙)不要客氣好了，去罷。

青年乙（笑着）何必客氣呢：大家都是老朋友。（三人相率而下）

一九二九，九，一六午後寫了。

## 載着廢兵的最後電車

金子洋文著  
端先譯

上

冬天。雨雲照在地下，空中吹着凜冽的寒風。

從三宅坂貫通赤坂見附的電車街路，完全黑暗。這條道路中間，開往青山的電車，發出猛烈的吼聲。好像狂人一般的在那裏疾走。

電車裏面，乘客很少，而且非常的暗淡。五六個客人，好像嗅了麻醉劑一樣，都是痴痴的在那裏渴睡。祇有一個坐在車子中部的廢兵，還是不會睡着。

他沒有兩腳，但是從膝關節以下的部分，還是不會切掉。他怎樣走來的呢？不，在這種冷天的深夜，他想到什麼地方去呢？

他穿着非常醜陋的茶色制服，但是沒有襯領。上了鏽的銅製鈕扣，似乎非常寒冷。肩膀

載着廢兵的最後列車

一五

上面，掛着一個木製的匣子，他大概也像其他廢兵一樣的在賣些什麼肥皂和牙粉之類吧！在他木製匣子上面，用綠漆寫着：

「請對不幸的廢兵同情！」

他端然地坐着，好像是一絲不亂的樣子，但是那種神氣，反而可以引起旁人的哄笑。不是經過一陣冷笑之後，人們是無論如何也是不能對他生涯表示同情的。

他的骨格非常偉大，風采不凡，但是身上的肌肉完全消失，好像已經凋死了的枯木。臉上沒有血氣，一條一條地刻着深刻的皺紋，鼻子很高，眼瞳深深地凹進，——他用着這雙凹進的眼睛，霎也不霎地望着窗外的夜陰。

他在想什麼呢？他的眼睛在說什麼呢？好像鴿子一般的和平，好像毒蛇一般的咀咒，好像在哭，好像在怒！他的眼色，經過了五十分鐘還是不動。這大概是永遠地不動了吧！在那部暗澹的車子裏面，他好像是一座塑定了的悲哀的巨像！端然的坐着，凝視着外面的黑暗。

最後電車在寒冷的夜陰裏面飛走，走，走，像狂人一般的飛走。

下

赤坂見附到了。

突然，聽見了一陣熱鬧的聲音，亂暴地拉開車門，走進了一個醉漢。

電車動了，因為車子的反動，醉漢躑躅地走到車子中央，將身體拋擲一般的坐在坐位上面。

「不……不要欺人！」用他朦朧的醉眼望着開車的地方，對那個鄉下出身的開車罵了出來。

他見一個四十光景的工人，身上穿着一件很厚的工人號衣，臉孔圓而且大，嘴唇好像牛排一樣的結實，唇宗非常的長。

好像，他是在說：「我是用唇宗想物事的一般。」稍稍有點格嘴，說話說得很快。

因為對於開車的挑戰一點沒有反應，他似乎覺得非常的不平。他好像要對任何人挑戰。很響的吐了一口酒氣，用他醉眼在車箱裏面望了一轉。

( 113 )  
立刻，他看見了坐在他的對面的那個可憐的廢兵。(而且，祇有廢兵一個不會睡着。)他忽然振作一下，將上半身屈向前方，掬起了尖尖的嘴巴，好象觀看什麼有趣的把戲一般，將



那廢兵仔細地端詳了一下。

這種狀態，繼續了一分鐘光景。他眼睛裏面的好奇，漸漸的變成了嘲笑。突然，張開了血盆一般的大口，好像剖竹一般的笑了出來。

「哈哈……哈……哈」；那種嘲笑的聲音，繼續了許久，於是，他嘴裏「呆子！呆子！」地叫着，發狂一般的繼續笑着。到了後來，他祇好努力地強笑着了。

廢兵一句話都不講。他的姿態，寸分都不會移動。他的臉上，依然擺着似怒似悲的眼色。工人的罵聲，漸漸的激越起來。到了後來，差不多好像散彈一般急速地罵了出來。

「你這……這樣。還好算軍人嗎？」他拚命地運動着他的嘴唇。「爲什麼不戰死呢？爲什麼不爲什麼不死在戰場上呢？你逃走了？所：所：以從背後吃了彈子吧！喂！喂！廢兵！你爲什麼不響？這雙眼睛算：算什麼呀？什麼？你像女人一樣的哭嗎？哭吧！你儘管哭吧！像你這種忘八除出做做哭戲之外，還有什麼用呢？好，給我哭吧！放出聲音來哭！我付你看戲錢呢！」

他躡躑他站起身來，趁着自己的罵聲，將右手塞進腰包裏去。暫時摸索了一會，立刻抓了一把銅板，既准了廢兵的臉上拋去。

鏗鏘的十錢五錢白銅，和幾枚銅板，發着聲音落在車台上面，一張十錢的紙幣，飄飄地吹在廢兵帽上，一枚白銅銅幣，狠重的打在廢兵臉上，。但是，廢兵好像化石一樣，一句話都不說，在他嘴唇周圍，好像涇摩一般的動了一下，但是這也不過是一瞬間的事情。

這種吵鬧，使車中的人們醒了轉來。但是他們僅是覺得奇怪地望着這種情景，一個都不來阻止那個酒醉子的行動。

異樣的沈默，繼續了許久。工人好像要撲上去一般的瞪着那個廢兵。廢兵依然擺著似乎悲哀似乎憤怒的眼色，端然的坐在車台上面。

五分鐘過了。

電車停在青山一丁目站上。同時，站着的工人左右的搖了一下，忽然好像打跌一般的坐在廢兵前面。嘴裏胡亂地叫着，兩手撫摩着廢兵的兩腿，忽然的用大聲哭了出來。

「嘩：：嘩：：嘩。」他繼續地哭着。後來，好像小孩子一般的聳着肩膀，伏在廢兵腿上喘氣。廢兵絲毫不動。他好像是個永遠的悲哀的巨像。

最後電車，重新好像狂人一般的向着前面驀進。

## 西風吹來的話

少仙

### 二

有人說阿爾志拔綏夫是徹底看透了死與性，也徹底描寫了死與性；在沙甯一篇中，可以看到。我也有同樣的感想，和這意見。

這須是由於我就是長久被死與性所苦惱的一個吧？不過我沒有阿爾志拔綏夫似的天才，不能概念底的把這兩種東西膽在紙上，向天下人申訴罷了。

可以說，最詩底的，最情底的，也無過於死與性了吧？只要不是已經變作木乃伊，也沒有不被這兩種東西所紛擾吧？我們看詩人所咏的，里巷所唱的，何莫非這兩種東西呢？然而人們是可以罵寫這些東西的爲獸慾，爲頹廢；阿爾志拔綏夫生前就蒙了這個冤。

在這裏我不想給阿爾志拔綏夫以道德上的聲援，只說明他對於死與性所採取的態度。

在我覺得，他描寫這兩種東西太直率太悲觀，也可以說太俄國式了吧？——連加幾個「太」字，並不含褒貶，只說明他的徹底性罷了。徹底是好還是壞，當然另是問題。

我們東方別的國我不知道。只就我往日從我國古文學中所感到的死與性的氣分，雖然也

很濃厚，但和他所描寫的大相徑庭了。

死與性的本身，也許是慘酷的。但我們從中國文學中所感到的印象，與其說是悲觀的，不如說是悵懂的；那就是我們對這兩種東西常感覺一種徬徨的，悵惘的，芳香氤氳的情緒。中國文學家並沒有告訴我們死是那樣的無望，性是那樣醜慘，他們給這兩種東西穿了一件幻惑的鮮衣，永遠使着人們懷想。

賈誼的鵬鳥賦王羲之的蘭亭序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園……倘舉例那是不勝枚舉的。（上舉的例只限於牽涉到死的問題上）

然而我們看看沙甯中寫死與性是怎樣一種手筆呢？他真使得我們有掩面不忍卒讀的強感。但這種「不忍」，不是眼淚模糊住兩眼，或搖惑電觸着全身，是使我們像看見了一個枯燥而無底的岩石裂口。環繞着這裂口的是疲困燒燦，裂口下是望不見底的黑洞。

我們東方的文學，是為求感情的超脫，西方的文學，是為求理性的解放。我們是為籠罩起死與性的醜惡纔來寫文學；然而阿爾志拔綏夫是唯恐掘發不盡這死與性的醜惡處。

我不願附會說寒帶的文學是這樣，只覺得生命力旺盛的人們，對於文學也和運動競賽一樣，是為把多餘的生命力找到發洩的出路。不像我們多病的東方人，只裹在棉被裏睡覺，唯

恐怕消耗去只能維持自己生命的氣力。這是生理上的問題吧？如果是的話我不願再多談。

七月二十九日夜一時於東京

## 東京的最後幾葉

無 痕

(三)

「你幾歲了！」一位身着杏黃色花緞旗袍的×君坐在我的窗前椅上板了粉臉問我。我笑了笑也逗着她說：

「你猜猜看！」

「大概是廿幾歲罷？你在這裏作什麼？」

「總算讀書罷！」我一面在整理着桌上的書籍又這樣回答了。

「那末你家裏還有人麼？」她這回一面問着便站起來將兩手插在腰間膀上了。

「有……有人，」

「都是什麼人呢？」

「很多！」我這時無意的又向她臉上一瞥，不知怎的心裏忽然感覺得不自在起來，因為她

當時臉上的顏色，不知是粉太厚了的原故呢，還是被那鮮明衣服的色彩對比了的原故？好像白得太乾燥了些，再稱上那兩隻不大移動的黑眼球，竟像面對着一個泥偶像似地。我心裏剛剛這樣一轉到時，立刻便制不住地不耐煩起來。

「那末你有父母嗎？」

我還沒及回答她這問話，幃子開了，淑的兩條長腿已跳了進來，手裏擎了一封信說；

「好了！你的救命星已來，可是我們更沒本事再留你了。」

我一面接過信來拆開一口氣讀完，方知是父親親自寄來給我的旅費。但在信末仍堅囑我不要回國。我感着一陣內心的糾紛，覺得頭腦就似被刀剖一般地痛了起來，馬上眼睛亦隨着起了感應而模糊了。等到我略略定下來時，那位×君和淑的影蹤都不知在什麼時候已消失，祇有淡薄的黃昏籠罩着全屋子裏一堆堆地行李都懶洋洋地也好似在等待些什麼。

「那位穿杏黃色衣服的女士。大約是看上了你這屋子了？聽說却是研究文藝的，是新從國內什麼國立大學出來的，據說一共讀過六國文字呢。」

這是第二天早晨淑在洗臉處報告似地向我說的。

(四)

( 120 )

雨還不住的祇是下，室內的光線雖然整天都是沒變化的陰沉沉地暗。淑和文又爲了別的事不能繼續再來畫畫。我一個人更興不起精神來描寫這陰天的光色。於是祇好翻閱小說。在書堆裏隨手抽了一本一個人的死。翻開來沒看上三頁，不知怎地又忽然想起了父親信中叫我不要回去的話。『家中現尚有兵住着。婦女小孩都早已避往鄉間。有我在世一日，定不致使你流落異國，惟目下戰事未停，我極不願你歸。』唉，八十老人理性還是這樣強，我當真仍留在這裏罷！可是我的良心已不容我再忍心要他來負責我的學費了。

他實在太老了，他也實在太肯負責了。他到今天還沒甘心要別人負責任養活他。我現在還要累他。真是太可恥了，——倒並不是孝不孝的問題。

「我們一家人，誰的心也沒有祖父的細，誰的理性沒有他老的強，就是他那照顧別人的精神，也是誰都趕不上的。」這是仲姪往常時時說的話，這時也在我的腦海裏彷彿銀幕上的說明書似地，一句一句的接連不斷地浮了上來。

最後又想起密斯黃的踏海，密塞斯李的遁跡佛教，髻齡學伴允的信仰基督。她們的消極思想雖不同，身世亦各異；可是她們自幼的所謂不安分的混名却都曾經一樣地被人批評過。她們的人生終點都有了歸宿了，但是她們的青年氣概却已早就被我父親說過：「消失得太快



了，「阿，她們又究竟是因了什麼而消失得這樣快呢！戀愛的幻滅，生活的壓迫，還有其他的一切……一切……呀！怎地能夠不使她們消失得要特別快呢！」

(五)

我已決定在三天以後起程了，買船票，清算房飯錢等事，都實行起來。正在這樣忙碌着跑的當兒。

「××！你幾時走阿？到了國內就不會記得我了，我陪着你去買點東西罷！」

「××！我真不懂你爲什麼來了這麼幾時就要回去，早知如此，你又何必來呢！」

我走到洗臉的地方就碰着了幾個人這樣問，我唯唯諾諾地祇有隨便含糊亂支胡，走到吃飯的地方聽見的還是這幾句話。以後在路上碰見她們或是同路回到宿舍時間的依然是這些話。呀！我的頭都給她們問漲了。我幾乎要看見人就想逃走了。偏生她們好像這幾天特別會碰到我，有時更特別會來找我。

( 121 )

黃昏已過去。電燈在各人的室內都開始放起光明來。我在浴室出來向樓上走着時，一路望見各人室裏的五彩線結的燈罩，登時亦記起了我應該趕着結完那幾個預備帶回去送人的燈罩。因爲這東西費錢不多，還可以做個紀念，心下一路計算着，都是該送誰。那幾個是最好

( 122 )

的朋友必得做得精緻一點送地方值得，想得高興時，就恍如這幾位朋友已在面前似地了。這樣的孩子心情，已是死去好久的，於今却又復活了。

樓梯已走盡，我的思想還是迴旋在這些孩子似地心情上。房門口走到了。一手拉開幃子，幾乎使我嚇呆了。原來房裏疊上已烏沉沉地坐滿了許多人。她們一看見我，就七手八脚地來拉我坐下去。我只得伏身亦跪在一堆亂書報上說：

「你們是要給我送行麼？對不起！我這屋子裏實在是太亂了。連一塊可請你們下跪的乾淨地方都沒有了。」

「不要緊，我們是來談天的，不是來下跪的。」瘦長身材，平日不很說玩話的U將身子向後挪了挪，讓出一點地方來給我，一面在那少血色的臉上浮起了點笑容向我這樣說；我拿起了沒完工的燈罩，一面打着結；一面和她們週旋。起初的問題，當然還是離不開那些平日遇到時，使我最難回答的話。後來方慢慢轉到別的雜談上去。她們談廚子的小菜好吃不好吃；亦談那誰家的下女像貌好，誰家的老太太嘴煩。慢慢地慢慢地又談到她們許多許多朋友親戚中的婚姻問題上去。她們的談興愈濃了，我亦格外沉默了。

「某夫人的離婚問題真鬧得久，一直鬧了兩年了，還沒有鬧清楚呢？」

使我一看見她就想用圓規來畫她臉上的五官的N端坐不動的這樣說了，緊接着最喜歡搽胭脂的C坐在她身傍急口就說道：

「難怪她的丈夫不會喜歡她，像她那樣瘦得好像猴子似地怎末能夠討得丈夫的歡喜呢。」  
「哇！原來你的肥胖還是要討丈夫的歡喜呀！」L笑得合不攏口來搶上去說了。

「我哪裏會說錯呢！她說她窮了去作妓女也不討飯；我說她連作妓女的資格都沒有，她還生氣。真是太不自量了。」

W輕輕地在我耳邊說：

「C到今天還沒有一個真正的戀人，却又不知道是……」  
我笑着用目示她不要向下說時，下女忽然在樓下喊叫N去接電話，於是她們便都站起來道聲晚安走了。

我送她們去後，一面在舖陳臥具預備睡時，還聽見隔壁的L在自言自語地笑着說：  
「原來胖的目的是專爲了討丈夫的喜歡的……」

## 吃了西瓜以後

冬芬

自從大家所喜歡看的北地某報副刊跟着該報主人遭受橫禍以來，我就很少在日報的報屁股裏發表些雜感之類的東西，也許覺得無話須說的緣故吧。今日此刻，吃了幾片西瓜，胸中涼爽到「出乎意表之外」，腦海中便像雨後春筍般，浮起了過去的往事的無數斷片，把它們寫了下來，寄給本刊發表，並無宣傳什麼的用意，不過吃了幾片西瓜，覺得有些非寫不可了，故題之曰：吃了西瓜以後。

★

★

★

★

暑假前，在古城的中山公園內閒坐，一忽兒來了一位肥胖的和似乎雄健的四十左右年紀的男子，搖擺了一回，便揀定一張茶棹坐下，不知緣何與近旁一位穿中山裝的文士談起天來，而所談的是腦病。在談話的進行中，那男子，忽然提高嗓子說道：「那時我正在當着××縣公安局長哩！可真不得了！」說畢，一手攏着燕子尾巴似的八字鬚，掉頭向我，舉起有點朦朧的眼注視着我。我真不明白他是在「檢閱」我聽到了「公安局長」四個字，臉上有否現出驚異呢，還是在向我告訴做他了公安局長而又患着腦病的苦楚？不過，這，我可以擔保的，

在那寬廣的茶棚裏面，在那種異乎尋常的高聲之下，聽到的人，除了那位文士之外，至多不過有我一個人罷了——自然茶飯裏的茶博士不算在內的！但不一忽，他竟橫倒身子——在藤椅裏——安然睡去，彷彿心裏已很快適似的。「難道他又在做公安局長了麼？但不知道他的腦病又在那裏發作不？」我那時這樣想。

★

★

★

★

去年一個夏夜，我和朋友K君在校園裏納涼，隔牆傳來誦書之聲。忽然吹起一陣比較有力的風，送來很熟悉的兩句文句，道是：「嗟乎！皇氣銷沉，聖朝不再……」餘音悽切，大有慨歎世衰道微的意味。我笑了一笑，對K君說：——

「這位先生是國粹派的入室弟子，真難得！」

「爲什麼？」K君冷然地反問說。

於是我解釋給他聽，說是在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等傳授下來的中國，無「皇氣」不成其爲粹，非「聖朝」那能算作國？而今呢，「皇氣」竟「銷沉」了，「聖朝」又「不再」了，豈非國粹淪亡之真憑實據麼？這使向慕古道的他，感到無限悲傷，似乎是一位全有心肝的人，豈非難得？K君聽了這些話，便向我吹了一口氣道：「Sh！」

吃了西瓜以後



我敢宣誓：我願受最嚴厲之處分，如果下面兩段紀錄有一字虛構的話。

那是在革命軍已發動於廣州，和已經打進了長江流域的C省的兩個不同時期內所碰着的事。第一回，是在民國十五年的夏天，我從遠地回到故鄉，道經C城，住在一個旅館裏，隔鄰是一所法律專門學校，那學校學生的自修室正對着我的房間，透過玻璃窗，彼此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夜間，聽到有兩位學生在那自修室裏爭辯。我因為好奇，暗中依着窗口偷看，知道一位是已近中年的高年級生，有一位是未滿二十歲的低年級生。聽得他們正從事於下面樣的爭辯。

高——吳佩孚真是一個英雄！

低——哼！吳佩孚是個頑迷不悟的軍閥！怎能算得英雄？

高——你懂得什麼！你不曉得吳佩孚的勇敢，忠信和廉潔，的確是並世無兩。不愧為關岳再生！你們想信什麼國民黨，所以對於目下當權的人，一概罵他們是軍閥，我偏不相信。

低——呸！你們學迷了法律的人，頭腦終是一場糊塗的？你壓根兒就不知國民黨是怎麼

樣的政黨；可也不懂得什麼是法律政治經濟！你們所懂得的是吹，拍，鑽！

我們那位將近中年的英雄頓時勃然大怒，把手掌在桌上一拍，罵道：「放你媽的屁！給我滾出去！」好久以後，我還聽到他獨自在那裏咕嚕：「吳佩孚終是一個英雄！」

第二年的夏天，我又在C城住下，因為革命軍已佔了勝利，景象都改變了，那最顯著的自然要算青白旗代替了五色旗在空中招展這回事。一個下午，我走進公園去玩。從不遠的樹蔭處，傳來兩人在暢談的聲音，細聽之下，知道是評論蔣介石總司令和革命軍的偉績。

甲——蔣總司令真是偉人，居然把吳佩孚那軍閥打倒了，而且，極短時間之內，竟打進了我們的C省，你想還有誰能比得上他？！

乙——是呀！我們現在真好極了，找工作的機會那麼多了——目下正是需用人才的時候呢！單是這一樁事，已夠使我們佩服蔣總司令的功勞了。

甲——據說在革命政府管轄下的各機關裏做事，要入過黨才興。難道你也已入了黨麼？

乙——我？當然，這年頭兒不入黨還行？！不然的話，這麼闊氣的縣長頭銜會落到我的頭上麼？可是，關於我入黨的禁過現在想來，倒是很有意思的，你願意聽麼，同

吃了西瓜以後



志？

甲——很願意！

乙——從前有一天，我的一位朋友介紹我入黨，那時正當革命軍和孫傳芳軍隊打得十分利害。同志，你知道，我向來是抱穩健主義的，我很躊躇；要如不入黨的話，革命軍聲勢已很浩大，真個佔了勝利，將怎麼樣？可是，如果入了黨呢，萬一孫傳芳佔了勝利，一定要拿辦國民黨黨員的，這還了得！而我本來是毫無成見的。而且，我上有雙親，下有老婆，她們眼巴巴望着我做這官兒，也得爲祖上爭些體面；而我偏惹出那麼可怕的禍水來，同志，你想，這是多麼丟臉呢？！

甲——那末，後來你怎樣應付呢？

乙——後來麼？嘿！虧我想出了一個兩全其美的妙法，就是對於那位朋友的介紹，一些兒不表示別的意見，祇說了幾句：「哈哈，好的！」同志，你想這個「哈哈，好的！」多麼冠冕而又周到！事情弄好了，我就這麼說：「我的意思本來很贊成的！」事情弄壞了的話，我又可以這麼說：「那就是我反對的意思啊！朋友面前，怎好堅決拒絕呢？」而今果然，事情的成功，恰合了我的預期。你瞧，每月

三四百元的進款，已不算小，還光是合法的一筆。哈哈，同志，這個年頭兒。總算不差！然而，雖然虧我應付得好，到底不能不歸功於我們的總理和總司令呢！我現在真的一心相信我們的國民黨確是爲民衆謀利益的黨了！我十分誠敬地信奉我們的總理如同一個救主了！我把他老人家的遺像掛在廳中，每天早晨盥洗完後，便去焚香瞻頭——沒有他，我們會到這個地步麼？哼！我現在才知道吳佩孚這一流的軍閥真應該打倒的。單說他們所引用的人，老是非親非戚，像我們用過苦功的人，怕終不得其門而入吧！此刻想來，實在好笑，我從前竟一味相信吳佩孚是當今的關岳！幸而受到了三民主義的薰陶，才把腐舊的頭腦大大地洗刷了一番，這不能不算是進步！……

正是這時候走來了三四個穿中山裝的人，彼此打着招呼。我不禁動了好奇之心，向着他們走去，便見得都是佩有青天白日徽章的青年。內中有一位，似乎特別引起我的注意。我很奇怪；我極力思索。終於靈機一轉，大澈大悟，不覺默默自說道：「啊，原來就是那位崇拜吳佩孚的法政學生呢！難怪我不認識他了。你瞧，從前穿的是一件藍色竹布大褂，此刻是穿上禪襪紗的中山裝了；從前他的臉面是瘦削而微黑的，此刻看去竟很白皙而肥滿了；尤其使

( 130 )

我糊塗的，是他那胸前赫然掛着一塊腰子形的畫着國徽的縣長的徽章了！」

於是我歎服革命的力量，一霎時會使人們的思想改變的這麼快，而改變的人又不知道有多少呢！「革命已經成功了！」我又默說了一句。

### 滬甯車中作代畫詩二首錄寄小蕙與弟妹共玩之

劉復

(一)

江南風物色色好，

况兼新雨浴桑麻。

丹陽車站小兒女，

高聲叫賣白蘭花。

(二)

桑鳩啼雨聲颯颯，

農兒打水歌噉噉。

平原一抹綠千里，

中有雙雙燕子飛。

(三)

雨霽雲開天一角，

相映遠山分外綠。

牧童箕坐黃牛巔，

抬頭高唱梔子曲。

## 日本文學史序

六 逸

近二十年來的日本文學，已經在世界文學裏獲得了相當的地位。有許多著名作家的作品，曾有歐美作家的翻譯介紹。我國近幾年來的文學，在某程度上，也受了日本文學的影響，日本作家的著作的譯本，在國內漸漸增多。德俄的大學，有的開設日本文學系，研究日本的語言與文學；法國的詩壇，曾一度受日本「俳諧」的影響。根據這些事實，日本的文學，顯然已被世人注意。

中國人在「同文同種」的錯誤觀念之下，有多數人還在輕視日本的文學與語言。他們以日人的「漢詩漢文」代表日本自古迄今的文學；拿「三個月小成，六個月大成」的偷懶心理來蔑視日本的語言文字，否認日本固有的文學與他們經歷變革的語言。這些錯誤，是有糾正的必要的。

其次，歐洲近代文藝潮流激盪到東方，被日本文學全盤接受過去。如果要研究歐洲文藝潮流在東方各國的文學裏會發生如何的影響，那麼，在印度文學裏是尋不着的，在朝鮮文學裏更不用說；在中國文學裏也覺得困難。只有在日本文學裏，可以應付這個的需要。

( 131 )

( 132 )

時代是駸駸地前進，對於日本古代的作品，我們已沒有餘閒來介紹。但在近代的作品裏，確有許多值得介紹的，可以供我們借鏡的地方正多。如果對於二千多年來日本文學變遷的大勢，與各時代的主要作家與作品，略知一二，也並不是徒勞。

詳盡的介紹日本文學，在我還不是適任者。我希望另有許多勝任愉快的人出來，發表他們的研究（不單是文藝方面，如日本的政治，經濟，史地，軍事等，也該研究的）。使中國的書舖的櫥架上，增添了許多研究日本文學的書籍，儼然與日本出版界裏的龐然的支那文學史，支那經濟調查等書遙遙競雄。

一九二九年，於復旦大學教員室。

### 讀張振之的「革命與宗教」

江紹原

——小品四五〇——

革命與宗教 張振之著 十八年六月上海民智書局出版 頁二八九 價五角

現在一般黨員的知識修養如何？他們對於各種大問題的態度思想是什麼？關心這事的人——以及下面將說起的另一種人——都不妨翻翻這本新書，因為它是一個黨員著作的。

不過這本書並不是個聯貫的，有層次有組織的作品。它只是作者（在上海民國日報覺悟欄發表過的）一輯短文和一輯筆記的總集。

第一輯名「基督教問題的討論」。這裏面共含五篇小文，是十七年春鈕永建張之江在國民政府提出「取消打倒宗教口號」一案後，作者對他的反響。

張鈕的提案發表以後，國民黨黨員中至少有張君（和另幾個人）起來討論，不能不說是可喜的。蓋該提案的確含有重大的意義，不論贊成或反對的人，都理應起來說話。但我們將張君的這五篇文章翻閱了以後，覺得他雖抱有濃厚的反宗教精神，然他對於宗教全體以及基督教歷史的一般智識，卻實在不能算充分。他說「宗教的來源，遠在宗族社會的時候，宗族社會，最重耕種。……僧侶這樣東西：其實就是生產指揮者（傳授對於耕種的智識和經驗之專門人材）變來的」（頁六）；又說「耶穌是反抗羅馬之侵略的打倒帝國主義的先鋒」（頁十），「於是創新教」（頁二六）。這些話，在張君也許有所本，然而不是沒有討論的餘地的。又他本說「回教是回人信的教」，後改爲「阿賴是阿拉伯信的神」（頁五九至六十）。前一句固有語病，但後一句又何嘗不然。

然而我們且莫苛責張先生。須知國內關於宗教學的書實在太不夠用。宗教通論一類的

( 124 )

書，除張先生讀過的耶方斯『比較宗教學』譯本外，恐怕只有我譯的『宗教的出生和長成』（亦商務出版）。又我久已想至少譯一本基督教史和一本宗教心理學，現在讀了張先生的大作，愈信上述之書，在中國頗為需要，所慮者，我雖肯譯，發行人因讀者太少，不願意花本錢印耳。然無論如何，凡討論宗教問題者，皆須對於宗教史及宗教心理學求得相當的智識。

頁八五六欽天監官楊光先『為很心的西教士所毒殺』，此點我不敢同意（參看科學月刊第四第五期合刊『國人對於西洋方藥醫學之反應』小品三六八條，和將見於該文第二十二次稿裏面的某條）。但張君在『基督教之猖獗與民衆之反抗』項下所蒐輯的一點材料，我認為頗重要，並切盼他或旁人能繼續蒐輯下去。基督教在過去和現在使中國教民『追尸』『獻田』等行為（頁十一），尤盼有人調查記錄。武昌北京舊同事某君（國家主義派要人之一）曾說他要調查基督教外國教士在四川雲南等省的罪惡，寫為專書。這是四年前的話，不幸至今還沒看見他的書出版。

把『打倒基督教』認為『共匪專用的口號』（頁十一）固然可笑，但若說中國反基督教的空氣曾因中國共產黨徒的『煽動』而濃化過，或為不可辯難的事實。中國共產黨對於基督教和旁的宗教下過怎樣的攻擊工夫？教中國人反宗教的俄國共產黨徒為什麼仇視宗教？此二點也是我



近來很想研究的，雖則因為材料太不易得，引起誤解和危險的可能太大，我只空抱個研究的心而已。『說到對於宗教整個的研究』，張書頁五云，『實在也不多見，共產黨人也不過高呼打倒宗教而已，對於打倒宗教的理論很少發明。』中國共產黨人也許不會好好的將打倒宗教的理論解說給我們聽，但俄文的共產黨刊物中也不見這種理論的發揮嗎？我不懂俄文，不知俄事，對於此點，實在不敢武斷。至於關於俄國宗教界從革命以來的情形，則新近美國至少出版了一小本書。此書的末章，數月前我譯登春潮月刊，後來又預備再譯三章，送北新半月刊登載，這三章中之一已見北新三卷十期，其下的我因為忙於旁的工作，尚未執筆。今天（民國十八年八月九日）下午，我在路上遇見此間省政府某廳職員某君，據云載有那篇翻譯的一期北新已被浙江V. K. 縣縣長認為『反動刊物』送廳請示。該件歸某君擔任審查，結果認為並非『反動』，故無查禁之必要。既然有被愚官看做「反動份子」，因而連累旁人家辦的雜誌之可能性，我以後發表文字，怕得小心點吧？講到中國共產黨反宗教的書報等，我幾乎沒看到過，若說搜羅徵集，當然更不敢。不過我至少收存過從嚮導社月份牌上面撕下的幾首歌。這歌的字句一仿基督教聖詩『前進基督雄師』（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但內容實在是痛罵基督教，十六年九月間我從廣州東山某街楊振聲（現充青島大學校長？）的住室看見了，便向

(136) 他討來做研究資料。(和他同住那所大房子的爲傅斯年，何思源(時爲廣東清黨委員會委員，現充山東教育廳長?)，劉振東諸大學者，房子則彷彿聽說是張靜江所置或住過的。)但後來我怕憲官檢查出來誤會我是共產黨，所以終於將這幾張撕下的日歷毀棄了，如今想起來，還很覺得可惜呢。

孫中山一生——尤其是他的末年——是否一個基督徒？這當然是個極有關係之點，因爲牠與「國民黨應否採取打倒宗教的政策」總不能說絲毫不相干。一位基督徒爲欲說明中山信仰基督教故，曾把中山關於此點的言行輯成一篇文章(張書附錄之，頁一一一至一二五)。最有趣的爲以下三條：—

(1) 中山原配盧夫人答香山商會信：「科父返天國，得聞離世前一日，自證『我本基督徒，與魔鬼奮鬥四十餘年。爾等亦要如是奮鬥，更當信上帝。』此乃科兒手書所言」。 (見中山遺墨之一)

(2) 徐季龍先生說：「孫先生逝世前一日曾說他是一個耶穌教徒，受上帝使命來與人間罪惡之魔宣戰。此話係他的摯友所述，當然可信。」 (見中山全書第五冊九十七頁)

(3) 在十四年的三月裏宋子文先生曾代表中山先生的家屬請路透社在日報上聲明說：

孫於彌留之際，曾言彼當以基督徒而死。」（見興華報第二十二年第十二冊第三八頁）

徐季龍的話，張振之當然認爲不可靠（頁一〇二），但是盧夫人的信和宋子文對於路透社的請求，張君對之，似乎只好不則聲了。他說『教徒入黨我們真歡迎之不暇，不過要「棄教而就黨」，要「以三民主義的信仰代替宗教的信仰」』（頁一〇八）；而且又說『善哉馮玉祥先生最近洛陽宣佈以主義的信仰代替基督教信仰的演說中有一句道：「至於個人信仰，則另一問題」，退幾步說，就是中山先生信教也是中山先生個人的事，不能涉及孫文主義的全部，好像吳稚暉先生說的，「孫先生要與宋慶齡女士結婚，胡漢民先生不能干涉，公私要分得清啊』（頁一〇一）。我幸虧不是基督徒，否則真要聯絡同教的人對當局上這麼一個呈文（我沒受過師爺教育，以下至多只能算「擬稿」，遞送之前，當然得請個把專家修改一下）：

爲呈請事：夫孫中山先生者，手創三民主義之大導師也。大導師雖創造三民主義，信仰三民主義，然仍『以基督徒而死』。黨員公論，咸以爲此乃大導師之『個人信仰』，並無害於『孫文主義的整個性』，故無論何人『不能干涉』。可知個人信仰之自由，乃『民權』之一種，總理既享有之，其它國民，論理亦應享有，否則此『個人信仰自由』之『民權』豈不

變爲「惟他可有」的「總理權」乎？呈請人等，雖有黨員與非黨員之別，然皆誓以基督徒而生並以基督徒而死之國民。不圖邇來共產理論，尙未鏟除淨盡，竟有主張不取消「打倒基督教」口號者。此等妨礙吾輩個人信仰自由之舉動，蹂躪民權，不分公私，是可忍也，孰不可忍。用敢公然呈請諸公，即日公然取消「打倒基督教」的公口號，免致侵害吾輩個人信仰之私權私自由。倘蒙允如所請，實爲彼此公私兩便，此呈。

公的方面：Actual or Potential黨員某某某，某某某謹呈。  
私的方面，生死以之的基督教信徒某某某，某某某謹呈。

我幸虧也不是「諸公」之一，否則接到了這個「實爲公私兩便」的呈文以後，怕要好好的思索一下纔能批准或批駁吧。

然而總算老天爺保佑我，因爲即使我是基督徒也無須乎上那樣的呈文，即使我是袞袞諸公之一也無須乎挖心思去批那樣的呈文了。何故呢？（一）中央黨部早已答覆鈕張，謂「本黨對於信教自由，已有明白之主張」；而且（二）像張振之那樣的黨員也早已結論道，「這一個提案就是在國民政府或中央黨部通過亦是很好的！爲什麼呢？因爲我們要打倒宗教，是因爲宗教是反動，但是這種反動已經很薄弱，不值得一顧，不值得一顧，就值不得打倒，自然取消這個口號來得好」（頁一〇八至九）；張君的一位好友也從南京寄信告訴他「讀報載反基文

字，甚佩！但此種運動已屬過去，不必耗許多精力於無謂也！」（頁一一〇）。以主張「打倒宗教」的口號不宜取消始，以結論這個口號不妨取消終，假使天底下還有所謂「滑稽」，這個討論便是！

張君自然有改變態度的自由，猶之乎張之江宋子文等應享有「個人信仰」的自由。不過張君當初所以反對把那個口號取消是因為「宗教的末流是違反人生，束縛人生」（頁九）；是因為耶穌的博愛觀，「使人變成無用，絕對依賴上帝；自私自利，只管為自己打算；毫無志氣，養成弱肉強食的世界」（頁四二至四三）；是因為「基督教在中國的罪惡，可數者：

- 一，為帝國主義者武力經濟侵略作保護色；
- 二，收括教民，使教民「追尸」「獻田」，將所有財產漸漸為教堂所有；
- 三，牧師神甫在內地干涉政治，中國官吏側目，莫敢奈何；
- 四，利用教民以壓迫不入教之民衆。」（頁十一）

在張君初次寫文章之時，末流的宗教，耶穌的博愛觀，和在中國的基督教士還是如此的害煞世人和中國人；如此的非打倒不可；而在張君寫末了一篇文章的時候，牠們的「反動」卻已變為「薄弱」得「不值一顧」「不值得打倒」了；這樣重大劇烈的變遷，居然能夠出現於轉瞬

間，謂非自有生民以來的第一大奇蹟（Zigno）中的奇蹟，得乎？我不信任任何宗教會變得這樣神速，所以我覺得張君如不是錯反對了「取消打倒宗教的口號」於先，便是錯收回了他的反對於後。什麼叫做「這種反動已經很薄弱」？是不是說宗教已經很薄弱的違反人生和束縛人生了，所以便不值得打倒了嗎？是不是說耶穌的博愛觀已經很薄弱的使人變為依賴上帝，自私自利，毫無志氣了，所以便無須乎打倒了嗎？是不是說在中國的基督教士已經很薄弱的為帝國主義作保護色，很薄弱的收括教民，很薄弱的干涉內地的政治，很薄弱的利用教民來壓迫民衆了，所以便應該取消那打倒他們的口號和行爲嗎？假使宗教的反動真的已經很薄弱——薄弱得不值一顧，不值打倒了，那末，張君以前的投稿覺悟和現在的彙印成書，誠如他的友人所云，是『耗許多精力於無謂』，而我所說的研究宗教史，宗教心理，基督教史，和中俄共產黨徒的反教思想，自然也都是『耗精力於無謂』了。

關於第一輯文章中討論的結果，張君自己在第二輯的「引子」裏寫曰：「在宗教問題的討論中，宗教先生固然被宣告為理論上的屈服，但是事實上表現出來的處處見着宗教先生的勝利」（頁一二八）。這話是可信的嗎？既然張先生在理論上結論宗教不值得打倒，豈非宗教先生

生在理論上也得到幾分勝利嗎？而且宗教既然已經薄弱得不值打倒了，那末，它在事實上豈



非也是失敗了，何以張君反說牠是勝利呢？理論與事實兩方面的勝利究竟是屬於「宗教先生」還是屬於革命先生呢，請讀者們各人自己去下斷語吧。

總題爲『民風叢話』的第二輯雜文，有些是和我面熟的。這是因爲叢話的初稿在覺悟上發表時，曾蒙趙景深先生按期寄給我——他知道我對於這『一切的風俗習慣宗教迷信都包括在內』的民風叢話必定是個愛讀者故，我猜。增刪的結果，叢話成爲十八條關於近年來會匪，神兵，邪教，神仙，同善社，僧道和孔教徒的言行紀實，其來源是報紙記載與張君友人口述或筆述的見聞。這一輯未參以『理論上的研究』而『都是實際的材料』之彙編，的確很值得『留着供給人家的參攷』（頁一二九），假使這種注意民風的運動還不至於被宣告爲『已屬過去』，又假使這種駁雜的低微的宗教還不至於被認爲『已經很薄弱，不值得一顧，不值得打倒。』

( 141 )

在十八年二月二十八那一天，張君還『確認革命思想與宗教思想的不兩立，所以要下一個更大的決心，要估量一切宗教思想的價值』（頁一二九）。但我們因爲他對於基督教應否打倒一問題的態度變得那麼神速，所以很希望他不至於在南京城一覺醒來，又覺得『會匪……酸學究這一類東西』也已經薄弱化；並希望張君的友人也不再輕易的告訴他什麼什麼運動已



( 142 )

經過去化；更希望『隨便哪一位能夠把這種材料（關於國內各種邪會邪教的材料）賜給』張君，使他可以在將來把它們『加以系統的組織公諸大眾』（頁二八八）。這位革命先生的通訊處是『南京，考試院轉』，比起我那『杭州下板兒巷十五號』，容易記，值得記多了，不是嗎？

張君所注意的民間邪會邪教的舉動，我們小品同志中也有人注意。新從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部畢業而現已回蜀省親的樊績先生便寫過一篇紅鎗會之研究，刊於該校四川同鄉會所出的蜀文雜誌。個人的、職業的，日常生活方面的種種風俗習慣迷信言行如其值得研究，團體的含有或種政治或非常目的的迷信表現自然更值得。我盼望小品同志在可能範圍內，予這位國民黨員張振之以或種助力，雖則他也許無須乎我們幫忙。

『孔教堂孔教會的崛起與尊孔論的一時並唱』（頁二六一起），張君認為不是好現象。在頁四八上，他而且明白的表示若『把中山先生抬成孔子以後的維一繼承者，未免小覷了中山先生了；中山先生並不是誰的繼承者，是世界的創造者；胡漢民先生說中山賢於儒墨……』。這樣的估價，不知張先生所提到的『湖南何將軍與魯主席』（頁二七五）和他所未提起的戴季陶院長見之，有何感想。又張君不會輯存何魯諸公的偉論，我們也覺得有點可惜。民間的反

動思想如其值得掙擊，官間的必也值得；民風叢話寫來如其是五光十色，官風叢話必也是十色五光。但張先生是黨員屬員，當然不便寫官風叢話，所以後面的那件工作，也許該希望旁的人擔負起來吧。

第二輯中有個『爲胡大人』答江先生』的附錄（頁二五二起），這江先生便是在下。在下答他的話，已見貢獻月刊第二期，讀者可參看。

最後的幾句話：張先生雖在序中『肯定的承認在革命的思想之下，不容留有濃厚的宗教思想之存在』（頁一），然實際上恐怕現在至少已是宗教思想與革命思想『並存』的時代了。確如張君的論敵另一張君所云，『基督教的精神方興未艾』（頁一一〇）。至於孔教佛教的精神，現在也不見得不是未艾方興。真真有被打倒的希望者，道教，和關於開封的真命天子，杭州的朱大天君，北京的胡大人等『民風』而已。這些『神怪邪妖的宗教思想』，大家不好意思不打倒；至於官間黨員間風行的耶孔佛等博大精微的宗教思想道德思想，則大家（至少有一部分人），不好意思打倒，我沒說錯吧？反宗教的運動，以前似會因容共而在中國國民黨黨員及其所指導的民衆中風起雲湧，但現在似又因清共反赤之故，已趨於煙銷火滅，『此種運動已屬過去，不必耗許多精力於無謂也！』旨哉此言！信奉之者，可望得意；不之顧者，小

心前程！

( 144 )

然忠誠的智識份子和勇敢的思想戰士，却不該如此的輕率苟且，看風使舟。他們應以研究，觀察，思索為生命，屹然不動，自明明人。

十八年八月十三日寫完，時在杭州。

# 語絲

第五卷，第三〇期

## 新的文評序言

林語堂

近十數年間美國文學界有新舊兩派理論上劇烈的爭論，一方面見於對現代文學潮流的批評，如 Stuart P. Sherman 所著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一書，一方面集中於關於文評的性質，職務，範圍的討論，如關於批評有無固定標準，批評是否創造，等等爭辯。這些理論上的討論，可以說是以現譯的 Spingarn 『新的批評』一文（一九一〇）為嚆矢。由這種的討論，我們也可以看出最近美國思想的一點生氣，雖然比不上法國文學界的富於創作的理論見解，至少難免有些微的影響於美國思想界，引起一點波瀾，來戳破那其平如鏡的沈靜的美國人的腦海。舊派中如 Paul Elmer More——據說也是一位閒暇階級——Sherman, Irving Babbitt——這些是大學教授——當然也有相當的毅力與見解，尤其是赫赫盛名的 Babbitt 教授。 Babbitt

( 145 )

( 146 )

先生的影響於中國「文壇」，這是大家已經知道的——如梅光迪，吳宓，梁實秋諸先生……有些是我個人的朋友，不過良心信仰，是個人的自由。他的學問，誰都佩服，論鋒的尖利，也頗似法國 Brunetiere 先生，理論的根據，也同 Brunetiere 一樣，最後還是歸結到古典派的人生觀；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就是藝術標準與人生正鵠的重要——所以 Brunetiere 晚年轉入天主教——而 Baudouin 稍為聰明一點，以為宗教最高尚當然是最高尚，不過並非常人所能蒞臻之境，所以轉而入於 Humanism，唯人論 (Baudouin 先生此字用法與通常所謂 Humanism，文藝復興時代的新文化運動，不同，他的 Humanism 是一方與宗教相對，一方與自然主義相對，頗似宋朝的性理哲學)。所以 Baudouin 極佩服我們未知生焉知死的老師孔丘，而孔丘門徒也極佩服 Baudouin 先生。我並非專在此地作謔，對於美國老師敢表不敬之意，故意將他與孔子相提並論，因為至少 Baudouin 先生的人格是我所佩服。他並不會周遊七十二國，碰碰官運（自然這只是爲了要『行道』，目的非在做官！），遊說於當日吳佩孚段祺瑞之門，以求一逞，也不會幹那種『時其亡也，而往拜之』的玩意（當日的陽貨即一年前奉系中之楊宇霆，『孫馨帥』幕中之丁文江，怎樣可以稍事疏忽）。——至於新派中，在理論上自以 Spingarn 爲巨擘，不然這位教授也不至於被哥倫比亞大學辭退。Spingarn 是意大利美學家，思想家 Benedetto Croce 的

信徒；十數年前 Croe 到美國演講，當然也加增新派思想以勢力不少。本篇原是 Spingarn 在哥倫比亞大學一九一〇年，三月，九日的演講，一九一一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部刊行，後來收入原著者的『創作的批評』一書，Creative Criticism: Essays on the Unity of Genius and Taste (Henry Holt), 1917。對於這文，Babbitt 曾在一九一八年，二月七日的“Nation”上作一答辯，題為“Genius and Taste”。

Spingarn 所代表的是表現主義的批評，就文論文，不加以任何外來的標準紀律，也不拿他與性質宗旨作者的及發生時地皆不同的他種藝術作品作評衡的比較。這是根本承認各作品有活的個性，只問他對於自身所要表現的目的達否，其餘盡與藝術之了解無關，藝術只是

在某時某地某作家具某種藝術宗旨的一種心境的表現——不但文章如此，圖畫，雕刻，音樂，甚至於一句談話，一回接吻，一聲『呸！』一瞬轉眼，一彎鎖眉，都是一種表現。這種隨時隨地隨人不同的，活的，有個性的表現，叫我們如何拿什麼規矩進繩來給他衡量？倘使有美學教授硬要把 Lillian Gish 之美與 Greta Garbo 之美拿幾何學的角度來給他衡量，比較高下，甚至於要將 Greta Garbo 之美與我們個人情人之美互相比較，我們只好當一塊頑石視之。這種事唯有研究『拜眉主義』的老學究肯做。——只好在研究室算算『足二五七次』『腰三八九

( 147 )

( 124 )

次』『齒二〇五次』『眉——唉！——眉倒有四八三次』的玩意。因為Greta Garbo, Julian Gish 我們個人情人的美，各有不同的個性，各人的美就是這各人個性的表現，不但除就個性自身細求理會以外，絕難作任何比較批評，就是普通的美醜，推乎萬世而不惑，應乎四時而無憾的抽象美醜，也無從成立，最多不過拿來充做講義內容，騙騙『心志不定』的青年學子。——文章之美，也不過如此，一經道破，真是一文不值。正鵠云乎哉！標準云乎哉！

×

×

×

×

×

以上是我去年八月譯 Spingarn 『新的批評』一文時，拉雜寫上的幾句意見，現因為感覺 Spingarn 此文近於標新立異，競奇取巧——實則 Spingarn 對於西歐文評史的工夫，雖 Irving Babbit 先生，也無異詞，可見並非專以競奇取巧，危辭聳聽為號召而已——所以想再多下一點工夫，將 Spingarn 少校及 Croce 的表現學說，更充分的介紹出來，使有心研究這問題的讀者，更能窺到這派的原理上的根據，及其影響於文學見解深長的意義。聽說新月書店將出版梁實秋先生新編吳宓諸友人新譯白璧德教授的論文（書名叫做『白璧德與人文主義』），那末，中國讀者更容易看到雙方派別立論的懸殊，及旨趣之迥別了；雖然新譯的不一定是互相詰辯的幾篇文章，但是兩位作家總算工力悉敵，旗鼓相當了。可憐一百五十年前已死的浪漫主義



的始祖盧梭，既遭白壁德教授由棺材裏拖出來在哈佛講堂上鞭屍示衆，指爲現代文學思想頹喪的罪魁，不久又要來到遠東，受第三次的刑戮了。

白壁德教授曾經說過，Spingarn與Croce所持『才與識合一』之說（即創造與批評本質相同說，故名爲『創造的批評』(Creative Criticism)，並不新奇，早有A.W. Schlegel(於一八〇三年)言之在先。實則兩派的爭執，都是『古已有之』，Spingarn也說這句話（見新的批評第一段）

因爲主張格律剪裁，典型義法，與主張任情率性，打破桎梏的理論，不限古今中外都有。在中國，自從歸有光以五色圈點史記以下，以至方苞，姚鼐，曾國藩，林紓，都願以文學作家的啓蒙塾師自居，替他們指導文章的義法準繩，或如茅坤所爲，替他們做乖戾不通『不得要領』的古文評選。——這也恰與美國許多『大學作文』課本的編輯，識見相同。在另一方面，中國也有視文學爲非規矩方圓起承轉合所能了事的人，在古代如王充，劉勰，在近代如袁枚，章學誠諸人——我們可以就叫他們做浪漫派式準浪漫派的文評家。章學誠說的最好，他說：

『詩之有音節，文之有法度，君子以爲可不學而能，如啼笑之有收縱，歌哭之有抑揚，必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文史通義，文理篇)

這正如西人所謂蜈蚣百足行路，遇着螳螂問其行路法則，倒底何足爲先，何足爲次，第二天早晨，連蜈蚣自己走路却走不來了。

法國出了一個 *Matherbe*，專替人家作雕章琢句的批評，中國也出了一個沈休文，搬弄他的平頭上尾，蜂腰鶴膝的玩意，且自信爲入神之作，獨得千載夫傳之祕。意大利出了一個 *Scaliger* 替戲劇家制定狗屁不通的科律，中國也出了一些以時文論古文的桐城派批評家，想做左丘明司馬遷的功臣，替他們闡揚『作文』的義法，也出了替人家算用幾個『而』字幾個『之』字，嚷着這是一起，那是一伏的金聖嘆。西人有新古典派釐定文字的分類 *poetes*，中國也有一個姚鼐想要替文字分十二體類，而專在箴銘贊頌奏議序跋鑽營，却忘記最富於個性的書札，及一切想像的文學（小說戲曲等）。西人發現什麼懲善勸惡 *Poetic Justice* 的學說，中國更不少認詩爲只好宣揚王化諷諫時君的，相信四始六藝的詩評家。

反對這種『井底天文』的文學見解，而稍近表現派或廣義的浪漫派的學說的，在中國也有幾人。『表現』二字之所以能超過一切主觀見解，而成爲純粹美學的理論，就是因爲表現派能攫住文學創造的神祕，認爲一種純屬美學上的程序，且就文論文，就作家論作家，以作者的境地命意及表現的成功爲唯一美惡的標準，除表現本性之成功，無所謂美，除表現之失敗，

無所謂惡；且認任何作品，爲單獨的藝術的創造動作，不但與道德功用無關，且與前後古今同體裁的作品無涉。袁子才說得好『詩者，各人之性情耳，與唐宋無與也，若拘拘專持唐宋以相敵，是己之胸中，有已亡之國，而無自得之性情，於詩之本旨失矣』（答施蘭垞書）。若是袁子才再進一步說，任你文人怎樣刻意摹倣，所做出來的作品，仍是你一人獨身的表現，成功也是你一人的妙文，失敗也是你一人的拙藝，與唐宋無與，便是一篇純粹的 *Clôture* 表現派的見解了。

表現派所以能打破一切桎梏，推翻一切典型，因爲表現派認爲文章（及一切美術作品）不能脫離個性，只是個性自然不可抑制的表現。個性既然不能強同，千古不易的抽象典型，也就無從成立。以崑曲標準評秦腔，固然一無是處。拿 *Bethoven* 的合奏曲與非洲野人的舞樂相提並論，也是低能。我們看章學誠論作者觀感，頗能了悟藝術只是個性在某時某地的返照，與表現派所言美學上的程序說相符。他說：

『比如懷人見月而思月，豈必主遠懷久客？聽雨而悲雨，豈必有愁况？然而月下之懷，雨中之感，豈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懷，藏爲祕密，或欲嘉惠後學，以謂凡對明月與聽霖雨，必須用此悲感，方可領略，則適當良友乍逢新婚宴爾之人，必不信

矣。是以學文之事，可授受者，規矩方圓，不可授受者，心營意造……（文理篇）

所以章學誠論文的標準是『夫傳人者，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足矣』。這是拒絕一切外來的標準，與表現派議論相同。王充也說『飾貌以強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有所稟，自爲佳好』（自紀篇）。我們能揣摩這『各有所稟，自爲佳好』的話，而悟文章及一切藝術的所由來，並將他擴充來做一切批評的標準，掃除一切批評界上的積穢，就是成了表現主義的信徒。

我們須明白一切的作品，是由個性表現出來的，少了個性千變萬化的衝動，是不會有美術的，這千變萬化的個性的衝動，是無從納入什麼正宗軌範，及無從在美學上（非實際上）分門別類的。我們知道自古文人無行，我們也應知道文人的言行與文人的詞章，只是同一個性的表現。顏之推文章篇曾舉出『自古文人，多陷鄙薄，屈原露才揚已，顯暴君過，宋玉禮貌容冶，見過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貴無操』，以至於曹植『悖慢犯法』，孔融『誕傲致殞』，阮籍『無禮敗俗』，謝靈運『空疏亂紀』……我們却也應理會，屈原若不『露才揚已，顯暴君過』，是不會做出那沉鬱跌蕩的離騷經，宋玉若不『禮貌容冶，見過俳優』，是不會做出那神態入微的神女賦，東方曼倩若不『滑稽不雅』，不足成其爲縱橫議論談諧大家，司

馬長卿若不『竊貨無操』，挑引寡婦，也就少了他神化飄渺一代詞宗的氣魄。曹植『悖慢犯法』所以成爲第一流跌宕的詩才，孔融『誕傲致殞』，所以發爲瀟灑滑稽的詩歌，阮藉『無禮敗俗』入逃昏迷，一醉幾月，所以能入蒼勁遙深的詩境，謝靈運『空疏亂紀』怠曠職務，登臨遊覽，經旬不歸，所以在敘述景物的山水詩能別開蹊徑。變屈原爲當代名相，就離騷亡，變宋玉爲謹愿塾師，就神女賦滅，東方朔板起道學先生面孔來，就不成其爲東方朔，司馬相如，不敢有戀愛寡婦做禮教罪人的胆量，大概也不會有做子虛上林賦的才略。項羽尙能做詩，劉邦只會做皇帝，都在這性靈的藝術衝動有無而已。

我們要明白文學是沒有一定體裁；有多少作品，就有多少體裁。文評家將文分爲多少體類，再替各類定下某種體裁，都是自欺欺人的玩意。戲劇固然以動作爲主，倘是 *Bernard Shaw* 專以會話爲命脈，又如 *Maeterlinck* 專以無動作的心境爲主題，只要表現成功，又何嘗不可呢；像姚鼐把古文分爲十三類，昭明太子把文選分爲三十七類，並不是文章真有十三類或三十七類，有文必類，類外無文，乃實用上的一種方便而已，與圖書必有分類索引相同。不得以爲此種分類，出之天經地義，更不得挾這些體類的章法，以範圍作家。有人批評文選分類不通，如賦先於詩，辭又別於賦，實則昭明未必有文章正統觀念，要替天下後世定出全

備無遺的文體，只是純採方便標準略略歸納而已。這種以經驗為主「英國式」的分類，實較便隨機應變，所以易與事實相符。依這種經驗主義，七發七啓七命同有一個「七」字而分一七類固然可以，就要將九章九辯九歌合爲一九類也未嘗不可；難蜀父老文一篇既可獨立一難類。解嘲另立一嘲，答賓戲另立一戲也未嘗不可，何況還有連「難」帶「嘲」的文章，又應立一「難而嘲」類，且「銘」必有「箴」，「誄」必含「哀」，「行狀」常包括於「墓誌」，「墓誌」又何嘗不是「碑文」，——總而言之，統而言之，爲方便起見，盡可分門別類，爲權宜之計，若論藝術作品本性，有幾篇文章，就有幾樣體裁，多少藝術家，就有多少作風。體裁格律之論，不但實際上毫無用處，理論上也不能成立。我們唯一的理由，就是因爲每樣藝術創作，就是一特別作家特別時境的產物，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雖使本人輪迴復生，也決不能再做同一個性的文章。文人稿集，偶或散佚遺亡，所以銜酷茹恨，痛於喪子，就是因爲這個原因。否則儘可如法泡製，又有何難？

我們要明白修辭不是文學，修辭學不是文評。古文筆法是最無用的勾當，文理法度，只能產出場屋舉業的文章。起承轉合之法，是循文思自然的波瀾湧現而成，其千變萬化，猶如危崖幽谷，深潭淺澗，毫無匠心的經營，而因緣際會，自成其曲折巖岩之美，不是明堂太廟



營造法尺所足以談到的東西。用這種章法的眼光，去讀紅樓水滸，正如瞎子摸象鼻，永遠摸不着頭腦，最多不過像金聖嘆的滿口『妙甚』『妙甚』嘆其神化莫測。記得從前看金聖嘆批水滸，到林冲將遇害一段，明明白白是作者故意造作牽強失實 Melodramatic 之處，金聖嘆只記得在那裏稱嘆佈置之奇妙，轉折承伏之得法。試問轉折承伏，一抑二抑，一結二結的手段學好，就能做出一部水滸紅樓嗎？劉勰說過『淳言以比澆辭，文質顯乎千載，率志以方竭情，勞逸差於萬里，古人所以餘裕，後進所以莫遑也』(養氣篇)。既然知道這個道理，今人做文章，若能率志，而不竭情，淳言以代澆辭，豈不是也能同樣收到古人餘裕的效果嗎？章學誠說的更透澈：『夫文章變化，倖於鬼神，斗然而來，戛然而止，何嘗無此景物，何嘗不為奇特，但如山之岩峭，水之波瀾，氣積勢成，發於自然，必欲作而致之，無是理矣。』(古文十篇)

自然中國只有評文美惡的意見，而沒有美學，只有批評，而沒有關於批評的理論，所以許多美學上的問題，是談不到的(劉勰知音篇稍稍談及，但是仍未能提出批評本身的問題)。所謂中國有些文評家與表現派理論相近，只是相近而已，並不是學人家看見走馬燈，遂詫為活動電影早為中國所發明的妙論。主張性靈的袁子才，仍不免好做詩法叢話無聊的勾當。像



章實齋『戰國之文皆出於六藝』『又多出於詩教』的學說，簡直是與表現派理論背道而馳。然而表現學說的是非，正在此種體貼入微的精要處，研究文評理論的人，不可以不辨。

十八，十，四夜作。

## 格利薄哀杜夫百年紀念

俄國米爾斯基著

趙景深譯

格利薄哀杜夫(Griboyedov)的百年死忌，不能再增加俄國人對於他的作品的注意。因為聰明誤(Gore ot umn)在文學的天空上已經是一顆穩定的星，光芒永遠不會減損。一切受過教育的人繼續的看他的作品，當然不能再加上什麼注意。在外國，格利薄哀杜夫是不大爲人知曉的，(但英國已有Sir R. Pares的聰明誤英譯本)只有文學專家和學生來研究，並不會家絃戶誦，萬人爭傳。聰明誤之所以能夠成爲傑作者，是因爲他慣用俄國的成語，無與比倫，又有非常著力的韻律的表現。

我們的時代特別對於格利薄哀杜夫的個人事跡發生興味。對於大作家的生平發生趣味是

俄國讀者近來的一般現象。一羣普希金派合組起來孜孜不倦的會把普希金研究許多年。現在像托爾斯泰，杜思退益夫斯基，李門托夫，(Ternontov)，尼克拉莎夫 (Nekrasov)，邱采夫 (Tyutchev)，歌郭里 (Gogol) 等作家的生活和戀愛史都為一般俄國讀者所熟悉。從前批評家和史家對於作者人格的論評現已不為人所注意，現在他們最歡迎的是主筆，傳記家以及小說家所寫的文學家的生活。把從前作家的生平寫成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成為俄國文學普遍的現象。據說(我不敢斷定是否確實)以李門托夫作為主人公而寫的長短篇小說在去年一年已經出現十三種。當然格利薄哀杜夫也是一樣的流行。

格利薄哀杜夫在俄國史上也是一個重要人物。他的同時代的人都已見及。他們對於他有很大的期許——不僅僅在於寫得很好的喜劇，也不在於這喜劇寫得如何精巧，普希金對於格利薄哀杜夫是沒有好感的，在文藝上又處於敵對的地位，但他也居然說，只有他和另二人可以與他比肩。(這另二人當然是Pestal和Chadavayev)白勒丁斯基(Baralytsky)在格利薄哀杜夫像上所題的一首著名的詩可顯出同時代人圍繞着他的浪漫空氣。無論那一個傳記家都為格利薄哀杜夫光榮而又奇醜的面貌所感動。他早年在大學的成功(在十七歲時他得到兩種學位)；他在彼得堡的熱情生活；他那有名的決鬪；他那大喜劇的孤立；他的畢業；他在死前數星期

與一個十六歲女郎的結婚(她一直活到七十歲，都還紀念着他，不會忘記)；最要緊的，他死於一個瘋狂的波斯暴徒的可怕，以及他有意的去自找死路(波斯人爲了圖克曼且條約訂得不公平，恨他入骨，所以他遭了暗殺)，但他却以爲暗殺是不正當的，事情決不會這樣巧；這些都形成了俄國文學家光榮的生活，傳記家更爲他書簡的力量和純樸所感動，完全與普希金脆弱的性格不同。他晚年所作的詩更引起讀者許多趣味，可以與他的生平互相參證。他在將畢業時所作的六首小詩和悲劇的斷片當然不能與聰明誤比並，他當然也不能算作詩人。他的詩不過是大人物韻律的表現罷了。他的詩有丈夫氣，有筋力，足與他本身相稱。

談到格利薄哀杜夫最偉大的著作是公使之死 (Death of the Vasir-mukhtar) (註一)，乃

泰耶諾夫 (Yuri Tyrtarov) 所作，以格利薄哀杜夫爲中心人物。泰耶諾夫是現存俄國批評家和文學史家中最著名的人物中的一個。在這部書裏他研究了許多格利薄哀杜夫的文學背景。

泰耶諾夫特別對於格利薄哀杜夫的文友開特林 (Katerin) 和庫契爾倍克爾 (Kuchelbecker) 感到興趣。(註二) 這兩個人都與格利薄哀杜夫同道，反對普希金派法國式過甚的流利的文體，

在俄國文學史上是一件極重要的事情。泰耶諾夫的初次出現文壇還只是一九二五年的事，那時出版了一本小說和一本小說式的文學傳記，主人公就是格利薄哀杜夫的朋友，詩人思想家

和革命家庫契爾倍克爾。這部小說得到很大的成功，泰耶諾夫立刻就以創造庫契爾倍克爾的方法來創造格利薄哀杜夫。公使之死的確是一九二一年以後俄國最好的小說，雖然不是最高的想像藝術，其本身却不失為傑作。格利薄哀杜夫在百年祭的時候，有這樣一本好書作為紀念碑，我們應該深深的感謝泰耶諾夫。他這本小說的確是小說，並非傳記所假扮的小說，也不是小說所假扮的傳記。所述並非格利薄哀杜夫生活的全部，只是他死前數月的記載。事實大半是虛構的。但却不失為歷史和傳記小說，他了解書中的人物，重新加以創造，在小說藝術上也是同樣的有價值。我相信他所寫的格利薄哀杜夫是很相稱的。書中主要的基調就是表出主人公思想的變遷，他的朋友，如十二月黨。爾摩羅夫 (Ermolov) 等都下降的時候，他却升為大人物。他走錯了路，阻礙他的前進。曾經有一時失去人生的目的。他對於新娶的妻子妮娜 (Nina Chavchadadze) 的戀愛，他在赴特弗里的途中和她結婚，似乎不大真實，好像捏造出來似的。他向着運命走去，不相信他使命的重要，竟像睡遊似的走了最危險的道路，便遭了災禍。前數章所出現的妮娜好像是格利薄哀杜夫的回響器。……普希金在這部小說裏雖只出現兩次，但却不能不使人想到，在八年以後，他也遭了格利薄哀杜夫同樣的厄運，在尼古拉的俄國的窒悶空氣裏死去。我們在今日已經知道普希金是有意的自殺。格利薄哀杜夫大

約也是如此。他雖不是顯然的意識到，但逼迫這兩大文學家的力量却是一樣的。泰耶諾夫對於格利薄哀杜夫的死因解釋得頗為可信，此外則敘到那些年來他詩思的枯窘，以及他想做比聰明誤更偉大的作品，竟不會達到他的願望。

(註一)公使之死有德譯本 *Smert Vazir-mukhtara* 由柏林 *Slovo-verlag* 公司出版，凡兩卷。  
*Vazir-mukhtara* 乃波斯語，意即公使。

(註二)復古派與革新派 (*Arkhaisity i Novatory*) 一九二九年於列甯格勒出版，裏面談到庫契爾倍克爾和開特林。  
(譯自今年六月斯拉夫評論)

## 大夢一場

楊 駱

序幕~~~~~在案頭

陰天的午後。在詩人的住房，右通會客廳。

舞台中央書案，案上書籍零亂不整，花瓶。

室內相當的佈置，沙發，椅子，茶几，書架等。

詩人 (在沙發中吸煙，既而憤慨什麼似地，站起，把煙擲地，在室中興奮着踱來踱去；客廳的電鈴響又響)。又是什麼人來了呢……這種生活已經夠了，盡夠了！噯！趕快跑出來！這可咒咀的地球外去罷！跑到火星裏頭去罷！我想摘天上的星，想摘天上的星星！天上的星星不可摘麼？摘不到麼？

姑娘 (從客廳上進來，低聲小氣地) 翁先生……

詩人 又是先生麼！少爺麼！盡夠了，盡夠了！喂，姑娘，我不會客的呀！你不曉得我不會客的麼？除開俄人哥太斯基及藍太太之外，我什麼客都不會的呀！

姑娘 曉得呢，所以我把他們都推辭回去了。真是，這些人怎麼這樣歡喜找人喲？管自己的事情去不好麼；單今天下午也來這好幾個客了，書舖老板，大學生，青年，教授……說不盡許許多多。但我都把他們推回去了，都推回去了……

詩人 喂，喂！你真是多話！翁先生回去了沒有？

姑娘 (恐縮地) 在外邊等呢。

詩人 (憤然) 爲什麼不推他回去！

姑娘 (婆婆心地) 但是翁先生連早起已經來過三趟了呢。可憐見地他着急得汗水都流出來

了，在這樣冷的天氣……

詩人 那曉得，你只要把他推回去，你的責任就完了呀！

姑娘 但他不肯回去怎麼辦呢？

詩人 有這樣的糊塗事麼？豈有此理！（亢奮着跑來跑去）

姑娘 他說什麼大學請先生演講的，今天下午四點鐘……

詩人 （揮手）曉得曉得，你不要多話！推他回去好了！

姑娘 他說你已答應了，非去不可的……

詩人 糊說！推他回去好了，不要囉嗦……

姑娘 但是他無論怎樣要見先生的……

詩人 （跑來跑去，顛狂相）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揮手）你說先生不在，說先生病了，死

了！說先生跑了，搬家了！可以罷？蠢豬呀！（凝視姑娘）

姑娘 （好像看慣這種場面似地不在意，踟躕着）。但是……

詩人 但是什麼？（頓脚）去呀！滾呀！

姑娘 （有點畏縮，只一點點）。但是……（下）



詩人 (看娘娘下，如釋重担然嘆一口氣；然而仍不安地在室中踱來踱去，既而停腳從懷中

拿出金錶看) 還只是三點五十分麼……嗚！頭真痛，真痛真痛！(頹然坐下沙發中，兩手抱頭。)

停一刻，娘娘又上。

娘娘 (恐縮地走近詩人身邊來) 先生……

詩人 (嚇得一跳，站起，望着因自己突地跳起而喫驚的娘娘。) 嗚！是你麼？翁先生回去了沒有？

娘娘 (放下千斤担似地神氣着) 回去了呢，先生。

詩人 (放下千斤担似地吐息一下，然後輕敲娘娘的臂膀，笑容。) 謝謝你！謝謝你！

娘娘 (得意地微笑着) 先生，今天藍太太要來的麼？怪不得……

詩人 來的，約四點二十分鐘來的……現在幾點鐘？你到客廳看看，我的錶子走得太慢了。

娘娘 (神氣着地) 是先生的心急，不是金錶慢囉……

詩人 (莞爾) 那也說不定……但真的什麼時候了哦？怎麼還不來；你去看看幾點鐘，到底。

娘娘 是。(下)

詩人 (坐下書案前的椅上，從抽屜裏拿出一張信來，念。) 親愛的……(以下細聲聽不出。)  
明天下午四點二十分來找你，你要陪我看『情海波瀾』的最大浪漫的影片去哦……四點二十分，的確不錯(拿金錶看)。還只是三點五十，五十三分麼……咄！

娘姨 (上)先生，外面的壁鐘正是三點半，一分不差。

詩人 什麼！那簡直是患着腳氣病！

娘姨 (微笑)是先生的心跳得太急囉……

詩人 好好，不要多說，你滾蛋罷。我腦殼痛得很有程度了，昨晚一晚不睡，睡不着……

娘姨 (嘲諷)不是想藍太太罷？

詩人 亂說，你滾罷，沒有事了。我想在這兒打瞌睡一下，無論什麼人來找我，決不要來喚我！  
我！回他們去就是了，

娘姨 曉得。但藍太太來了的時候呢？

詩人 蠢豬！那不是當然要馬上，馬上！來喚我的麼！

娘姨 這樣的麼，嘻嘻……

詩人 爲什麼做出這樣的鬼笑聲！

姑娘 (恐縮帶滑稽狀) 沒有什麼，藍太太的嘴唇真抹的紅呢，眼色真好迷人的呢，可惜身子

太弱了些……(欲退，既而又問) 還有，那個俄人什麼斯基來了喚你不喚？

詩人 哥太斯基喲，蠢豬！他今天不會來的。

姑娘 (婆婆心地) 但是万一來了呢？

詩人 蠢豬！說不會來就不會來的呀！

姑娘 但是……

詩人 又但是什麼？去罷，不要吵死人。

姑娘 那俄國人斯基的鼻子真高的凶呢！

詩人 (感嘆地) 偉大的鼻子呀！

姑娘 先生就喜歡他的鼻子高的？

詩人 (不耐煩地) 那怎樣都好，快滾出去罷，不要儘管這樣囉哩囉嗦(跑來跑去)。他是個革

命家，革命，所以我喜歡……

姑娘 是呀，革命鬧得真流行了，但革命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囉。先生……

詩人 蠢豬！革命是要使像你們這樣窮苦的人好起來的，還不曉得麼？

( 166 )

娘姨 但是，革命鬧得這麼久，我們並不覺得好了些什麼囉，先生……你在革命？

詩人 (傲然地)不待說！

娘姨 那麼，藍太太是和你革命的？

詩人 (不耐煩地)快滾罷，你們這些懂得什麼革命！不要囉哩囉嗦，(推着娘姨)出去，出去！

娘姨 但是……(下)

詩人 好個討厭的女人！女人一老都該死盡！(起來，把門關上，然後再到案前來，坐下，又看看金錶，看看信，想想樣，捫捫額，搖頭搖頭第三個搖頭，而後抱着腦殼俯伏案首)。

停片刻，舞台漸漸糊模黑暗起來，直至全看不見。

既而中央糊模轉亮，浮出案頭來，色白。

詩人兩手抱着腦殼俯伏案頭，下體看不見。

以下是詩人的幻夢。

除開白的案頭，糊糗微亮的詩人的腦殼以外，舞台全黑。  
幻像出現時，都只看得上半身。

詩人 (微動) 哼……噙…… (苦悶的呻吟)

微微的歌聲：

花花山前山後開，

遊人尋花問花來。

不知花開有意無意，

戀花慕花遊人莫能去

莫能去，臥倒花灣任花刺；

刺出血來斑斑地，

不知血和花誰紅誰美麗？

人生的畸形兒，

大 夢 一 場

二 麻

不知歡喜只知悲。

滿天滿地醉春裏，

何爲要低頭嘆氣？

莫低頭感嘆；

站定瞬間的線上，

裙釵羽夜盡歡舞，

管他脚下有深灘淺灘。

到月上風寒花影移，

帶得疲勞的心兒回家去。

如你的心兒已破裂呀，

你就好死在花叢裏！

詩人 (微動，呻吟苦悶地，) 哼……噙……噙……——

美人 (現出花容玉貌在詩人的身邊，以纖纖的手撫着詩人的頭髮。)

詩人 (慢慢地抬起頭來，夢眼睡朦朧地) 噯！剛才的歌是你唱的麼？好美妙的聲音呀！好誘惑的喉韻呀！但美人，我已醒了，我已醒了哦。看，我眼睛這樣開着的。現在不是沉醉的春天；沉醉的春天已葬在荒廢的野原裏了，已是過去的一場哀夢了；現在是嚴肅的冷冬，是嚴肅的時令，北風呼呼地在窗口喊，大雪將飛來了罷。什麼花，什麼草，都連根帶蒂地衰落了，枯萎了！你去罷，美人兒你去罷！不要在我身邊嬌笑誘惑！我曾在你們的乳峯上築這歡樂的殿堂了，曾在你們的懷中划這多淫的畫舫了，曾在你們的唇上吸盡醉迷迷的香氣了。你們去罷！你們想再誘惑我麼？但我已經醒了的，眼睛這麼開着的。看啦，看啦，這是嚴肅的冷冬，是嚴肅的時令，我將奮發和這暴風酷寒抵抗，我將奮發做人……

美人 (嬌笑嫣然) 這個人真在做夢呢……

詩人 (站起，和美人對照，下身都看不見地) 噯，你才在做夢！還想誘惑我？但好罷，任你們百般妖嬈獻媚，我的眼睛已經看到另一方向了，已經找到我的出路了。兄弟們在屋外



呼我，在寒風冷雪的威脅中喊我……聽呀！聽呀！

羣衆似的喊聲 我們的救主！我們的領袖！救主！領袖！

詩人（得勝似的神情對美人）聽見麼？聽見了麼？那些可憐的兄弟們在喊我，他們必需我的，要我領導的，要我把持的。美人兒你們去罷，滾罷！我爲你們心血也流盡了，淚水也乾涸了，肉體也消磨了。你們對我還要求什麼？還想得什麼；我的將盡的血液將爲那些可憐的兄弟沸騰，我這下半生將爲大衆的犧牲！（揮手）滾罷！滾滾滾！（返方向凝視暗處，如催眠術家似地）。看啦！這是什麼！（暗處現出兩大字「革命，」加一個「！」符號來）革命！革命！（詩人頓狂的神情望暗處東指西指，他所指處便現出大大小小的字來，好像影片似地，一現即隱，一現即隱。字都成赤色。）

字幕一 羣衆！

二 戰壘！戰壘！

三 Konton! Konton!

四 Pon! Pon! Ponponpon!

五 殺！殺！殺殺！殺！

六 衝鋒！衝鋒！

七 火！火！火！

八 勞動！勞動！勞動！……Pon!

九 革命先鋒，先鋒！

十 領導羣衆！羣衆！Kou! Tonton Ton!

詩人（返身顧美人，字幕全消，舞台仍歸黑暗所領）看到了麼，那是什麼？那是什麼暗示？

什麼警語！所以，所以你滾罷！（揮手）

美人（嫣然）那是你的幻想呢，錯覺呢，誇大狂呢。啊！畢竟你是個詩人，所以，所以我愛

你喲！（幻出很大的玉手摸詩人的頭）

詩人（縮頭躲開，以自己可憐的不能抵抗的小手拒拂。）俺！你滾罷，你滾罷！我怕你，怕你……

美人（悲感的表情，玉手消滅，玉容隨之也漸漸地糊糳起來，直至無痕無跡，終歸黑暗。）

詩人（失神似地兩手在暗處摸索）好個魔的手呀！魔的手！魔的手！（頽坐。煩悶地兩手又

抱了腦殼，俯伏案首與初同，肩甲微動地呻吟着。）哼……噲……俺……

( 171 )

字幕 (在黑暗處慢慢地影出白色的兩個大『美女』字，既而慢慢地消滅；換着，慢慢地浮出金色的兩個大『革命』字，又慢慢地消滅下去。以後，『愛』，『名譽』，『落伍』，『憎』，『反抗』，『屈服』，『打倒』，『殺！殺！』，『火！火！』，『羣衆』，『領袖』，『詩』，『美』，『玉手』，『魔』等字樣，大大小小好像幻燈似地，忽隱忽現地在詩人的腦殼上——那兒是全黑的——閃動跳躍。)

詩人 (奮起，頓狂地手舞作勢) 噫！魔！魔！我須得從這裏頭脫出，須得找個出路！(興奮地把案上的花瓶掃去) 去罷！你花瓶！你已霸占了我的案首大半生！你只曉得對花兒紅兒獻殷勤！你只會養嬌了女子相贈的薔薇花心！帶着你我將安放斧鑿在這兒，是，開山大斧呀！(抓着案上零亂的書本子) 什麼，書嗎！滾你的蛋罷！(欲拋擲未拋擲的姿勢) 什麼書喲！(拿到眼前一看) 噫！『支那的現代社會研究！』什麼鳥研究？現代社會這樣明白地排在面前，醜惡的，不合理的，弱肉強食的，不，不！饑食力肉的，帝國主義壓迫的，資本主義橫行的……什麼研究，這樣不是盡夠了？我們只要革命，革命，第三個革命！怎麼革命呢？要怎麼革命哦？那管得好多！喊喲！唱喲！衝鋒！羣衆！我是把握羣衆的領袖！這不是就夠了麼？(把書拋棄，另抓到別一本。) 這又是什麼書？『唯物史

觀？』『史的唯物論？』唔，這是一本好書，好書！但是去罷！（丟書）只要記得這個名目就夠了，史的唯物，唯物的史……（把案上的書本盡行掃落）去罷，可懷念的書書本本，可尊敬的頁頁字字！你們曉得的，聰明的，教示的；但你們是死在白紙上的呀，你們是呆在鉛版中的呀！再會罷，我用不着你們了！我要如南洋的生蕃裸着體在熱天之下跑，我要像車輪不休不息地轉，我要上馬路去，從案頭到街頭去！我曉得我的出路在何處了，我曉得我的時代怎樣來臨了，我曉得我該怎樣轉變把握羣衆了，曉得革命了！書本何用？那讓學究去註釋罷！支那的真相如何？那讓時代錯誤者去瞎說罷！我要的是熱的血，強的力，粗的拳，大的聲！我十年不飛，飛則冲天；十年不鳴，鳴則驚人！我將領導羣衆。羣衆，這愚蠢的羣衆，這受愚的黔首，這不知死活的豬牛，這老在睡夢的百姓，他們，他們怎能夠沒有一個領袖指導？他們須得犧牲，一羣一羣地做犧牲，以血的河血的海換來生活的源泉，以屍的山屍的嶽換來永遠的樂土。是呀！犧牲，一切都要犧牲！一羣一羣，一陣一陣，殺，殺，砍頭，槍斃，炸彈，火，火！是呀！我將領導這羣衆。驅這羣衆蹈湯赴火，來爲着理想，爲着主義犧牲！我的理想是大的，是大的！我將在犧牲的堆積上跳舞，唱勝利的歌，勝利！（顛狂地推翻書案）去罷，你這叫人埋首白

( 174 )

頭的東西！(書案倒處，浮幻出先的美人兒的玉容憔悴地。詩人啞然痴望。)

美人 哦！可憐的小兒啊！你來我的懷中安息冷靜一下罷。

詩人 噫！你雪白的多淫的胸口將爲流彈的射的了，你柔細如蛇的柳腰將爲赤色的銅鋼截斷的，你還不滾麼！犧牲已準備着了的。我將以羣衆的犧牲來和你們這些惡鬼賭個勝負！

美人 (惻惻悲憫) 可憐的小兒呀，你怎麼有把羣衆做犧牲的權利？你將成爲莫大的殺人犯  
喇。

詩人 這是兒女心腸，小孩子話。那個革命不要犧牲？那個理想非血流成？革命非遊戲，時代已是要求羣衆的犧牲了的。

美人 那不錯，好孩子。但你準備早起開門帶領兄弟上學去好，不要在夜半深更把柴門劈開，徒犧牲了爲明天的工作而今晚休養着的兄弟們的精力呀！

詩人 那是懦怯的嬌唇才會說的話……我不聽你，不聽你的，你滾罷！大衆已經在屋外喊我了！

羣衆似的喊聲 領袖！救主！

詩人 這種熱望的聲音你不聽見麼？這種切迫的吶喊不衝到你的耳朵麼？是呀，你的耳朵只

慣聽溫柔的細語，愛慾的情話！但現在時代已變了，地球已轉了，你滾罷！

美人 我聽不到什麼呢，那是你誇狂的腦膜上喊出的聲音呢。

詩人 噯，你的耳朵被淫慾阻塞了！你還想誘惑我麼？大眾已在屋外喊我了，大眾已在喊我了。

美人 可憐的小兒呀，還早呢，且在我的懷中安息一下罷……（幻出很大的玉手摸詩人的腦殼。）

詩人（恐縮着以自己可憐的不能比較的小手抗拒）噯，你滾罷，滾滾滾！我怕你，怕你……我的夢已醒了，我已找到我的出路了，羣衆將來擁護我，我將把握着羣衆，領導羣衆來和你們這些妖魔惡鬼打仗！

美人（悲從衷生的哀感的表情）啊！啊！狂妄的野心把你從我心中奪去了，我悲傷，我悲傷……（愁容玉手同時慢慢地消滅）

詩人（頹衰片刻的樣子，忽而驚醒似的）噯！什麼魔都退除干淨了……干淨了。我到十字路口去站在羣衆的面前罷！（奔走，迎面碰着翁先生的幻像。）

翁先生 你想把我的信用都破壞的麼？演講去罷，快去快去！（拖着詩人）你叫我設法請你演

講，現在請了，你却又不來。這是什麼意思？

詩人 (哈哈大笑) 自然有無限的意思包含在裏頭！滾蛋滾蛋，現在是什麼時候了！演講？那把我的名字掛在講台上叫大學生看看就得了。哈哈…… (把翁先生一推，翁先生消沒，但換着浮出書鋪老板的笑容來。)

書鋪老板 吾們新出一個雜誌，要請詩人做點文章……是，無論如何，望詩人幫忙一下哦。  
(滿面笑容可掬地)

詩人 是革命底革命底的雜誌麼？可以可以。但我現在沒有時間，你到街頭找我來罷。(把書鋪老板推沒，欲走；迎着是藍教授的幻像)

教授 (不好臉色的) 我的小猫來這裏麼？我的小猫？

詩人 噯！你的太太麼？沒有來沒有來。我很忙，對不住了！(推開欲走) 時間迫切了，太迫切了！

教授 但是她不在家裏呀！

詩人 (好笑地) 那我怎麼曉得？你老在家門口監守不好麼？

教授 (恨恨的氣色) 她不是常來看你的麼？



詩人 那是常來的；但今天可沒有來呀。

教授 爲什麼她要常來看你！

詩人 那問你的太太才知道。

教授 哼，你誘惑人妻還推不知道麼！

詩人 不要說笑！現在連絕色的美人玉手都想摸我的膚髮摸不得了的，我還去誘惑你的太

太麼？對不住，我真沒有時間了，有話請到街頭來罷……（走去，消滅。）

舞台上只有教授的幻像在那裏沉悶；既而太太的幻像浮出。

太太 （警異）哦！是你！

教授 （疑忌）你來幹嗎？看詩人革命麼？

太太 （不安的）我來找你的呢。你來看他的嗎？他不在？

教授 （不答，憎視她；既而哀憐的表情。）你也已經有身了。爲什麼要常常出來跑，常常

來瘋子這裏呢？你好好地在家裏安息罷，我的寶貝。（抱着她的頸親吻。青年的幻像浮

出，望着呆笑）。

太太 （推開教授）蠢東西！有人來了呢。

( 178 )

青年 (不好意思地)請問這裏是詩人的住宅麼?

教授 (不高興地)是呀!

青年 我要請教他來的。

教授 他到街頭去了。

青年 到街頭去?做什麼?去白相麼?

教授 那我知道了。

太太 (對教授)爲什麼他到街頭去?(着急的神情)

教授 那和你有什麼關係?我們回去罷。

太太 啊啊!我不曉得要怎樣好!不曉得要怎樣好!(撫胸愁然)

教授 肚子痛起來了麼?這非趕快請醫生看不好!快回家去罷。(扶着太太走)或者就進接生

院去安全一點……

青年 (望着他們的腦後,歪頭疑思的樣子)新國民製造麼?愛的結晶麼?(教授,太太的

幻像消滅)。唔……唔……怎樣都好。我的問題要緊哦!街頭去的麼?到街頭去罷……

(消沒)

模糊的灰白的案頭，又慢慢地幻出模糊的詩人的腦殼來，兩手抱着與先同。  
詩人的肩甲微動，啞……啞……地苦悶的呻吟。  
舞台暗轉。

## 西風吹來的話

少仙

### 三

「因為我有『跳躍着的生命』，所以你得被我殺掉；不殺掉，你會堵當住我的去路，使我不能跳躍。」

「不成！你跳躍不跳躍不關我什麼。我不能以我的血供你跳躍的遊戲。」

「你混賬！連血都捨不得流，可見你『老氣橫秋』了！其實你現在能流一滴血，那是很光榮的；因為你的血會長出牡丹——不，玫瑰花來。為我們的子孫，不是值得的嗎？」

（179）  
「先生，你究竟還年青，我們沒有祖宗嗎？我們祖宗沒有給我們流過血嗎？你翻開歷史。他們當初不是以為要生出玫瑰花來嗎？然而現在呢？恐怕玫瑰終於不是從血泊裏邊生出

的？如果是的話，我們國的歷史要比任何國的歷史血跡多，那麼直到現在，何日會生不出一株玫瑰來呢？」

「不，以前的血沒有經過科學試驗，那是舊式的。舊式的東西都該打倒，埋葬；當然不適用於新時代了。新時代的血是保能長出玫瑰的。保能！不信你試試看！」

「先生，你何不先試試呢？」

「我不能先試，因為我是青年，而且要在你血跡上建造一切東西。這些工作要得我來動手的。」

「建造一切東西？建造什麼呢？」

「這還用說，建造『人類的幸福』！」

「『人類的幸福』是什麼呢？」

「『人類的幸福嗎？』——啊！當然我們是處在廿世紀的文明裏，物質文明總要享受的，好比火車、電車、飛機、柏油馬路、西裝、大餐、等等……這都可以算作『人類的幸福』。」

「但是，先生，我請問你：你是受過新式教育的人，火車、飛機、這些東西是怎麼構造的？」

「這你不用問，將來自會有人幹的！如果本國裏找不到，可以到外國請。況我現在雖然不知道，常言『福至心靈』，輪到我管時，自然就會了！這些小事，何勞你操心呢？況我有『熱情』，一切皆能勝住。」

「『熱情』又是什麼東西呢？」

「『熱情』嗎？這種東西奇妙得很！而且偉大得很！你不要看上海租界那麼偉麗，其實是不值得『熱情』來一下給牠個破壞的。『熱情』雖然能破壞一切，然也能建設一切。假如建設不起的話，也不要緊。反正熱情有時也需要不着建設的。因為他是精神——啊，請你老兄不要誤會，牠雖然也屬於精神，但不是中國舊式『精神文明』的『精神』，這是現代的『新精神』。是的，『新精神』。」

「哈哈！你先生不說我還不知道，這一說我完全覺悟了。我祖宗都是有『熱情』的，他們曾經自己慷慨過自己的血，如那些所謂忠臣孝子義女烈婦們；也被人玩賞過自己的血，如比每換一個朝代或每經一次革命的那些被犧牲者。他們假如不『熱情』，何至於那樣的慷慨呢？我看和你先生的熱情一樣。我記得很清楚，決不含糊。先生，我勸你把『熱情』暫且收起來，我的血也暫且吝惜一下吧。哈哈！對不住！」

一九二九，九，一。於東京

## 窗下隨筆

衣 萍

大學教授顧先生，是瞧不起西洋人的。有一天，他在圖書館看書，恰巧一個美國人來參觀，由圖書館人員招待。顧先生正坐椅子上看書——線裝書——看見美國人來了，鬍子一搖，兩腿一躍，登時坐到書桌上去了。他一手翻書，打起喉嚨吟哦，雙腳亂摔，等到美國人走到他的前面，他的喉嚨愈吟愈響，腳愈摔愈快，把腳上的布鞋摔落下來了：接着是布襪子也摔落下來，光着一雙肉腿，而且腿的顏色是像黑灰一般的。顧先生洋洋自得，以為美國人已被他侮辱，他是勝利了。

一個五歲的小女孩，生了幾天病。家裏沒有什麼人理他，只有她父親，時時抱抱她。後來，小女孩病好了，於是，說：「這幾天，誰待我頂好呢？爹爹待我頂好，我嫁給爹爹吧。」「呵呀！你這個不懂事的小女孩，爹爹怎麼可做姑爺呢？」娘姨說：「你不要說，你不要說，媽媽聽見要生氣咧！」小女孩連忙搖着手。

吳淞福致飯店，西人某爲余言，有一天，一個美國水兵坐黃包車到飯店。下車後，美兵匆匆地從袋裏掏出車錢給黃包車夫，車夫拿來一看，說：「先生，這角子是銅的。」美兵拿回一看，是一塊美國金幣，約合中國銀元五元云。

曙天的姊姊姓笙的五歲女孩，名小桂，一天，一個人坐在小椅上嘆氣，旁人問她爲什麼嘆氣？她說：「我什麼都好看，只有鼻子太小了。唉！」

熊希齡言，清乾隆爲宮中漢人傭婦傻大姐所生，今熱河行宮尚有所生之小屋遺跡。

一個女生到某女校去報名投考。遇着女校的職員。第一句問，「你們這裏有抽水馬桶沒有？」，第二句又問：「你們這裏許不許每星期請假回家？」第三句問：「你們這裏有洗澡盆沒有？」

( 183 )



李彥青被殺。孫伏園之子惠迪，時方八歲，問伏園曰：「李彥青是什麼人。」伏園答：「是替曹錕洗腳的。」惠迪又問：「他為什麼被殺了？」伏園答：「他為曹錕洗腳所以被殺了！」

孫惠迪在孔德小學讀書，他回來告訴伏園說：「喜歡同男孩子玩，不喜歡同女孩子玩。」伏園問他：「為什麼？」他說：「因為女孩子計策多。」

梁任公在東大講學時，曾為口誦粵謳一首：

無情月，

掛在奈何天！

月呀！

你照人離別，

為什麼偏要自己團圓？

梁任公生平著作甚多，陳獨秀曾以梁氏之學爲「浮光掠影」四字譏之，然梁之著作精力，至足驚人。戴東原百年紀念，梁氏曾爲晨報作論文。後驅車至帝王廟開會，謂陳容曰：「我三日三夜沒有睡覺了。」

胡適之先生在美時，曾和任叔永陳衡哲諸先生，閒以謎語爲戲。胡曾以唐詩「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打「倆」字，又「雙燕歸來細雨中」打「兩」字，俱極妙。又，陳曾以「宛在水中央」打英文字母一，爲 Watch 中之 W 字，亦別出心裁，極爲精巧。胡又以嘗試集中「枝上紅襟軟語，商量定掠地雙飛。」打美國市名一，爲「烏約」(New York)。此則未免巧而近於謬矣。

## 屠介涅夫散文詩兩首

白棣譯

### 一 呆子

從前有一個呆子。

屠介涅夫散文詩兩首

( 185 )

他一向過着平和而滿足的生活，但謠言漸漸傳到了他的耳裏，說他在各方面都被視為鄙俗的蠢物。

呆子覺得羞慚，便開始暗自考慮着方法，怎樣去停止這些不愉快的謠言。

到後來，在他愚鈍的腦筋裏，驟然浮出了一種辦法……而且，他毫不躊躇，打定主意去實行了。

一個朋友在街上遇見了他，開始讚揚着一個有名的畫家……

『老實說吧；』呆子喊道，『那畫家早已是不合時宜的了……你還不知道？我真真想不到你……你真是時代的落伍者！』

那友人驚愕了，當即對呆子表示同意。

『我昨天讀了這樣了不得的一部書！』另一個友人對他說。

『老實說吧！』呆子喊道，『我想不到你全不知羞。那部書是要不得的；隨便那個人都早已看過了。你還不知道？你真是時代的落伍者。』

這位朋友也驚愕了，便對呆子表示同意。

『我的朋友××，是多麼偉大的人物！』第三個朋友對呆子說，『實在是一個寬宏大量的

大丈夫！」

『老實說吧，』呆子喊道，『××是一個有名的惡棍！他拐誘過自己所有的親戚。誰都知道那些事。你真是時代的落伍者！』

第三個朋友又愕然了，對呆子表示同意，而且和那個朋友絕交了。總之，在呆子之前，不論讚揚何人與何事，呆子總是照例反駁了過去。

有時他還加以責備的調子追說道，『你還相信權威者嗎？』

『陰險！兇狠！』他的朋友開始議論他了，『但那是怎樣的一個頭腦！』

『而且是多麼的詭辯！』另一個朋友這樣地插嘴說，『啊，不錯，他確乎有點天才！』結果，某雜誌的主筆，來請呆子去擔任他們的批評欄。

呆子仍是取同樣的態度，同樣的高調，開始批評一切事和人。

於是曾經極口罵倒權威者的他，居然自己成了權威者，一般青年們尊敬他而又畏懼他。他們除此以外，還能幹些什麼呢，那些可憐的青年們？雖則一個人照例不該尊敬。任何人……然在這情形之下，倘使有誰不尊敬他，誰便是時代落伍者了！

呆子在一般懦弱的人們中，真是得其時哉了！

——一八七八年四月——

## 二 你該聽傻瓜的審判

『你該聽傻瓜的審判……』啊，我們偉大的詩人呀！你是常常說出真理的。這次你又說出真理了。

『傻瓜的審判和俗人的嘲笑』……有誰不知道這二者呢？

人們能夠忍耐而且應該忍耐那一切的事。至於有力的人，儘教他輕蔑好了。

但在世上還有更殘酷的，刺人心胸的打擊。……一個人盡了他的最善，工作得奮發，親切而忠實……而一般正人君子却要鄙棄他。他們的臉兒一聽到他的名字，便露出憤怒。

『滾！給我滾吧！』青年的正人君子們聲聲地罵他。『我們不需要你，不要你的工作。你醜陋了我們的居處。你不知道我們，不理解我們……你是我們的敵人呀！』

他怎麼辦纔好呢？繼續工作下去吧！不必辯護自己，甚至也不必求公平的評判。

農夫曾經咒罵過旅客，因為他攜來了馬鈴薯，作為貧民日需的麵包的代用物。……他們摔去了旅客所送來的貴重禮物，丟入泥中，踐踏在脚下。

現在，他們以此為食糧了，却不知道恩人的名姓。

這也好，名姓與他們有什麼關係呢？他雖無名，却救了他們的飢餓。

我們只消勉勵我們自己所貢獻的東西，應得是真正的好食物。

在你所愛的人們的唇上，噴出辛辣的不公的譴責……但是，那些，也不妨逆來順受……

『打我吧；但請聽我的話！』雅典的大將對斯巴達人說。

『打我吧！但你們須要健康而溫飽！』我們應該這樣說。

——一八七八年二月——

## 略論識字運動

陳光堯

近數月來，全國各城市多有識字運動，以鼓吹民衆教育，誠可謂爲從來未有之善舉。中國現有楷字之繁難不適用，之有害於國家人民，想來人多知之。但在社會上向來本來流行的另有一種簡體「俗字」，他們在民間的勢力既極雄厚穩固，在文人的手下亦常使用；所以目前各處的識字運動不可不借重利用這種簡體「俗字」，理至明顯，是我們無須乎再去申說的。

不過就事實上細看近來各處的這種識字運動，彷彿都在提倡叫民衆認識楷字和宋體字，

( 190 )

(印書用的，這些都是繁體字，)其意以為必如此民衆方可得到讀書求知的工具和門徑，這種用意，在一方面的理由上說，自然沒有什末不對。可是他們却未見有人從事運動使飽藏知識的書籍報章，以及在知識階級中的人們，拋去了他們傳統的架子和面具，來採用或承認這種社會上通用的簡易文字。

因此我覺得近來各處的識字運動所做的工作，恐怕多是所謂「削足適履」的穿鑿辦法？是忽略誤解了：文字爲人類所用，非人類爲文字所用；文字爲人類存在，非人類爲文字存在之至理的結果。況且放着社會上極通行便利的進化的簡易文字不予以承認，而必欲強多數國民棄其業已認識或易於認識之簡易文字，來學習爲少數文人所播弄的繁難偽誤(註)的文字，這更是一種以爲「人輕於字」的辦法。所以結果就成爲「本末倒置」了。

註：向來有一般糊塗蛋，總以爲現在的中國文字(即楷字正字)「字字皆有精義」；至於社會上的簡體「俗字」，便是什末「偽誤不堪入目」。其實他這話已經就無半點「精義」，已經就「誤」得不堪入耳了。因爲「俗字」固然不能說個個都有精義，但他們裏面有價值的字也很不少，(以下各字舉例，因刻字不便，均從略)，即以「六書」法來論俗字，如「雙」作「𩇛」，「疊」作「𩇛」，均合於「六書」之「會意」；「藥」作「葯」，「懼」作「惧」，「戰」作「戔」，



「擔」作「担」，均合於「六書」之「形聲」，並且這幾個「俗字」實在反較所謂的「正字」爲有精義。再看他們所謂的那些「正字」，固然不必說「個個都無精義」，但却有「四條腿的鳥，象形字不象形了；以字作字，指事字不知所指何事了？走字作武，會意字不知會合幾個甚麼字了。忍字作急，形聲字的音符看不出了。」（以上一小段節錄錢玄同先生語。）

「口」「天」爲「吳」，「立」「早」爲「章」，這是不知所云的造字法。「𠂔」字作「會」，「八」字作「別」，這是有價值的古字改爲無價值的今文了。此外又如「蟲」「剪」「漆」「燃」「盜」「憾」「獄」「譚」「撐」「裱」「縲」「皞」「蠱」「蠱」「鶴」「樵」一類的字，這都是「疊床架屋」的重複了「字形」。其造字的方法既然拙劣，在常理上尤屬不通之至。事實具在，而一般糊塗蛋還要勉強瞎扯着說：「現行的中國文字個個都有精義，」真可謂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矣。

關於此事，在兩月前，我曾致函北平市識字運動會主席何其鞏先生，內中大意說：識字運動如果對於中國現行楷字不加以簡易化的改良，或對於社會上流行的簡體「俗字」不予以承認或推行；如是而欲求國民識字求知，縱不爲「緣木求魚」，亦將等於「挾山超海」，結果必吃力而不討好云云。後來雖承何先生來信把我恭維了一大套，但不幾天他就已去職，所以現在

該會對於此意見的意見如何，也就不得而知了。

總之，我以為識字運動要想國民識字，無論如何必定要抱「使字就人」的政策，萬萬不可「強人就字」，——尤其是不可以把現成的簡易文字不用，而要人單另再去認識繁難的文字。與其出笨力運動多數的民衆來認識不必認識的楷字和宋體字，倒不如先用方法促使少數的知識界中人之覺悟，去承認這種進化的簡體「俗字」，這是我的堅決的主張。至於簡體字印刷書報一層，現在商務印書館已將漸次另鑄簡字銅模；所以只要大家今後肯採用簡體字，簡字刊印書報是不成問題的。